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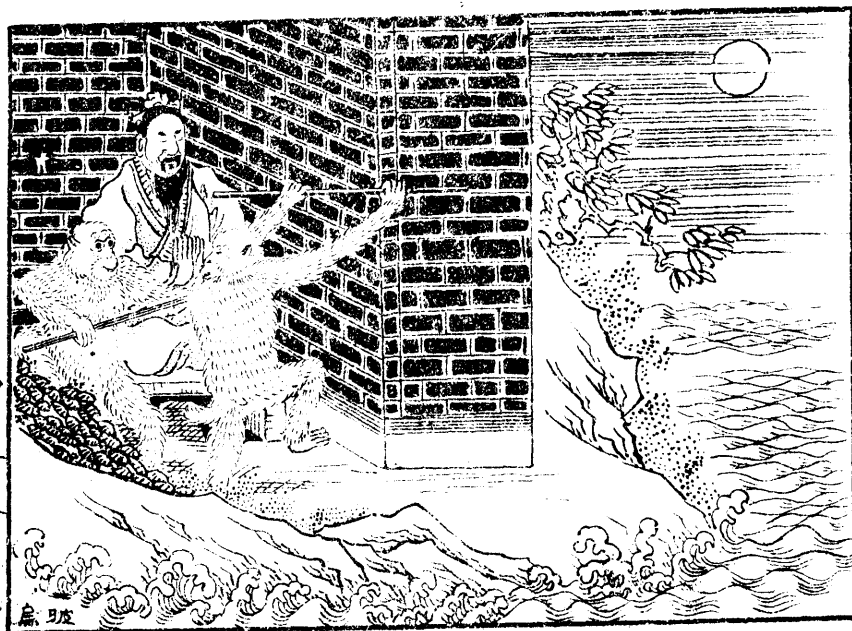
烏班畫



破車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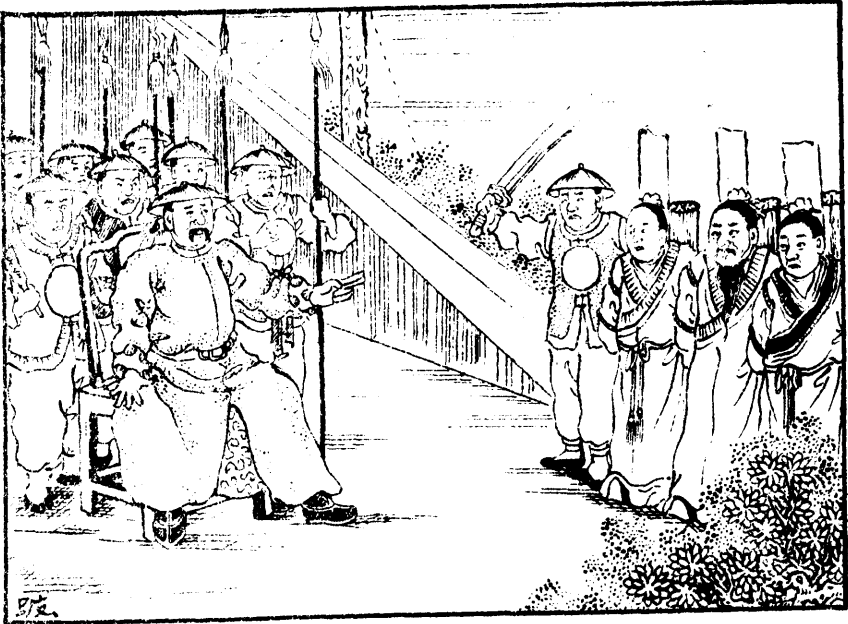
第廿五回圖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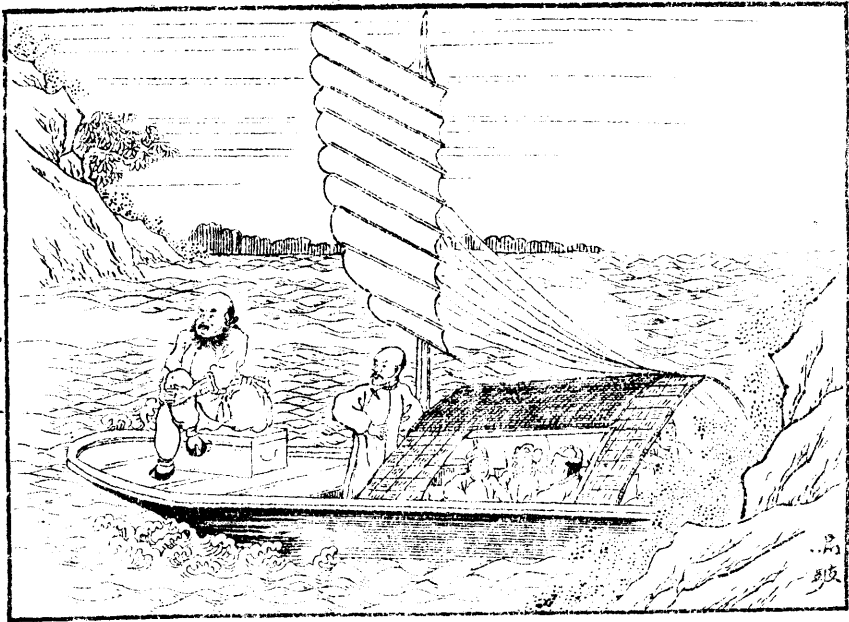
第廿五回圖



烏波繪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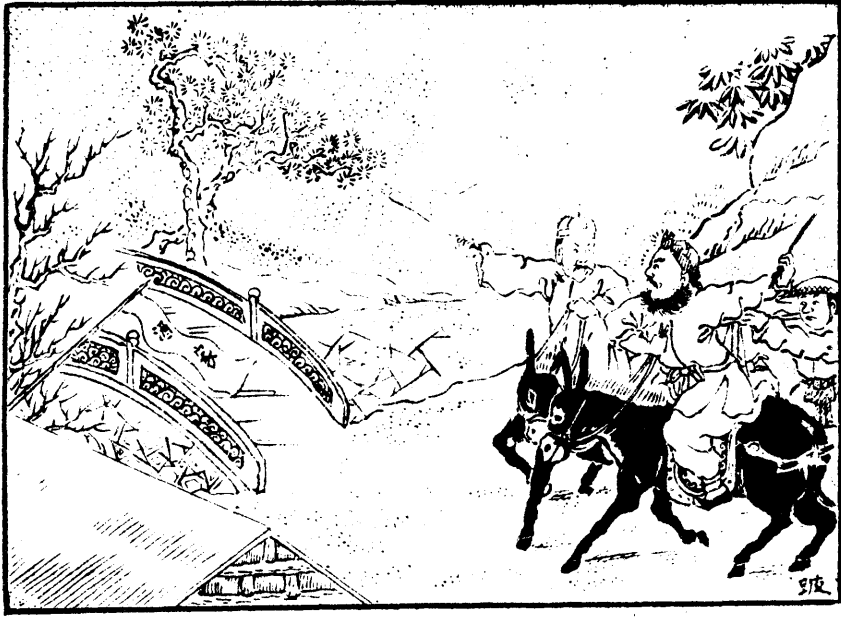
第廿六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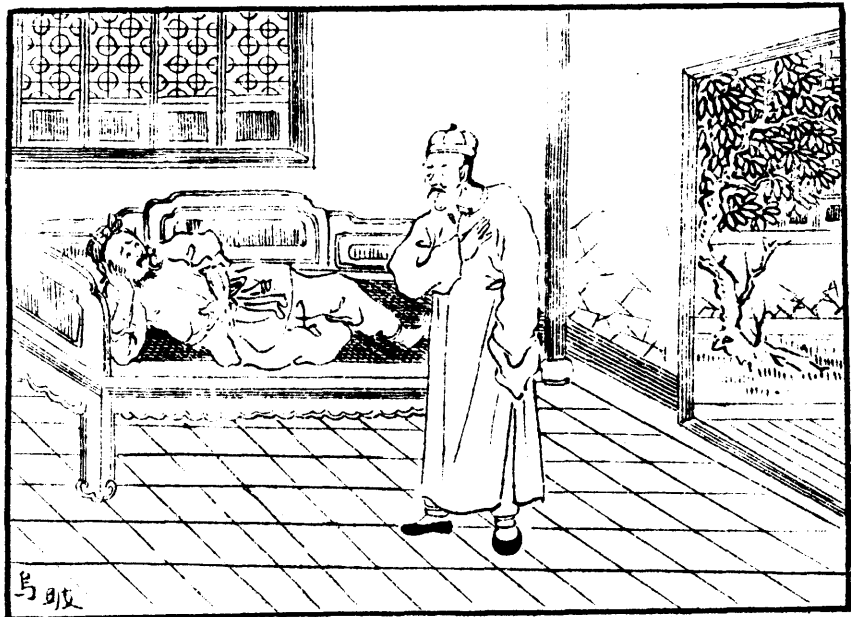
烏駝繪

江湖廿四俠

第廿六回圖



跋



跋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七回圖



馬跛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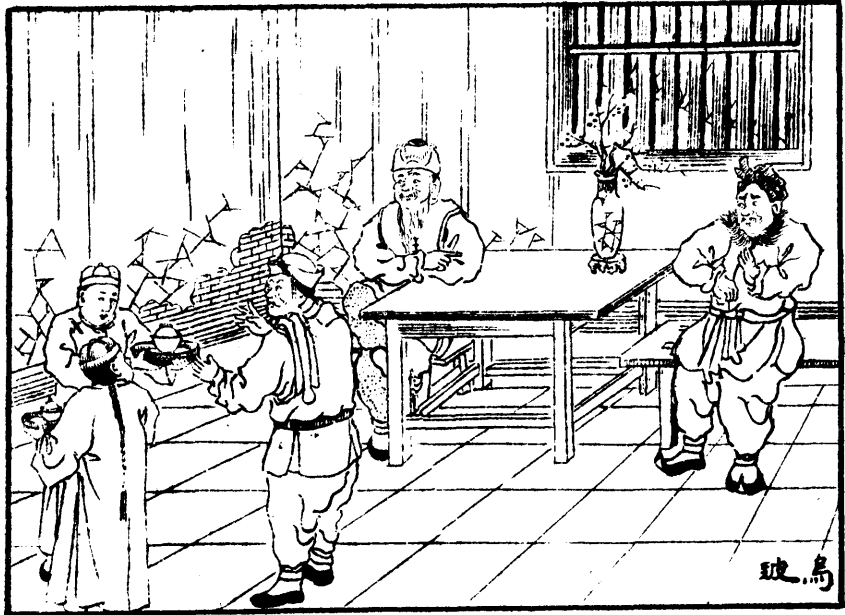
馬跛

江湖廿四俠

第廿七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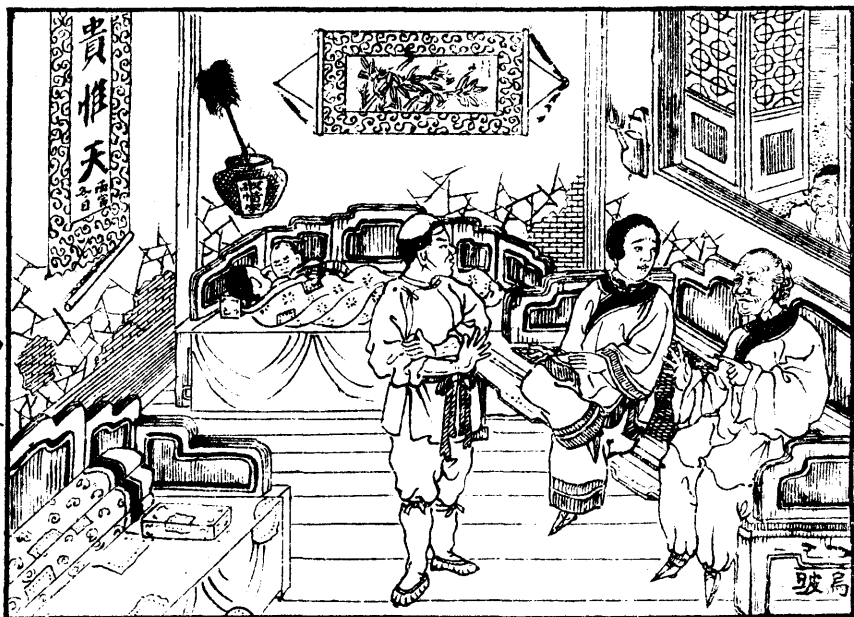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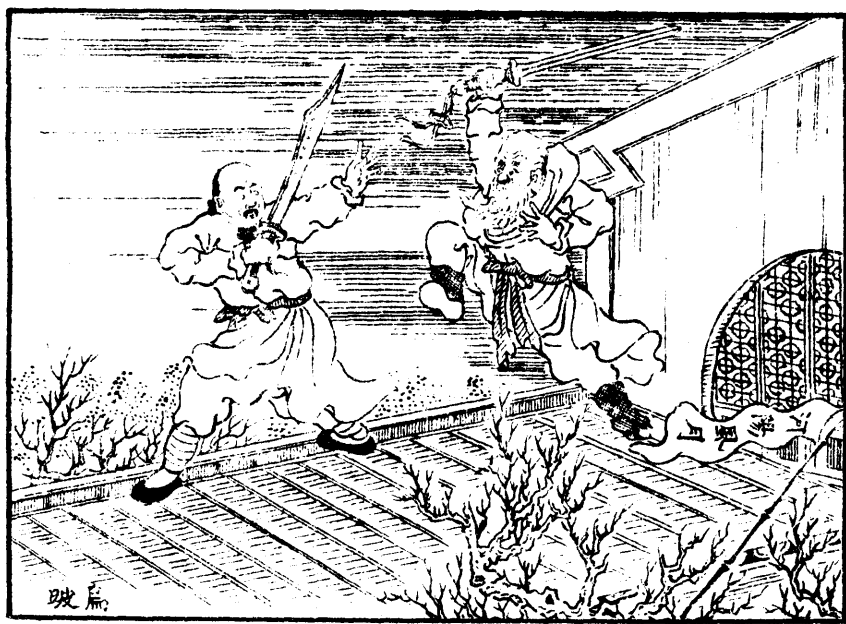
烏玻繪



烏玻繪

烏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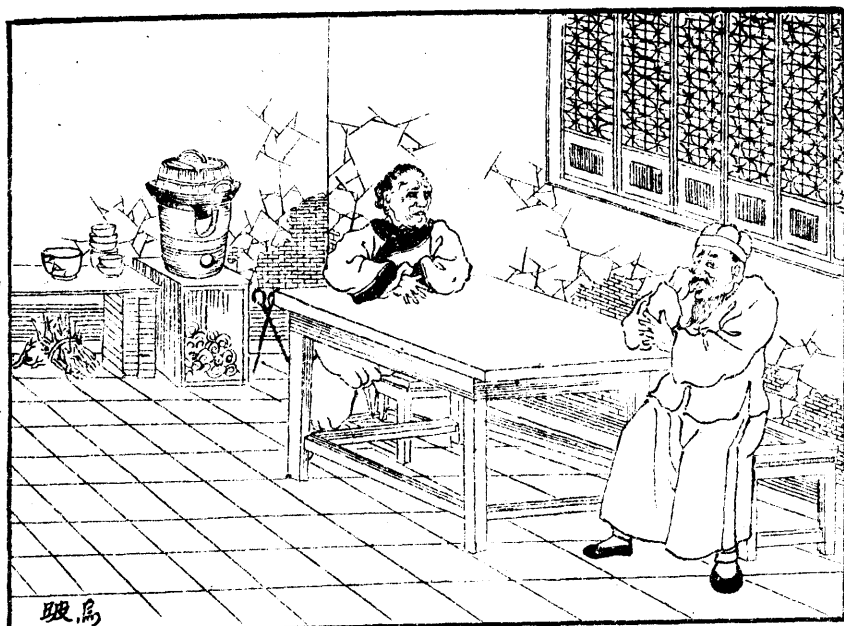
跛烏



跛烏

江湖廿四俠

第廿九回圖



烏坡繪



駝馬



繪駝馬

鳥駝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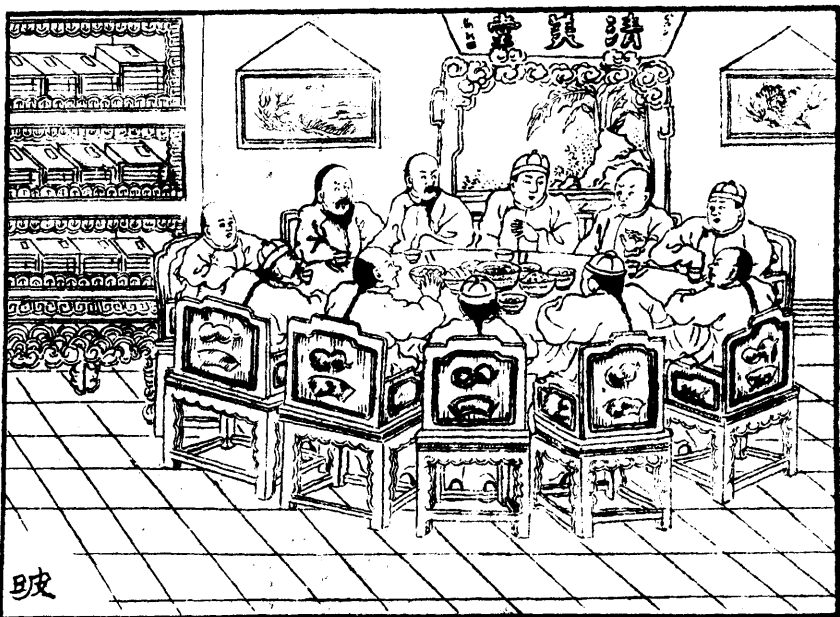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三十四圖



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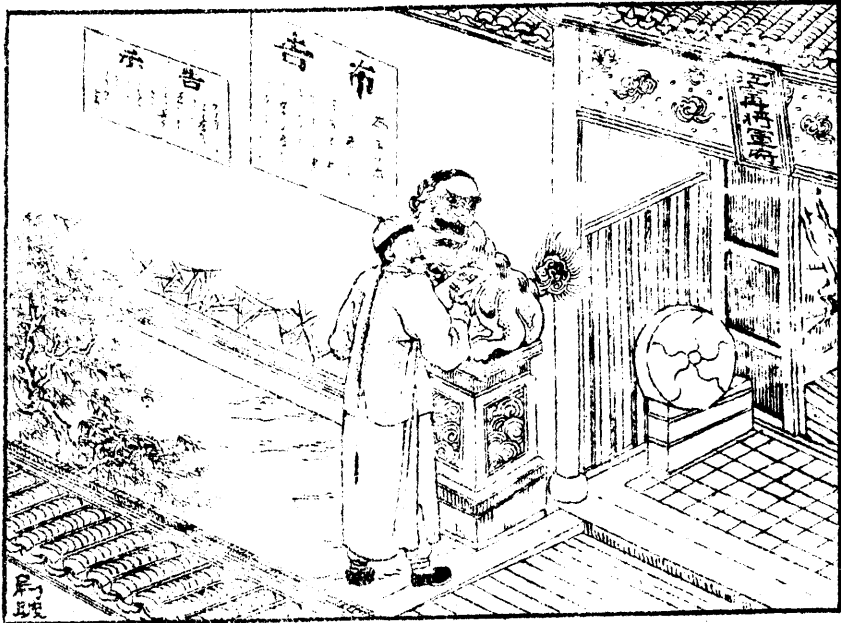
烏跛繪



跛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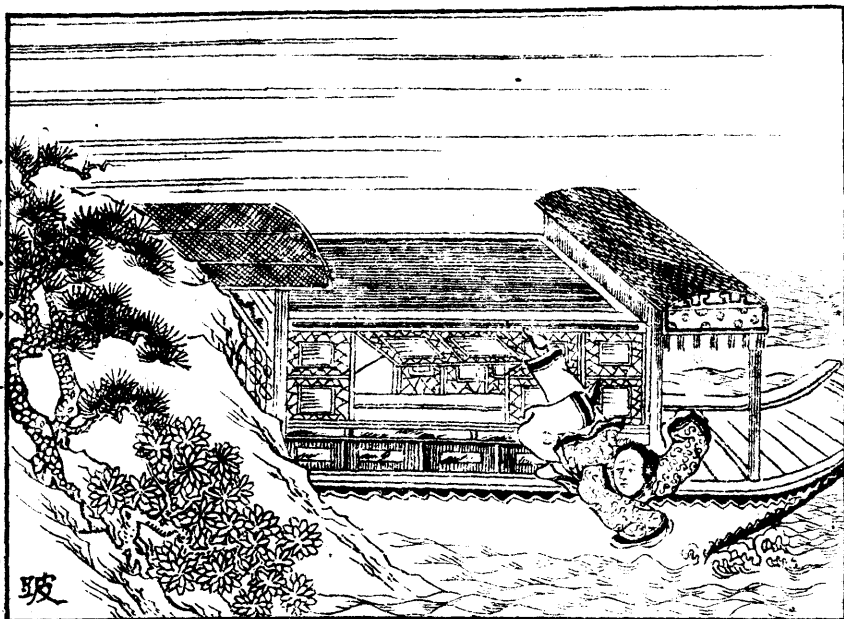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回圖



馬駝繪

江湖廿四俠

第卅一回圖



破

烏跛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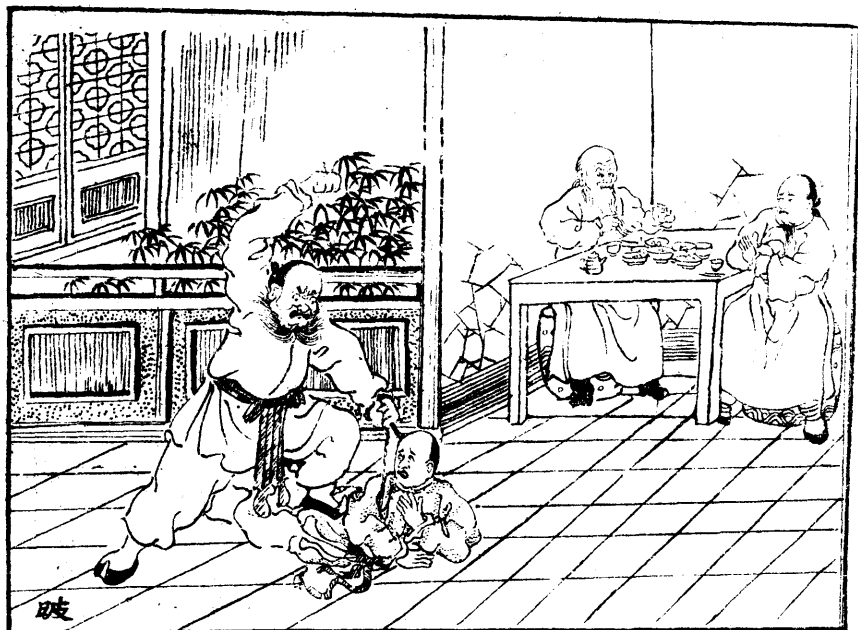
破



五友



五友



江湖廿四俠

第廿二回圖



烏跋繪

第二十四回

孤忠愛國苦戰忘身

大義傾家懸崖匿跡

話說張斌將叔祖蒼水公與兵復國之事詳細說了一番。顧鵬驟然聽說，憤感交集，沉思默忖。良久不曾作聲。惟顧鵬聞張蒼水事始沉思默念，久不作聲，彼之所以若是者，驟觀之，若似極冷至靜，實則惺惺惜惺惺，其胸中早有無窮之隱痛也。原來蒼水公官印煌言，表字玄箸，暮年自號蒼水。浙江鄞縣人氏。明崇禎壬午科舉人，性豪邁，能文，尤精射術。他一生行事忠直孤傲，正大光明，不輕易與人交友。若一旦與人結交，就生死相共。當魯王立國的時際，他與鄉友錢肅樂同授翰林院編修。比時朝野多事，烽火迷漫。張錢二氏便文武兼任，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年，張率師出征，兵潰入海，遂依附黃斌卿，匿跡舟山。次年松江吳勝兆揭竿起義，張又說張名振響應，謀復漢業。不料船渡崇明鎮口，一時颶風暴起，海波飛騰，那同行的海船十七艘，全數沉沒。張煌言亦在其中，痛遭滅頂之禍。這也是他正氣感天，難星未退，落海之後，以一文弱的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何能左支右撐，掀波排浪咧？故而投身海底，雙目失明，寸心鹿鹿的跳躍不已。頭腦發昏，四肢早不能任意行動，連被浪頭打了幾個翻身，頓覺天地昏黯。他

五官都被水淹閉塞。一口氣也轉不過來。更加那鹽滷般的海水。直向他喉管鼻孔之中冲進。張煌言一時抵擋不住。祇將雙眼齊閉。咬緊牙關。拚着一死。隨波逐流的冲盪。他到此時。萬念俱灰。一心待死。無罣無礙。無繫無念。他的精神與形骸等等。都覺乾淨得許多了。誰知造物弄人。不能放他擺脫一切。

蒼水公果落水而死矣。誠然減少許多煩惱。然而張之事業多屬於落水之後。脫使落水而死矣。其

人其學固足千古。而其事業則減少甚多。後人之視蒼水公亦未必若是之重。此天之磨折蒼水者。正所以成蒼水也。

當他奄奄一息之際。猛然他的衣襟。忽

攀在一枝樹枝之上。如銅澆鐵鑄一般。雖經狂濤怒浪。擲來簸去。始終不能夠冲散他。

耳中祇聽轟轟價亂響一陣。此時他已神魂飄蕩。知覺全失。隱約之中。彷彿聽着一片喧嚷的人聲。又接聽有許多人嚷道。是個人。不是什麼怪物。……胸口還有些熱氣。……

……還可以救得活咧。……七嘴八舌。鬧作一團。又接着覺有許多人。拖他出水。半晌。忽覺有人緊捉着他的兩臂。扳開牙關。連灌了幾匙薑汁。驀地一股如火如荼的熱氣。直向他的胸中攻進。未久。哇啦哇啦幾聲。就倒嘔出許多冷水。他接着兩眼微睜。又歎了一兩聲長氣。方蘇醒轉來。再凝神細看。乃是被海岸的漁人。搭救出水的。由此他就隱

姓埋名。在那漁船之中。小住了七日之久。便匿跡浙閩海畔。托身漁舟。日活。後聞吳勝兆等義舉已平。官家並不追究此案。張復繞道潛入浙江上虞縣。又在平岡立寨。召集舊友。再圖大舉。庚寅年。聞魯王駐舟山。張又往奔。不料張煌言纔到舟山。魯王的事業又失敗。於是又從魯王航海赴閩。當時鄭成功正縱橫海上。聲勢飛揚。張遂率領殘部。并入鄭軍。直到癸巳之冬。重行入浙。次年就長驅直入揚子江。鎖京江之口。超金山之巔。遙望秣陵。祭弔故主。一時三軍揮淚。哭聲震天。張煌言便趁此軍心震動之機。便頒令猛進。接着就掠瓜州。奪儀真。直抵燕子磯。將沂流而上。近逼金陵。嗣因響應者寥寥。發動固難響應者亦殊不易。蓋忠義之舉。非微倖可以謀成者。此張蒼水之生不逢辰。不能償其忠義之志。然其所以名垂不朽者。亦正因此。而顯其忠義也。後援一時不能接濟。祇得順流東下。率兵入浙。戊戌以後。鄭成功率師北行。張煌言又監軍抵羊山。比時孽龍爲虐。海道不易通行。明義陽王因此沉溺海中。張遂返旆不進。直到己亥之秋。鄭成功全師入蘇。張亦率兵五千衆並進。首陷瓜州。過儀徵。下鎮江。掠江浦。扼蕪湖。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河陽。固采石。一軍入甯國。偪徽州。大小凡得四

府三州二十四縣。大江南北。一時旌旗變色。草木皆春。大有揮戈迴日。掃盪胡氛之概。最後誤於鄭成功。恃功自驕。不聽直諫。於是士則嬉游。兵無鬥志。一戰而敗。鄭成功即順江流出海。清兵驟然橫江。斷絕張煌言的歸路。張一時大窘。率領殘部百餘人。飛渡鄱陽。越過皖境。英山。霍山。超東溪嶺。沿途受清兵圍擊。那些附從的殘部人等。都紛紛逃竄。當過東溪嶺的時節。祇餘一僮一卒。一肩行李。一日。張煌言。攜帶一僮一卒。輕裝前進。行不多遠。就迷失路途。他主僕二人都分不清東南西北。當時赤日西沉。時已過午。張煌言要想急進。又因前路茫茫。敵軍四伏。不知從那條道路走去。方可避險。要想暫息。無奈四野遼闊。一眼望不着村莊。且恐追兵趕來。越發不了。正在躊躇之際。迎面忽遇着一個樵夫。挑着一擔枯柴。快步猛進。剛走到張煌言主僕身側。便歇下柴擔。休息。此樵夫驟然而來。何異天賜蒼水公一嚮導者。冥冥之中。孰謂無天意在耶。張煌言一時觸動靈機。便與那樵夫攀談起來。方知那樵夫姓趙。名喚玉田。曾在史可法閣部的轅下。充當一名探卒。後因事敗。避禍入山。現以砍柴自活。張煌言聽說大喜。知是同道中人。諒他不能另生惡意。即將他經過各

事一一說了個大概。趙玉田猛然聽說，頓動同情之感。又因張煌言所處的地位崇高，更加尊敬。於是極說道路多險，並勸張改裝前行，繞走小道。張也極然其說，特贈趙玉田紋銀二錠，請他引路。趙玉田驟然得此鉅金，焉有不允之理。當即將張煌言主僕三人引到自家住所，草草的用了一頓晚餐，直延到二更將盡，方勸張改扮農人的裝飾，繞着小道夜行。由此徒步走了四夜，纔趕到安慶府境。張煌言忽想到他的故友李冲，曾在高河埠賣藥，便繞道前往。比時趙玉田因離家路遠，拜別而去。張煌言也因有故友李冲處，可以寄身，便放膽的攜帶僮僕進行。誰知奔到高河埠，那李冲早向別處謀生去了。張煌言驟然失去了這個故友，眼見此身無可寄托，他私心焦灼，自不待言。況且他的左右環境，風風雨雨的，時傳有清兵密拿他等，列位試想張煌言等，本是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如何不有些擔驚受怕咧。此亦是人情之常，作者之筆形，容社會心理，真是細入毫芒。他自進了高河埠後，再想前去，又不認識路途，又想在此賃屋一間，暫避風雨，無奈李冲遠去，舉目無親，就是想照此策進行，也不知應向誰人說話。當時他趕到高河埠，已將近黃昏時候，那

高河埠並非通商巨鎮。故除却中市祇有一所酒樓。還須三六九日逢集開市。其外就沒有什麼行臺客店。張煌言一時急得無法。祇在埠後尋得一所古廟。勉強的棲了一夜。或去或留。專待次日再打主意。誰知他祇寄宿一夜。險些又鬧起莫大的風波。按張煌言這一場跋涉。對明室固是復國的忠臣。對清廷確是叛國的逆犯。一旦失敗。疲於奔命。雖然蒼水公的學識淵深。自可持重態度。但是風塵勞頓。已經多日。那神色之間。總覺不能自然鎮靜。有時於無形之中。常常流露出倉皇恐怖的狀況。

喜怒哀樂愛惡恐懼等等全係發諸

天然之性情中絲毫不能加以粉飾今讀此則記事益信此說不我欺矣

倘在平日安靖的時際。也就無人留心此事。無奈當時清

鼎纔定未久。清帝極注意的。就是這班謀復明社的遺臣。鄭成功雖遠遁海濱。八方搜捕餘黨。仍不遺餘力。因此通都大邑。市鄉村鎮之間。無不懸文張榜。緝拿此輩。官府趁此邀功。士庶又借此求賞。凡一方狡猾的痞棍。不知感受亡國與易族的痛苦。反想乘此機會。大發財源。所以留心注意。比較官府尤甚。况蒼水公也是一時有名的人物。誰人不知。那箇不曉。故而他就越發惹人注意了。閑話少說。當時高河埠有一鄉董。姓王。

名以全。表字茂生。乃是久考不曾進學的一個老童。年歲已逾五旬。自覺無顏再與後輩爭奪那科場中得失。便狠命的捐了個監生。就在高河埠充當鄉董。由此他就出入公門。廣交差役。他得了這一部份的勢力。就嚇詐鄉愚。大如爭田奪產。分家拆婚等事。小如爭水拉牛。要錢索賍。祇要奉送他幾文。他就能給你幫忙出力。並且包辦假契假約。以及似明不白的訴狀稟文。再次如聚賭抽紅。串盜劫物。重利盤剝。詐欺取財。真可算得是無惡不作。全埠人民。公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百腳蟲。好個綽號而地方受其荼毒則無窮止矣就可以表示他的利害了。這日。王以全正因包攬一件休棄髮妻的案子。親往安慶懷寧縣去做手眼。事畢歸來。曾從各衙署門前。以及各要道各城門等處。看着緝拿鄭張二氏及餘黨的榜文。並見各處張掛鄭張二氏的圖像。王以全一眼瞥見。他心坎上。早就默忖了一會兒道。俺王茂生若能拿到這兩個大腦袋。怕不大發一筆橫財嗎。既有此一番好當然可畏其存心之毒亦必等於蜂蝎蠱日所謂惡訟師者王其一也。一路默想着回家。好像已拿到正犯似的。就要趕去請功討賞。說也奇怪。當他到家的時際。可巧張煌言率領一僮一卒。專訪李冲。那李冲原來

住所正與王以全毘鄰。祇有一牆之隔。不料張煌言正在詢問李冲之際。當頭就與王以全打了一個照面。王以全一眼瞥見。頓時觸動靈機。便暗忖道：這不是那官家嚴拿的張煌言嗎？果然如此。這真是財神臨門。鴻運當道。他想到此着。也不管張煌言向何人說話。他便笑臉迎問道：足下不是張煌言張大人嗎？張煌言他本是個讀書君子。平日最不善於撒謊造謠的。此次隱姓埋名。改裝喬扮。真是出於萬不得已之舉。今忽當頭捱了王以全這一棒。頓是臉紅耳赤。也不知怎樣答復方好。讀書君子易受人賺觀此足證善人難處世矣半晌。他纔囁囁說道：在下並不姓張。足下莫要錯認人了。王以全冷笑接說道：大人不必害怕。晚生並非歹人。接着他又信嘴胡謔了一套。說他本是鄭成功與魯王的舊部。後因軍事失敗。避難到此的。轉又將官家緝拿鄭張二氏的情形。加緊說得非常利害。張煌言因有趙玉田在前。此番或又遇着了同道。便將他本來面目。完全現出。並告知他係專訪故友李冲。謀個藏身避難的辦法。王以全聽說。正中下懷。便暗自竊喜。這一筆橫財。總算自己送進大門。真是財神權薩洩照。一則急想對彼生財一則自投羅網王以全對此當然認爲到手財氣難脫掌握中也於是告

知李冲的踪跡。說他在二年以前已出遠門。另謀生活去啦。接着就迎張等暫住他的住所。那一番招待殷勤。自不待說。轉瞬又混過去兩日。王以全見張煌言已無疑心。他便順勢撒了個瞞天大慌。說他因趕母舅的壽期。須得進省去勾留幾日。實則他乘這個虛空。奔往懷寧縣告密。急想趁此機會謀賺一筆橫財。誰知天公不能盡如人意。他纔趕到安慶城裏。征衫纔卸。就大寒大熱起來。獨自困在廐所裏。鬧得神智昏迷。不知人事。這一場惡病。足害了一旬之久。

人算不如天算。作惡者對此亟應猛省。

寒熱纔日漸減輕。當他病重之

間。病榻神清的時候。仍在張煌言身上亂打發財的主意。他總想張煌言業已吐出真言。且被他暗囚在自家住所。如囊中之鼈。釜底之魚。就是插翅高飛。也不容易脫身。遠走。今因他本身驟病。這不過遲幾天得手。還怕什麼別生變故嗎。似此他已拿定了辦法。好像不會變生意外的。

十拿九穩。自以為如探囊取物。最後所得仍舊白忙一場。且領受誣報之咎。可見天下事不是全恃私見可以獨斷者也。

不料張煌言

自王以全進省之後。終日無事。頗感寂寥。每天午後無事。就在村前村後閒遊散步。一日時已入暮。張煌言正散步歸家。迎面忽走來一位白髮老翁。道貌昂然。衣冠修整。張

煌言一眼瞥見似曾相識。便凝神向他覷定。可怪那位老翁見他也凝神盯了幾眼。彼此互相對視。各自發了一會怔。先由那老翁悄聲問道。足下可是張姓。威震一時的蒼水公麼。張煌言尙未及答言。那老翁便自報姓名道。在下也是張姓。單名一個柏字。外號虬公。曾在明室爲官。如今却退居林下。不求聞達了。張煌言不待他說完。便急搶說道。虬公先生。可曾與李冲老友。定莫逆交麼。張柏急應道。極是。極是。張煌言又轉說道。怪不得很覺面熟。咱倆曾在李大兄處。晤談過幾回。計算至今已隔十有一年。如今彼此的鬚髮都斑白了。二人說着笑着。同邀到張柏住所。各敘別後的情況。復又談到李冲的家務。這纔知李冲是因生活所逼。困不得已。在三年之前。就舉家北上。另謀發展的事業啦。詎知一去三年。祇與張柏通信一次。究竟他的事業。如何發展。尙不能夠詳知咧。二人說着。復又感歎了一會兒。最後張柏又問張煌言的住所。張煌言便告知他的所在。張柏猛聽說他的住所。頓時兩眼急得發直。張柏驟驚即是蒼水公出死入生之機會。而王以全之原形。逼現人格。亦由是掃地矣。默忖了半晌。仍舊忍耐不住的問道。足下與這位王先生。是舊友。還是初交咧。張煌言

又將他與王以全相識的經過情形與王以全自說是鄭成功及魯王的舊部。並與李冲交誼最深等話略說了一個大概。張柏驀地一蹶劣。站起身來。一把捉住張煌言的手腕。低聲急問道。你同行有幾個人呀。可攜帶有幾多行囊。張煌言見他這般神色。也覺有些驚異道。俺祇攜帶一僮一卒。一肩行李。老兄何以如此驚慌。張柏便將王以全平日行爲。大略說了幾句道。他做了一生的惡訟師。何常遠離高河埠一步。最近十多天。他還幫助街西呂寶生。休棄髮妻。他從中賺得紋銀五十三兩。這等行爲。你就可想而知了。他與李大兄乃是毘鄰。平日李大兄知他利害。並無往來。五年以前。曾因一隻老母鷄。直逼着李大兄要權賠錢。結果賠他五串大錢。纔算了事。因一隻老母鷄而要求賠價五千元損失其嗜利之心固重而臉皮亦至厚也那有什麼莫逆交呢。現今四方風聲緊急。官家極注意鄭張二氏的行踪。他今對你這般殷勤。必定不懷好意。就如他這次匆匆出門。安見不是進省去告密咧。張煌言接說道。他因給母舅祝壽去的。此時尙爲王以全辨白蒼水公畢竟忠厚過人張柏大笑道。這事越發的胡說了。他的母舅陳德芳。乃是一個販布客人。就住在李大兄的對門。年前他夫婦二人。同

感時疫。不滿一月。都做了古人。那裏還有什麼舅舅舅母呀。如此看來。事不宜遲。你須早些避開此地。少緩。必定要被他所害的。這番話。活把個張煌言說得毛骨悚然。一時拿不定主意。又久。他方說道。俺本不想在此久居的。一息尙存。總忘不了素懷的大願。即此一言。蒼水公之爲人已足千古矣。聽說鄭成功已亡命出國。現今匿跡臺灣。恢復他原有的勢力。再捲

土重來。俺又想由海道入閩。由閩省尙有許多舊部。一呼就可集合。倘能再與鄭氏聯合。重整中原。恢復漢土。豈不是個最好的機會嗎。無奈眼前不識道路。舉步爲艱。若一日誤入敵軍。或被敵人攔截去路。那又如何辦理咧。翹大事業立大功勳者往往失敗於極微末之點。觀此可見處世之難。張柏

默想了許久。復又問道。你可有別事爲難咧。張煌言連連搖頭道。別事沒有什麼爲難的。張柏接說道。這是最易的事。俺現有兩位密友。曾經奔走呼號。謀復漢土。足跡已遍天下。後因天意難迴。人心險詐。他倆一氣就隱身務農。不談國事。但是他倆每懷故主時。向荒野間長號慟哭。可見他倆孤憤填膺。不曾絲毫磨滅的。張煌言聽說大喜。急問姓名。並問他倆居住的所在。恨不得一時三刻。就携手同行。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而況於亂離顛沛之中。得左右助手。宜乎

蒼水公急求見而不容少緩也

張柏也知他的心急。勝似烈火。便不再作空談。出口就將這二人的姓名。

報出。並說隨時可以見面。各人都無罣碍。隨時都可以同行的。列位可知此二人是誰。

待記者繼續寫出。一人姓羅名綸。外號子木。乃江蘇溧陽縣人氏。一人姓楊名珺。外號

冠玉。恰好與蒼水公同鄉。原籍浙江鄞縣。他倆先人都是明代復社的社友。後遭殺身

之禍。所以他倆對於清廷。都懷有君父之仇。不共天日。雖未高舉義旗。弔民伐罪。但是

秦廷之七。博浪之椎的癡想。隱懷已久了。當時二人同隱在高河埠裏。與張柏朝夕相

見。張柏日常與這夥人往來。他的用心蓄志。也可不待明言。就能揣度啦。張煌言聽說。

卽刻就攀着張柏。回去專訪。張柏也不拒辭。便介紹他三人見面。一場鬯敘。彼此都以

肝膽相交。結拜異姓兄弟。那一番親密。記者不再贅言。復又談到王以全的行爲。羅綸

楊珺二人都主張張煌言急謀遠避。

羅楊二人主張急行與王以全挽留小住表面觀之雖同是愛護蒼水公者而其間得失利害則不可以道里計矣

張煌

言因經衆人所勸。當夜暗率一僮一卒。離開王宅。乘着王以全未歸。隨同羅楊二人。就

給他一個不辭而別。潛由樅陽鎮一筆出江。全從小道繞行前進。誰也不能追躡他等。

踪跡。直到次日入午。王以全的妻子人等。不見張氏主僕三人的踪跡。已覺有些奇異。但是他還不知其中關係。也就不記念在心頭。況且婦女們的見識。都是愛錢如命。惜米如金。一見走去三個大漢。眼見每天轉減少二三升白米。方欣喜不暇。那還顧得着擔憂咧。婦人孺子之見。鼠目寸光。烏知乃夫陰謀之事。然果如此。亦可減損許多煩惱。多事不如省事。亦庸人自保之一法也。又過一日。王以全興高采烈。率

領四十名差役捕快。滿想手到功成。就可以大車小車的。將些財寶輦進。誰知走進大門。就不見張煌言主僕踪跡。他已暗喫了一驚。復問他的妻子。方知張等已不辭而去。走過兩天了。王以全這一驚非同小可。又急向四鄰八舍詢問。那能探得真信咧。要想追尋。也不知向何處找覓。加着隨來的差役捕快。當奉命來時。曾說明張等主僕早已軟囚在他的廐所。走到就可以提捕去的。不料到此就撲了一空。他等又如何復命呢。最後還是王以全弄巧成拙。新備的腳鐐手鐐。本擬給張氏主僕安頓的。此次却由王以全自己身受了。加着王以全平日的行爲。招人怨恨。難得碰着這個機會。大眾都不說他的好話。結果加上一個誣告罪名。判定五年監禁。求榮召辱。天理循環。這也是報

施不爽的道理。

夫欲害人必先害己。閱至王以全之收場不禁拍案叫絕。

按下不提。接說張煌言邀合楊珺羅綸以及一

僮一卒。由樅陽鎮夜渡出江。過黃盆。抵東流縣境。張家灘。便棄舟登陸。越建德祁門兩山。步行七日。經過約三百里。纔到休寧。張煌言忽寒熱交作。大發瘧疾。於是買舟。又從水道行抵浙江嚴州。便在嚴州匿跡休養。小住兩月。方纔病愈。當時張煌言又恐故鄉熟人衆多。不便長住。遂改從山路潛行。經過東陽義烏等處。直出天台山。仍由海道航達海壖。彼處地近海疆。一時官家的兵力。不能遠達。張煌言便乘此機會。沿途召集已散的舊部。直抵浙閩交界的林門鎮。他就正式安營紮寨。樹旗鳴笳。恢復他原有的事業。百折不回始終如一。此蒼水公之所以名垂不朽也。如此遲到辛丑之冬。他的羽毛。又漸覺豐滿。眼見實力日加膨脹。聲勢飛揚。足可備戰。比時鄭成功已駐師臺灣。張煌言急專羅綸前往聯合。次年又會師襲浙。卒因勢孤力薄。不能得手。甲辰之夏。清廷極注意海防。對於鄭張等明室遺臣種種行動。尤加注意。由此鄭張二氏。皆不能走近一步。張煌言精六壬課。一日深夜。人靜。焚香占卜一課。始知明室大數已盡。天意無可挽回。急刺血作書。分致他的妻子。

親族留作長別。復又仰首向天。長歎幾聲。就率領楊珺羅綸二氏。以及護從三百餘人。仿效那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遁往閩浙之間。一座懸巖孤島之上。忠臣義士如此消沉。但吾今讀之肝膽俱裂。

那所懸巖橫插海中。四無依傍。島中荒瘠。向無居人。草木繁盛。鳥獸叢積。遠望島形如螺。山峯並不高峭。道路却崎嶇曲折。正面的山勢。削如壁立。島上亂流激湍。往來的船

船。皆不能夠停泊。就是勉強登岸。也是亂石堆積。不易尋找道路的。天生此類奇地。正爲奇人謀托生之所。假非此

孤島不足以留蒼水公。又若非蒼水公之爲人。亦不足居此孤島也。其左側乃是懸崖。野藤攀滿。右側偏近海角。乃是近岸的汊

港。平日風平浪靜之時。漁人駕船。常在那島側往來打魚謀活。但是來往漁人都畏島

上的野獸凶惡。不輕易登岸。故而這所荒島。乃是人跡罕到之地。環境形勢。祇有島之

後面。有一條小道。盤旋曲折。可達山巔。其外皆是巉巖峭壁。無路通達。雖鳥獸上下。亦

感行路的困苦。其山勢奇險。就可想而知了。當張煌言浮槎航海之初。閩粵一帶義師。

都被清兵掃平殺盡。就如鄭成功一部份。也祇能緊守在海外。靜待時機。要想進謀發

展。也是實力上不可能的。張煌言因感環境種種的困苦。遂決計作此最後之行。他的

本意。就是如遇機會。再捲土重來。否則就與世長辭了。

吾讀此言不禁淚下。豈造物之忌才歟。抑藉此而造成蒼水公不朽之業歟。然

吾讀此終爲英雄呼冤叫屈

那時駕船的夫役。都是他的部屬中士卒。並無外人。所以揚帆飛去。也不分東南西北。乘風破浪而行。這日海風陡起。波浪狂翻。他同行的十多艘巨船。雖是連環行駛。然已開到海面的中心。四顧無邊。就是想要收篷轉舵。暫避風浪。也是不可能了。祇得各將性命。拋棄在身外。全聽天命而已。如此都在天旋地轉。波飛雲捲之中。颯蕩了半天。那風浪纔漸漸的平靜。遙見白雲深處。突射出一丸日光。紅若點血。射映在白浪碧波之間。越發顯得金光燦爛。那船舶浮在海面。也漸次平穩。各人方寸之中。也漸覺安靜。接着都舉首向艙外呼吸空氣。遠眺之時。復見日光漸向西落。那空闊無邊的海面之上。隱約現出一星兒黑點。遠望如螺。隨波出沒。張煌言一眼瞥見。就知這必是海中的島嶼。急命船夫。認定方向。直向那黑點行去。蒼水公眼光畢。竟高人一着。約計行駛五六計里。遠近果見一所孤島。高聳在海面。重巒疊翠。形勢巍峨。張煌言一見大喜。急向左右笑道。如今咱們可尋着安身之所了。急命弄船的夫役。將同行十多艘船舶。全行停泊。

島側。誰知那孤島正面。水力極剛。浪花翻作旋螺。萬難停泊。最後還是一個老於航海。的船夫。進獻一策。使船繞行孤島一周。察看水經的經緯起點。再順流而進。自易停泊。於是依計而行。繞到島後。方辨清水綫。從此可超彼岸而脫離孽海矣。此時天色已晚。就在島畔停泊一

夜。次日清晨。張煌言等。率領大衆。遂棄舟登岸。攀藤掃葛。各尋山路而行。上下四圍。繞行了一周。惟見蒼松矯健。怪石崢嶸。蔓草牽條。高可比肩。沒膝。那時見奔騰往來的。祇

有枝頭鳥鵲。與林中鹿兔狐狸。一見有人走來。便沒命價飛奔逃避。鳥獸而知畏避行人。可見彼島非蠻野區域。不

過無人開化。以致荒涼耳。往來繞行了兩天。不曾見有一椽茆屋。一個人影兒。衆夥方知這乃是所無

人孤島。此時若依羣衆的意見。仍想登舟航海。另謀藏身的所在。但是張煌言與楊珺。羅綸三人。都認定此島。大可避秦。海上仙山。若求幽靜宏大。就沒有較勝此島的了。大衆見他三人已堅持定見。都不敢怎樣違拗。連着白日登山。入晚歸宿船上。如此約過

一句。張偕楊羅二人。就在那孤島最高之巔。尋得一座石洞。既有此島。又有此洞。何異預爲蒼水公等設備者。天地待人和厚。洵

非虛語。那洞門足有五丈廣闊。洞門恰在孤島的正面。虛掩着兩扇石門。也非常堅實。那

洞門左右以及正面。烏濃濃的包圍着百數十株參天大樹。恰是一座天然屏障。若從遠處遙望。那洞門被四圍樹木掩護着。絲毫窺探不透。進洞之後。那牆壁都是碎石堆成。那石上的花紋。有時還現出許多天然圖畫。不似經過人工雕琢的。進洞約計丈許。就橫隔着一座石屏。由屏右側。忽現一穴。出入祇容一人。還須屈腰行走。進穴之後。豁然開廣。別有洞天。原來是一所古代的石室。廣闊約五丈以外。深遠約有三十丈許。其中房屋分隔齊備。什麼禪堂丹室。佛榻經臺。以及石几石櫈。色色俱全。什麼茶爐炊灶。也修整不曾絲毫損壞。再進約二十步。當頂突穿一穴。足有方丈大小。可以仰瞻星斗。傳達陽光空氣。以及風霜雨露。但是穴頂鋪滿秋籐。若從室外俛窺。也絲毫看不出破綻。最後還有一條石道。道形狹窄。祇可伏行一人。足有一二里之遠。直通島後。一處山峽之中。乃是這石室的後戶。此座石室有進路又有出路。有暗有明。有起有伏。恐蒼水公親自營造。亦未必如是周全。張煌言一見大喜。無異特地爲他備辦的居所。因久無人跡經過。平日爲一般野獸的穴巢。當然污穢堆積。不易插足。張煌言就命左右侍從。打掃乾淨。決偕羣衆寄身石室。如石室不敷居住。又從

孤島偏僻的處所。砍伐許多樹木。就在孤島前後。擇地建築房屋。復又命左右侍從。將隨班攜帶的糧食。分留一半。作爲籽種。接着開墾荒地。播種食糧。好在島上的鳥獸甚多。樹木中菓食尤夥。山石壘壘。取火不難。泉水潺潺。取水又易。張煌言等。自遷入孤島之後。苦力經營。足有三年之久。漸漸的種棉織布。獵獸製皮。方忙得不凍不餒。可以長生。竟與清廷佔有的土地。斷絕關係。就是清廷對於他等行動。百般的嚴拿密訪。此時祇知他等漂流海外。尙不知遯跡在此孤島之中咧。由此張煌言等盤踞此島。雖耗費一番心血。努力開拓。但是各人的精神愉快。却與衆不同。世外桃源。海上瑤闕。他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直無異於天上的神仙啦。大衆經之營之。轉眼又混過三年歲月。那島中樹木成行。禾黍分畝。菓食繁茂。蔓草刪芟。就是那些飛鳥走獸。日與人類親近。也漸漸解說許多野性。孫公說法頑石點頭舉凡通達人性之物無一不可感化豈獨鳥獸已哉有時海上往來船隻。經過此島。見島上已有人煙。也就不時的在島後停泊。行商旅賈。也都登岸。游覽風景。販賣什物。那島上人衆。見此狀況。也有托人捎寄家書的。也有乘船隱名歸里的。往來交通。漸漸的靈

便。那島上生活。也就漸覺繁雜起來。張煌言因恢復漢土的大願。始終不忘。自對本身。並未作堅決的超脫塵市之想。所以對於此項交通。並不嚴加禁止。誰知他前後的失敗。就實在這交通靈便咧。欲知張煌言等最後如何失敗。如何慷慨就義。垂千古不朽之名。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此章完全追紀往事。蒼水公一生爲人。忠直誠篤。落落寡合。其一生事業。始終以排滿扶漢爲主。大氣磅礴。與宋之文天祥。可以後先輝映。或責其忠於一姓。近於迂腐。余以爲此說。持論未便太苛。要知時會不同。人各有志。苟張氏生於今日。又何常不可爲天下謀。而不爲一姓效死哉。吾人評論先賢。祇可論其行爲之正當與不正當。以定是非。而不可引證今日之時事。以判黑白。苟事事引今論古。則三代以下。無一完人矣。

本書大旨。係以明室遺忠。謀復漢土爲經。而以二十四俠爲緯。所謂二十四俠客者。非若彭公案四霸天之流。亦非七俠五義傳五鼠之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

俠義中至微極細者。婦人女子。於豈棚瓜架之下談之。津津有味。實則不值識者之一顧。所謂大俠大義。應以國家爲前提。荆軻聶政。豫讓張良之流。其行爲猶覺狹小。可見古往今來之英雄豪傑。稱得一忠字者有人。而稱得一俠字者。實不易多覩也。本書突寫二十四俠。幾無一不含有國家思想。亦無一不蓄有排滿挾漢之行爲。故對於鄭成功張煌言興師復漢等事。雖已成過去之事跡。尤不厭其煩。詳加追敘。正所以明示本書之大旨。而爲二十四俠客搜本窮源也。吾深願閱者。踴意讀此總略也。

第二十五回

兩俠猿偕投古石洞 三義士同葬南屏山

話說張煌言率領羅縷楊珺一千人等遁跡孤島後轉眼已一度寒暑春花秋月倒也逍遙自在。平時張督羣衆耕耘播種一切農事閑暇之餘又召集衆人談經說道解釋忠義誠篤爲人處世的要旨。未經多日那一般如牛如豕的蠢漢都被他說得眉飛色舞心竅大開。大家都想做那第一等的英雄好漢了。人非木石誰不知從善避惡舉世之怙惡不悛者非因其有心作惡實無人勸其爲善耳安得人人如著水公則作惡之人可以無形消滅矣一日正是暑盡秋來之際張煌言說法既畢獨向海面上呼吸空氣。那時日色西沉天光入暮海上祇有幾點沙鳥水鳧上下飛躍雲水蒼茫縹緲若隱若現張煌言返身進洞兀坐石榻之上運氣養神雙眼低垂恍惚將入夢境忽覺涼風一陣自林中撲面吹來其聲嗚嗚如泣如訴一時樹林中的枯枝敗葉紛紛飛落在石榻左右張煌言仍靜坐石榻上不加顧盼又久忽聽兩聲怪叫由遠而近聲極慘厲直傳到石榻之畔纔止此時張煌言微啓雙眸凝神遠望祇見一丸秋月高掛天空射映得海波平靜冷豔生光再環視左右祇見洞口一叢樹林都垂頭如睡萬物寂靜並不

見有什麼風兒。張煌言方暗自稱異。再低頭一看。突見兩箇怪物。高大皆似人形。周身白毛茸茸。長約二三寸許。同在月光之下。越發顯得色潔如銀。雙眼赤紅似火。光芒刺目。伏跪在石榻左右。嚶嚶啼泣。幸喜張煌言胆氣豪壯。自入島後。什麼虎豹豺狼凶禽惡獸。他時常遇見。並不驚異。所以今見這兩種怪物。也不自覺懼怕了。但是見他這般形狀。並不凶惡。那神情及其哀慘。好像各自懷抱着滿腔憂憤。說不出來。又像來求護庇的樣兒。伏地哀號已無惡意或因仰慕蒼水公之忠義而托庇宇下然蒼水公之魔力亦不淺矣張見此狀。倒有些奇異。再定睛細看。原來是兩箇白毛老猿。張腹暗忖道。猴性極靈。本與人性相近。非尋常獸類可比。或者他別有所事。奔來向咱們求救。也未可知的一時他好奇之心。勃然發動。便向那白猿說道。你倆無端奔來。究是好意。還是惡意。或是咱們佔住你倆巢穴。使你等無處棲身。特向咱們索還居處呢。看你倆這般形狀。好像很有莫大的隱痛。你須知咱們此時。也是有國難歸。有家難返的可憐人兒。今來此地潛居。也是萬不得已的舉動。你若能憐憫咱們的身世。咱們就結爲芳鄰。也是一段佳話。倘你等另有什麼惡意。雖然言語不通。

你倆正好做箇湯懂的手式。就使俺張煌言遷讓你的處所也好商量辦理的說罷。再看那兩箇白猿舉動。祇見他倆連着搖頭。嗚嗚如泣。聲極哀慘。抬身伸爪。自指腹部。作挖心狀。忽仰首指天。作長嘆狀。忽指口中。搖頭不已。接着對向張煌言。連連叩首。長聲哀鳴。眼淚簌簌如串珠般紛洒。好像有滿腹心事。訴說不出似的。哀鳴慘泣其方寸之中。早蓄有一種不可告人之隱痛。吾恐其身受之困苦。必與蒼水公相等埒也。張煌言見這般情狀。已量定他無惡意。並揣度他的心事。必有所

求便笑向二猿說道。你倆的來意。老夫也有些明白了。大概你倆也都有難言的隱痛。但是你倆來此。究因何事。要求俺等遷讓你的巢穴咧。還是要求俺等護庇你倆咧。或別有他事。你倆應該想箇方法。使我明白。二猿聽說。便唧唧喳喳亂叫了一陣。他倆叫得儘管發急。張煌言聽着。仍舊不能領會他等心事。於是躊躇了半晌。張煌言便接說道。我看這般混鬧。永遠也鬧不清白。不如俺問你幾樁事兒。不是你儘管搖頭。是的。你再點頭。俺就明白啦。搖頭點頭之間。與二猿之去留。殊有莫大之關係。此不但蒼水公所注意。即二猿亦極注意。更進一步言之。恐閱者亦必代爲注意者也。接連詢問他幾樁事兒。他等總是搖頭不止。最後問他。可是托庇求安之意。二猿忽碰了幾箇響頭。

連連價點頭。表示愉快。張煌言見此情狀。暗自也有些驚異。後忖他倆雖屬至靈。終是獸類。今既來此托身。他必特具有一種靈性。或別受莫大悲慘的感觸。與我輩相同。因此他倆奔來依傍。也未可知的。便又接說道。你倆既然有此志願。這也是咱們結有夙緣。纔得如此聚合。但是咱們須相約在前。咱們大眾團結在一處。不分尊卑上下。都須耐勞苦。並須聽受老夫指揮。功賞罪罰。俺是一視同仁的。且如你倆來此。不通語言。不能耕種。祇可與我看門守洞。你倆可甘願咧。那二猿聽說一聲。便點頭一次。直聽張煌言說完。那兩顆猴兒腦袋。真點得看着眼花。猛的躍起跳舞不止。張煌言復喝住道。你倆莫要這般懽悅。須知咱們避難到此。時時都在驚慌恐怖之中。就如各方仇視咱們的人。也時時派人前來。明謀暗害的。那末這看門守洞之責。很關緊要。你倆究有何等能耐。可以盡守洞的職守咧。此段問辭驟視之。並不見有若何緊要實則乃是查水公最後結果之伏筆閱者幸勿忽略視了二猿猛聽這句話。他也不答聲。轉身就跑。瞥眼之間。各自提着一根硃漆木棍。長約四尺左右。圓熟光滑。高與眉齊。他倆並站在石榻面前。就在那月光之下。大舞起來。上七下八。左五右六。大

開大合的洒開棍鋒。初舞時尙分辨得上下縱橫的棍路。舞到最後。越逼越緊。祇見兩團白光。包裹作一團。也分辨不清。是人是棍。那寒風瑟瑟。頓覺冷氣逼人。一時枝頭落葉。漫天飛舞。神鬼斂跡。鳥獸潛形。越發氣象森嚴。令人毛骨皆悚。又久。二猿忽然將棍收住。他倆各持一棍。仍舊跪伏在榻前。臉不改色。氣不抽絲。仍如前時那般形狀。再看四圍景色。尤加冷靜。祇聽山麓中泉水潺潺。與林木間松風淅淅。海面上的波濤。狂號怒吼而已。張煌言默觀二猿對舞的棍法。確是少林一派嫡傳。以二白猿而能舞棍已奇且係得少林一派之真傳尤奇此非得天賦獨厚而何耶由此觀之吾恐人而不如獸矣他無意之中。得此左右兩臂的助手。自然驚喜非常。復又默忖

他等既非人類。何以挾此奇技。豈是特受神人的傳授呢。真百思不得其解。方開口向他等說話。忽想到明代周遇吉營中。曾蓄有一對白猿。精通少林拳棍。最後周遇吉大得他的援助。寧武關對刀之後。周遇吉身死。二猿就不知所終。或者這兩怪物。就是那二猿的化身也。說不定的。他接着又問道。周遇吉將軍。可是你倆舊主咧。誰知此話未曾說出還好。今一說出。那二猿如同發狂的一般。頓時亂縱亂跳。號啕大哭起來。復又

指天劃地。唧唧喳喳的哀叫不止。那一種至哀且慘的聲浪。真可使人聞之痛心。聽之酸鼻。張燧言此時業已明白。回想周邁吉那般忠勇。最後仍不免葬身沙場。落箇家國不保。他又想到周氏之後。今尙有這一對白猿。痛哭哀悼。我若老死之後。能求長埋在遺孤島之巖。與磐石相伴。還是幸事。尙不知如何結果。求這一對白猿。作身後知己。恐不易得咧。張燧言因此頓與身世之感。凡少有血性之士。讀此而不心痛吾不惜也。他想到這裏。默默的發怔。不禁對着二猿。洒了幾點老淚道。你倆的心事。此時俺已明白了。周將軍雖然身死。今却名垂不朽。他已含笑九泉。你倆也不必哀痛。你倆既有此等肝胆。此等志氣。此等技能。俺自不能以異類看待。今後應當引爲患難相共的同道了。你倆好好的在俺左右。一旦俺的大功告成。你倆怕不都償私願嗎。二猿聽說。又連連磕了幾箇響頭。就伏身兀坐在石榻左右。那時已將入夜。張燧言就命遣二猿。住宿在石洞門首。一夜無話。次日張燧言就將這番怪事。向楊瑀羅綸等衆說了一遍。又引着二猿與大衆相見。由此張燧言對這二猿。非常重視。大衆因張燧言有此厚意。也都重看二猿。未久。張燧言因二猿非尋常畜類。對

於明清兩代的戰史上頗有功績。便給他倆新定二名。一名振華。一名光漢。並各作一傳。專紀他倆侍從周遇吉將軍的事績。以及隨他左右等事。鐫刊一碑。樹在石室之側。

永留紀念。又各書一篇。用布袋盛着。牢繫二猿項下。以備日久留示後人之意。蒼水公對

謂情至文盡宜乎二猿撲之如神聖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二猿得隨蒼水公並得蒼水公如此厚待亦慶幸不淺也說也奇怪。這二猿自得此袋之後。拱如

奇珍。日常對於張燿言真敬如神聖。不時在島前島後。搜採許多新鮮果品。先獻在張

前。次則分獻羣衆。決不先自私食。日夜嚴守石室門前。不輕易離去。有時張燿言講經

說道。他倆就靜坐默聽。若聽到扼要之時。他倆也點頭播腦的表示心領神會。日久。他

所得的利益。並不比較一般人少。差。所難的言語不通。他倆不能傳說。其中奧妙罷了。

歲長年久。張燿言就將這二猿當做左右手看待。按下不提。那時鄭成功遠駐臺灣。孤

軍不能發展。未經多時。就一敗不可收拾。至於閩粵等處。經三藩抗命。清廷大興征勦

之師。未幾也都風流雲散。國運衰危不可挽救明室所以不能恢復非人力不能挽救實天意不使挽救耳當時明室遺臣。少能團聚

一部份實力的。康熙初年。祇有張燿言率衆匿跡海上。潛隱孤島之中。最引清廷注意。

於是清帝康熙密遣幾次大軍。掃除張等巢穴。終不可得。復又千方百計。將張妻子眷屬。一一捕殺乾淨。清帝仍不甘心。因未得張煌言本身。恐留後患。最後捕得張部已散的小卒。名喚田勝。早經流散市間。狀如流丐。比時寧波太守周寶忠。本是明代周容的後裔。曾與張有世仇。於是乘此邀功。陸續將張氏妻子眷屬。一手掃盡。他還不甘心。又捕得張部逃卒李占奎。以重利引誘。密探張等踪跡。李占奎因爲重利所動。遂邀集黨徒三十六人。假扮遊脚和尚。分道尋訪。惟小人難對付。惟金錢最易惑。人觀李占奎之爲人。可以概見矣。如天台普陀沿海一帶島嶼。都未得確實踪跡。一日。巧與他昔日同夥相遇。無意之中。探得張等匿跡孤島。李占奎得信之後。當即報告官家。率領二百名健卒。駕船飛往。誰知那二猿栖身島上。日夜看守那所洞門。不離一步。若看海上有船舶飛來。約在十里以外。他倆就沒命的啼叫。特發一種緊急慘厲之聲。合島人衆。每聽這一種聲浪。就知敵軍前來襲擊。便召集備戰。滿架亂石滾木。沿海防禦。由此李占奎率衆駕海連攻五次。都不得近岸。雖是那孤島山勢嵯峨。海波洶湧。他等船舶。一時不易登岸。那左右人衆。防備森嚴。使敵軍

不易近身。然無那二猿日夜守門。向海外瞭望。也早就出事了。

山路崎嶇不足防敵士卒衆夥不足禦敵而專恃二猿亦

云慘

又一日入夜。張煌言與楊珺羅綸等衆對談古今戰事。時已夜深。各人就同臥石

榻。擁衾而睡。二猿也因貪聽談話。不覺精神疲倦。也都在石榻之下。酣然睡到。各自睡興方濃的時候。張煌言隱約此身搖搖業已離榻。出洞之後。就順着山路前行。約行里許。忽然經過一處。乃是他生平未曾走到。的所在。放眼望去。迎面是一片廣場。直向前進。高聳着一座玉石牌樓。直冲霄漢。那牌樓的橫額。上書萬代一人。四大金字。張就信步走進牌樓。乃是一條廣道。左右松柏參天。遠望無盡。再向前進。又是一座大殿。畫棟雕樑。非常壯麗。迎面橫開三所大門。都是硃漆勾金。獸環龍鑰。玉柱石堦。門前還樹着一對旗杆。左右還並列着一對石人。皆高與簷齊。威武嚴肅。張煌言獨身走到此處。便暗自猜疑道。這是什麼所在。島中並無這等地方。難道俺又另遷一個所在嗎。復又轉眼看去。祇見楊珺羅綸二人。携帶一個白猿奔來。旋走旋嚷道。蒼水公。你慢走一步。咱們都跟來了。

咱們都跟來了一言細味其語意已近不祥惜乎蒼水公當局者迷莫能省悟耳

張煌言頓時站定脚跟。一看這白猿。乃

是振華。便急問道。光漢現到那裏去了。忽聽那振華開口作人言說道。光漢他不能同來。已往別方去啦。張燧言猛聽振華白猿。忽地說話。益發驚異。正要接着詢問。轉臉一看。祇見那大廈中門。差然大開。接着砰砰砰。大放三礮。中門以內。鼓樂喧闐。當頭二人。身長八尺。各着赭色戰衣戰裙。頭頂明代的紫纓紫盔。各搵一面杏黃綢旗。隨風飄揚着出來。接次跟着四十名虎頭軍。各戴一頂虎頭帽。身穿一套虎皮杏黃號旅。足蹬玄色快靴。一律背插闊背短刀。手持金鑲硃漆短棍。一對對的排班而出。都約二十餘歲。雄糾糾。氣昂昂。非常威武。出門之後。分班排立。接次又走出八名青衣校尉。各提一掛爐香。香氣芬馥。最後擁出一員大將。頂盔披甲。金光四射。身高丈二。腰大數圍。年紀不滿五旬。三絡長鬚過腹。走出大門。卽下階向着張燧言迎去。張燧言一眼瞥見。卽率領楊羅二人及白猿振華。引身退避。此時雖願退避亦來不及矣那大將急笑向前迎道。張大人。末將奉命已專待久了。張燧言驀地驚異道。將軍現奉何人之命。鄙人亡國之臣。何敢勞駕。還請將軍賜言其詳。大將笑道。此乃天機不可洩漏。末將現奉上帝之命。請君歸府。大人

不必懷疑。就隨同末將前行罷。說時就伸手挽着張煌言左腕。並肩入廈。復轉臉看了

楊羅二人。及白猿振華兩眼。便笑說道。諸位大數皆到。也可同行了。大數皆到已。點明楊羅二氏亦應猛省。雖然

即知不祥。又奚益哉。張煌言已知不妙。但是身不由主。便偕同楊等追隨大將登塔。那時香雲繚繞。

如烟如霧的。四圍飛起。門內鼓樂益加大吹大播的。奏樂迎接。那兩面杏黃大旗引導。

四十名虎頭軍。八名提爐校尉。分班擁進。羣衆方走進大門。迎面忽射出一團火光。接

着砰然一聲。山崩地裂。張煌言頓時昏暈倒地。耳邊好像有人呼喊道。天時已到。可以

醒了。張煌言兩眼睜開一看。那有什麼重樓大廈。仍舊倒臥在石榻之上。那時夜色已

深。轉看左右。祇有楊羅二人。與白猿振華。伏睡在榻下。各皆睡得非常酣熟。再看光漢

那個白猿。却八方也尋找不得他的踪跡。不得踪跡。尚可留作許多事業。苟與振華並臥榻下。則同歸於盡矣。故此吾為振華就憂且為光漢慶幸也。比

時張煌言忽想到夢中同行的諸人。便悶悶不樂。即起身焚香端坐。敬卜一課。展眼一

看。大吉大利。再也沒有完善盡美的了。張煌言忽暗忖道。當時還有恢復漢土的希望

嗎。秦極即是不象。祥極即是凶兆。筮卜之中本有一種反動之表現。當局者迷。每多自誤。雖明達如蒼水公。尤不能免。此可見審機度勢乃大難事也。他這句話尚未說出。忽聽

人聲鼎沸。直擁進洞。紛紛嚷道。就在這個洞內。拿人要緊。張煌言見此形狀。急喊楊羅二人道。二兄快起來。大事不妙。洞門……尚未接說下去。楊羅二人都翻身躍起。白猿振華也接着跳起身來。大眾方迎出洞門。突見許多彪形大漢。各持長鎗短刀。擁進洞口。爲首就是李占奎田勝二人。李持一柄扑刀。田執一柄七星劍。進洞同向張煌言撲來。好個振華白猿。一轉身抓起他防身的短棍。迎舞向前。楊羅二人也各自抽出長劍。向前迎敵。無奈敵衆越擁越多。把個石室大門。緊塞得水洩不通。洞外的人衆。隔着走不進來。洞內的消息。一時又傳遞不出。況且洞內祇有方丈大小的地面。縱使楊羅等萬能英雄。已無用武之地。此時人多勢重。就可以佔勝了。故而白猿振華。尙未舞開短棍。早被許多莽漢。蜂擁上前。亂刀齊下。活把個忠義白猿。砍得分屍解體。楊羅二人。武藝本不甚高超。一見白猿喪命。都有些亂了手脚。此時張煌言見大事失敗。再默忖夜間之夢。與所卜的一課。也知無可挽回。便向楊羅二人喝止道。二君可不必動手罷。咱們大數已盡。大數已盡一語正與夢中金甲神所言昭合天意人事確有定數在也百年終是一死。還說些什麼咧。要到何處。

咱們同走便了。楊瑛羅綸也知力不能敵，便將長劍一擡道：「得從我公之後，雖殺身粉骨，也是很榮幸的好得很。」又向李田等敵衆說道：「你等係奉命前來，咱們都隨你等前去。少說閒話，你等不必動手，快些準備船隻罷。」李田等衆見張等如此爽利，喜出望外，那敢再動手脚，便垂手答說道：「一切齊備，就請諸位大人發駕。」復又吞吐說道：「還有一件公事，須求諸位大人原諒。」接着就捧出三副手鐮脚鐮，楊瑛羅綸二人看着，頓時臉色沉着，大不瀨意，又要與他對抗。張煌言便向楊羅笑道：「咱們性命已不能自保，何必再計較這些小節咧？是殺是剮，全聽他們辦罷。」復向李田等招手道：「你等快些拿出來，不必再說什麼啦。」

爽利暢快蒼水公舉竟高出楊羅二氏一籌，識廣大迥非常人所能及也。

李田等初見張煌言那般氣度，仍慄

慄爲懼，不敢近前，復聽他的語意真誠，方將刑具捧上，由張自取自套。李田等仍作恐懼的形狀，連聲告罪不已。楊羅二人見張煌言既這般爽利，也就別無異言。大衆安頓既畢，張煌言便起身說道：「天色不早，咱們也不必驚動多人，要走就趕快罷。」於是獨自向前，走出洞口。楊羅二人追隨身後，敵衆左右包圍着，擁着一團，半扶半架的走出石

室。那時夜色已深。真是神鬼不知。鳥獸不覺的。從孤島後路。棄岸登舟。仰觀星斗交輝。

波瀾寂靜。李田等直擁上船。夜色昏茫之中。彷彿泊岸。約有二十餘艘巨船。誰也不敢

怠慢。都不張燈火。不發號令。悄然無聲的紛紛解纜離岸。若是邀功圖利李田二卒之用心亦良苦矣方出海港

約一里許。忽見孤島之上。發現一片火光。自山巔飛奔而下。此乃是張等左右從衆。追

趕援救。直到海岸截止。此時張等船舶均揚帆出港。雲水蒼茫。已可望而不可救。張惶

言遙見此狀。雖胸襟曠達。也不免鼻酸心痛。不禁的仰天長嘯了幾聲。接聽那孤島之

上。猛發現一種哀慟的聲浪。接着又聽另有一種極慘厲的哭聲。其音清脆酸痛。嗚嗚

咽咽。慘不忍聞。張等聽着也知此聲乃係那白猿光漢。其他乃是左右侍從。因援救不

得發此音響。未久。那一片哭聲。漸漸散盡。再聽那慘厲尖銳的哭聲。轉向山林中環繞。

悠然綿長。久不歇止。光漢白猿因一時疏防而貽誤大事。閱者多責光漢。究非人類不足特賴要知其中實為天數所定。恐雖增什伯光漢白猿亦難破此劫。如此則不應責光漢疏防。所謂

人事可以挽回。天數實難扭轉。今聞光漢若早哀鳴。雖蠢如豕犬亦必為之酸鼻。而光漢白猿比時之心痛更可知矣。東方發亮。各船均已行遠。那孤島遠離

也進了無何有鄉。祇有海波長鳴。與天風怒吼。張等自此視死如歸。都雙目緊閉。默誦

佛經。其他不作一語。海程的歲月。如逝水一般。轉眼就到寧波府境。比時寧波太守周寶忠。早奉上憲特命。委囑勸張悔過。並勸張承受清廷官職。就可即時榮顯的。所以張等船舶。纔泊近岸。那周寶忠。率領當地士紳。全班差役。迎到海岸。張偕楊羅二人下船的時際。周寶忠一眼瞥見。急迎上前。猛見刑具披帶齊全。便佯責李田一番。親自將張等刑具解除。並將自己所乘的四人轎。讓給張煌言坐乘。又特備便轎二頂。供楊羅二人乘坐。鼓樂喧闐。引入府署。特備一室。供張等三人起居。朝夕特派當地士紳。環繞張等左右。風花雪月。隨意高談。却絕口不談張等的犯案。張煌言等除却。不能出入自由。而外。其他一切招待。非常優厚。鬧得張等三人。都不知周太守的用意。各自暗忖。稱奇。誰也不便詢問。好在張煌言自失敗後。早拿定視死如歸的主意。終日閉目靜坐。不發一言。無論遇着什麼大紳巨吏。他總是將雙眼緊閉。不輕易開口。問答一言。楊羅二人見張如此。也都如法待死。由此已混過一旬。那些士紳。或平日與他相識的。百般引他說話。張煌言總是閉目不答一聲。一日忽有當地一個酸秀才。姓郭名禮。自號民愚。

特來請見。並說但求一親道範。別無所求。張煌言見他來得奇突。便允接見。入謁之後。張忽啟目視之。見郭禮氣質清逸。却非俗流。遂與他畧談了幾句閒話。誰知郭禮見左右無人。就袖呈一簡。張煌言接着折開一看。原來是七律詩二章。那詩中大意。彷彿是預輓張等三人。並寓有進諫他等速死爲佳之意。其間有一聯云。浩氣雖埋新社稷。沉魂猶允舊衣冠。獻詩贈韻亦文人恒有之事但不祝人壽而相弔人喪如郭禮者亦一斯文怪物矣張煌言讀到此聯。卽拍案大喜道。想不到老夫囚此十日之中。竟能得一翰墨知己。今如此見愛。老夫死亦瞑目了。卽將這一幅詩牋。扯得粉碎。吞入腹內。遂與郭禮定生死莫逆交。大談古今忠義等事。楊羅二人也都因此與郭禮攀談起來。性情相投。也都愈談愈覺親密。周寶忠也利用這個機會。便請郭禮朝夕進署。專與張等周旋。又過兩日。張煌言就將他興師復漢等事。一一對郭說明。要將他隨身攜帶的文稿。以及行軍雜記。共二十卷。轉贈郭禮。後來張煌言等行軍的苦辛。以及最後入島收猿等事。都賴郭禮之力。代爲宣傳的。這等皆是後來的事。暫按不提。不有蒼水公之爲人則無奇事可紀不有郭禮之爲人則無人的事暫按不提代其宣傳蒼蒼欲遺就一人洵不知須費許多方法殊不易也再說張等在寧波府

署之中。不覺已混過一月。一日周寶忠忽奉_上憲之命。將張等護送進省。那時浙江巡撫丁朝棟也以最優的禮節迎張等入署。未過三日。丁朝棟就親勸張等降清受職。此時張煌言方長歎兩聲說道。某等雖承美意。實難遵從。今日某父死不能葬。家破不能歸。國亡不能復。已是死有餘辜。百身莫贖。更何面目。再生存世間。今日之事。惟求速死。其他各事。可不必再說。閣下如不憚煩。可就莫怪鄙人。不再答言了。言訖。復雙目緊閉。不再作聲。丁朝棟見這事無可挽回。於是飛奏清廷。延至九月七日。始奉清旨定罪。張煌言偕楊珺羅綸二人。慷慨就義。是日風沙蔽日。天地昏暗。鬼神哀泣。草木悲鳴。天地為動

草木為驚鬼神為泣全城人士為其浩歎憤激益顯蒼水公具有夙因來歷不淺也

張煌言就義時。先向金陵遙拜。九叩首大禮已畢。便

仰天狂笑三聲。就瞑目端坐。引領待死。死後。忽覺香雲繚繞。天空彷彿發現一片鼓樂之聲。飄搖而散。全城仕女。都傳為奇聞。無不隱憤填膺。臨風洒淚。當時蒼水公妻子。皆先期而死。遠近族人。皆畏罪四散。就是他的姪孫張斌也。遠在閩省。奔走繼其叔祖未完之志。得信之後。他就星夜奔到杭州。張煌言以及楊羅二人都經丁朝棟代為厚殮。

並由杭紳張文嘉萬斯大二氏將這三副遺骸葬在南屏之陰。碧血長埋。直待張斌掃墓的時際。那墓前的松柏參天。草深丈許了。接說張斌幼年。本生有特性。曾在乃祖左右。追隨五年之久。蒼水公也愛他篤厚。蒼水公而能對張斌獨垂青眼足見此翁老眼未花張斌將冠時。曾親授他的

文學。並專聘武士二人。教授他的技藝。張斌本聰慧過人。事無不好。學無不成。他的性

情暴躁。頑皮尤較尋常兒童更甚。親族間都對他厭惡。惟有他的叔祖蒼水公。却另眼

看待。並時向友朋贊美道。斌孫氣宇非凡。性情篤厚且靈敏。將來或可繼我之志。做天

下事。有蒼水公之為叔祖即有張斌之為族孫乃祖固屬善於教誨而張斌之實質若不特奇雖有乃祖循循善誘亦未必成材也由此他愛張斌越深。張斌對

於這位叔祖越敬。不多幾年。張斌的學業果然猛進。真是文韜武略。無不知曉。自張煌

言遁跡孤島之後。張斌適在寧波。給他乃祖照應家務。嗣因張煌言的眷屬被捕。妻子

一一喪命。那是他往鎮江另謀活動。後得此凶耗。就星夜奔歸。料理他的祖母族叔身

後的喪事。誰知他辦清諸事之後。纔往閩省。默想浮海專尋他叔祖的踪跡。誰知未曾

駕海。就得着蒼水公就義的凶信。復又飛奔赴杭。那時張等墓草芊芊。早已身離人世。

了。張斌復聞他叔祖身後之事。乃是張文嘉萬斯大二人辦理的。他便尋訪張萬二人。細詢一切。然後又聽說他的叔祖有許多遺稿。寄托在甯波郭禮處。他又趕到寧波。查問了一番。遂將他叔祖就義的情形。調查明白。復又轉到杭州。在他叔祖墓前。哭祭了一回。並倡言自誓。要繼續他叔祖之志。大好男兒張氏有後矣那裏曉得這個風聲傳播出去。浙

江巡撫丁朝棟。當卽就下了一道密令。嚴拿治罪。幸喜此風被張文嘉探得。連夜飛告張斌。並催他趕緊設法避禍。張斌得這消息。一時失了主張。默忖浙閩沿海等處。雖然可以藏身。無奈都是他叔祖曾經屯兵之地。易惹地方長官注意。萬難潛形。要想另往別處。又苦人地生疎。無處投奔。轉輾默想。許久方想到洞庭湖。顧鵬的所在。萬流歸宗一筆拍到本題因顧鵬與他叔祖。也是患難之交。川滇等處。尙有川東七傑。與一夥有志之士。正天衣無縫在秘密活動。或者可以入夥辦事。給他叔祖吐氣。也說不定的。好在他的身邊。尙有他叔祖入島後。給顧鵬的一封信。本想張斌到無處藏身之時。就持書前往相投。此時他清出這封信。正好作用。急喬扮行商模樣。奮身前去。那知川東七俠。比時業已失

敗。東流西散咧。再說張斌那日與顧鵬晤談之後。復與馬騰雲。梁立通。以及顧氏父子。祖孫等。一一相見。歷談蒼水公一生辛苦。爲國殞命。大眾無不唏噓歎惜。前文已經說明。不再贅述。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一月。那川東之事。因爲董學禮。李國英等。戒防極嚴。一時不易入手。此爲前文結束一筆。然後方可別生枝節。他方又沒有什麼消息。別人尙不發急。祇有馬騰

雲與梁立通等。心急如火。常自默然道。川東既然沒有發達的想望。咱們應當另謀別的辦法。若在此處再住一百年。也是不能濟事的。梁立通因與顧鵬有郎舅關係。惟馬騰雲與顧鵬。乃是初交的朋友。長久閑住。分外的焦灼。真如熱鍋底上的螞蟻一般。起坐不寧。馬騰雲急須求去。亦是人之恆情。吾以爲馬之欲去。並非因與顧交不深。恐衣食久累。實係急於做事故耳。一日。大眾又聚會在一所閒話。漸

漸談到時事。馬騰雲便開口說道。咱們似這般長久閑住。終不成事。咱們都應想個辦法纔好。顧鵬急應道。現今川東是不能存身。別處尙無消息傳來。眼見閩浙兩省的義師。又風流雲散。就想舉動。又往何處去着手呢。俺看浪迹江湖。四方去打野食。似非長策。好在咱們同道甚多。總可有着手的機會。你請安心少待。還怕無事做嗎。馬騰雲聽

說雖不作聲。心裏總覺這話不是辦法。大眾閒談散後。馬騰雲也不再與衆人商量。當晚寫了一封長信。畱給顧鵬與同居諸位。次日清晨。便檢點他隨身的包裹。不辭而別。直到天色入午。大眾同用午飯的時際。八方找他不得。最後在顧鵬案前。找得一封書信。方知馬騰雲已不辭而去了。大眾無非議論了一番。都說他的性情急燥。彼此感歎了一會兒。也不再提起。其間祇有顧鵬。雖不作聲。心中却非常着急。他默忖馬騰雲本是一員統兵的大將。雖屬謀復漢土的同道。究竟與江湖豪傑不同。各方認識的友朋。也不甚多。他此番前去。除却轉身入川。別無他路可走。況且他乃川東七傑之一。官家非常注意。他的形狀。又不易改裝。一旦被人看出破綻。祇有一死而已。故顧鵬想到這事。越發發憂。顧鵬因馬去後引以爲憂。確是馬之知己。人生得一如此。可以無憾矣。是日入暮。他郎舅二人對酒閒談的時候。顧鵬就將這番苦衷。暗向梁玄通說了一個澈底。梁玄通猛聽這話。他一時豪興勃發。便接着說道。既有這等危險。咱們應該挽救要緊。顧鵬道。他已走去。這又如何挽救呢。二人默想計議了半晌。最後還是梁玄通自告奮勇。跟着尋找他的踪跡。果能中途相遇。

再追他回來。另謀進行的辦法。二人計議已定。次晨梁玄通也不與大眾說明。默然而走。欲知他此次能否尋得馬騰雲。中途可發生別種枝節。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蒼水公始終以恢復漢土是謀。百折不回。爲國捐軀。其名垂萬古。理所宜然。蒼水公雖死。實不死也。但吾人若以世俗之眼光觀之。以其若是之爲人之處事之愛國。肝膽照人。可稱無絲毫污點。而最後收場。有家難歸。有鄉難返。妻子不能相顧。卒至舉家以生命殉之。蒼蒼待人。亦未免太酷矣。雖然不有此等結果。又烏克享千秋不朽之名。此吾人又爲蒼水公。作不幸之幸觀也。

第二十六回

風塵客半途遇惡客 勢利人野店欺病夫

話說馬騰雲悄然走出顧宅。他也不分東南西北。首先就跳上洞庭湖的帆船。出門不先

魯莽概可想見梁山泊之花和尙黑旋風等不過如是也

不多一會。那帆船啟錨揚帆飛去。方行到湖中。馬忽想道。咦。俺

這是往那裏去呀。一時他想返川。赴粵。往閩。入滇。總覺不能決定。又久。他忽想着北京。默忖道。都說這個所在。乃是個繁華地方。當今天子。尙住在城裏。俺若去抄他的老窩。豈不是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嗎。他一時默想。直望着湖中波浪起伏。好像此身已到了玉關皇宮。把個皇帝萬歲爺。一掌打跌到丹墀之下。哀求饒命似的。這一種愉快。也不知怎樣排遣纔好。於是決定趨向。不再他往。是日。幸喜風順。一帆高掛。日光尙未西落。遣帆船已飛越洞庭。大眾紛紛給船錢。馬騰雲急從衣袋裏。掏出一把散碎銀子。他也不再問值多少。順手就賞給船夫。匆匆登岸走去。大眾見他那般形狀。都兩眼覷定他。好笑。何以好笑不過因其形狀難堪不應如此揮霍然則窮人卽不應放手用錢歟人情淡薄如是如是其中祇有一位中年旅客。年紀約在四旬左右。蓄着兩撇枯黃鬚鬚。高聳着一隻鷹鉤鼻子。兩隻老鼠眼珠兒。灼灼價目光四射。

當時他惡狠狠盯了馬騰雲幾眼。就緊跟着他的身後下船。馬騰雲登岸之後。他隨身祇有一個包裹。一條木棍。直向人叢稠密中前走。眼見着日落黃昏。街市上的燈火明亮。天空中的飛鳥。都紛紛歸林。馬騰雲望見街市左側。迎面見有一座客店。坐東朝西。三開間明敞瓦屋。兼做酒樓飯莊的買賣。他便向後走去。乃是三明兩暗的三進草房。開最雖然狹小。牆壁却煥然一新。修理得非常清潔。當時一個茶役。笑迎上前。引着馬騰雲前後繞了一周。便選了一間上等客房。馬騰雲剛要跨步進房。那茶役就向他上下打量了幾眼道。這是高等官房。每天須二錢銀子的房價咧。問得未免小看客人小人鼠目寸光。不過如此。馬騰雲聽說。老大的不樂意。便將兩眼圓睜着說道。你量定大爺沒有錢嗎。茶役見他這般凶狀。嚇得到抽了一口冷氣。急忙改口笑道。大爺莫要見怪。咱們此地是這等規矩。必須先報房價。免得臨時客人說話。誰敢量定您老沒錢咧。茶役洵善於說話宜乎馬騰雲墮其術中馬騰雲這纔不再作聲。定了那間住所。客人落椅既定。照例茶役沏水獻茶。忙了一番。然後再問酒飯。此時馬騰雲已枵腹雷鳴。辘辘作響。當即要了一盆紅炖牛肉。半個豬頭。一壺高

高粱酒。一桶大米乾飯。還要了一大碗八寶神仙湯。頓時喫渴了個飯飽酒醉。他正喫飯之際。那客房門外。忽又鬧成一片。仍是茶役等忙着接客。此次接客又與前不同何故馬騰雲正在

舉杯獨酌。無意中向房外看去。祇見四五個茶役。忙得兩臂飛起。你來我往。好像穿梭一般。不曾歇止。人人都笑逐顏開。不似招待他的那般神氣。馬騰雲旋飲旋想。道這必是接着大帮買賣了。所以忙得這般高興。轉又自想道。單人獨馬的行路。似這等冷氣。真不是人消受的咧。足下且慢牢騷請看後文還要氣得眼中冒火酒飯既畢。半晌也不見有一人進房。打箇照面。

馬騰雲接喊了幾聲堂倌。收碗泔水。祇聽有人應聲。總不見進來一個人影。他便起來走出房門。祇見對房的房門大開。那房裏圍着四個茶役。一人掃地。一人洗抹桌几。一人給那旅客。鋪疊行李。還有一人。手裏捧着一把紫沙茶壺。欲行不行的。祇顧陪那位客人說話。再看那位旅客。尖嘴削腮。蓄着兩撇枯黃鬍子。並非什麼貴客。就是與他同舟共濟的那箇中年漢子。馬騰雲一眼瞥見。同是一箇客人。何以那些茶役。招待得這般差異。不由得兩眼圓睜。那一腔無名窮火。忍不住的直向上湧。世態炎涼人情淡薄又何祇此馬騰雲所見亦太不

廣 接着又惡狠狠的喊了兩聲堂倌。仍舊聽着那些堂倌。有聲無氣的應了一聲來了。還是不見他等轉身。且聽他等七言八語的說道。看着沒有些兒人形。脾調却擺得不小。量他那一副乾骷髏。也炸不出油水來。又有一人說道。人不可以貌相。或者他是個土皇帝咧。又一人冷笑說道。土皇帝。土大王。手提着一根。打狗棍。就能打得出金元寶嗎。他的嗓音好。讓他乾叫幾聲罷。馬騰雲聽了這番話。真是忍無可忍。五官冒火。七竅生煙。便甩開一掌。將他桌上的盃盤碗盞。掃了個落花片片。盃盤碗盞何辜受此慘劫。若以理論。彼盃盤碗盞等。真不知向何處呼冤叫苦去矣。那嘩啦一聲。早驚得對房四個茶役。一同飛奔過來。大眾還冷言冷語的說道。客人您吃飽喝足了。還來這一套武把式麼。您老要曉得。咱們這小店裏的傢伙。都是有價錢的。您老高興。咱們捧他千兒幾百件。給您老高興罷。正待接說下去。馬騰雲便使一個箭步。飛到一個茶役面前。不由分說。伸手向他顛邊。就掃了一掌。活把那個茶役。打得白眼直翻。倒跌了十來步遠。其餘茶役。尙不知機。一個一個都擔拳擦掌。紛擁向前道。反了反了。你是什麼大好老。敢伸手打人麼。於是同奔上前。都想以多勝寡。馬

騰雲他本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時節對着這幾個猴兒。那裏放在心上呢。牛刀小試耳。馬騰雲出手打人。

乃是此行中第一次也。祇見那幾個茶役。七手八腳。亂作一團。他也不與彼等鬥嘴。祇待四個茶役

直擁向前。方到馬騰雲身邊。還未伸手向馬撕扯。馬騰雲舉手就用個單刀直入式。首

先兩個茶役。適當其衝。劈面又掃了一掌。二人都被打得站不定脚跟。向後仰跌。馬騰

雲就乘勢搶進一步。兩臂向左右分開。使了一個雙龍出水。接着他見這幾個茶役。都

是囊糟貨。他便放開手法。亂舞流星。籠統的使了一套雪花蓋頂。早把那四個茶役罩

住。打得馬倒人翻。瞥眼之際。馬騰雲就一手扭住了一個。其餘的都跪倒。哀求饒命。以

不再在對房唱。佯腔說冷話呀。當時帳房裏的管帳先生。與廚房裏的夥計。和對房新來的那位中年客

人都飛奔進房。詢問原故。馬騰雲也顧不得從頭細說。祇連聲嚷道。他等既說什麼物

件。都有價錢。咱們就鬧大些。再說話罷。大眾都聽不明白頭腦。衆茶役又夾在其中。七

拉八扯。嚷得人頭腦發昏。各方面好不容易。方將馬騰雲勸住。那管帳先生。從中無非

說了些好話。又將那些茶役。斥責了一番。纔把馬騰雲的憤氣壓平。這一場武劇總算

是糲糲糊糊。告一段落。但是那位中年旅客。就乘此與馬騰雲親近起來。

乘機而入是馬騰雲之幸歟抑

其不幸歟其間大可耐人尋味

接說那位中年旅客。姓胡名必昌。表字耀堂。乃浙江紹興府人氏。五世做

幕。今到胡必昌這一代。他自考得一名秀才之後。就加捐了一個典史。分發湖廣。他便隨從在上峯左右。朝秦暮楚。眞忙得非常順手。到省以來。不滿五年。他曾署理過一次實缺。得過三次很優美的差委。現今加捐了一箇過班大八成知縣。這次作客。乃是進

京引見。並奉有上峯的密命。就爲川東七傑。流散在浙鄂等處。湖廣巡撫周昶。密報清

廷。請兵助剿。胡必昌奉着這個使命。正好乘此邀功。

此等使命無非升官發財之左券。彼胡必昌持之當然視如奇珍異寶。不過對於國家與

人民之種族問題終難免賣國求榮之誚耳

故而他這次北上。却抱着有莫大希望。並想借此帶缺出京呢。當他

渡湖時際。就頗注意馬騰雲的行動。今暗自跟隨。落此客店。本想借個機會。與馬接談。難得在這一場。他便插身而進。復幫着馬騰雲將那些茶役。斥罵了幾句。待那些茶役退出房去。他就伸手揪着兩撇老鼠鬚。笑着便向馬騰雲詢問名問姓。馬騰雲猛的聽他這般詢問。不禁的眉頭緊皺。頓覺有些難心。暗忖俺信個姓名。却萬不能夠實說出

來的躊躇了一會兒。方想到顧鵬曾經給他造過箇假名號。便說道：俺姓牛。名叫做在田。表字牧村。祖籍是四川宜昌府人氏。信嘴胡謔了一大套。胡必昌聽着。便默忖了許久。纔冷言冷語的說道：足下的名號真風雅得很。向來營幹何種貴業呢。馬騰雲不會道出真實姓名總算一時神經靈敏不過彼假造破綻早被胡必昌參透矣馬騰雲應道：俺向來是做藥材買賣。胡必昌聽他是個藥材客。

人。便冷笑兩聲。不再說別的話。馬騰雲轉詢他的姓氏名號。胡必昌一一說明。也將他本身事業。瞞過不談。祇假說他是個販賣京廣貨的行商。這次是往北京去採辦京貨的。馬騰雲聽說。更覺欣喜道：老兄這次往北京去嗎。真巧得很。恐胡必昌問得馬騰雲之行蹤亦必暗稱曰真巧得很

俺也是往北邊辦貨。這次還是頭一遭。咱倆大可以同行啦。胡必昌道：你若往北京去販買藥材。未免太不合算了。馬騰雲聽說。默忖自己的話兒。確實說得不合理。急自行轉灣道：俺販藥乃是帶順的事兒。實係是專去探訪親友的。胡必昌便道：俺看京城裏頑意兒甚多。還是另辦別樣貨物。利息厚些。馬騰雲道：俺也是這個主意。因俺不會到過京城。此時所以捉摸不定。難得老兄同行。真是再好沒有啦。果再好沒有歟。吾恐未必馬氏無異自投羅網將來必有

追悔莫及之日也。

胡必昌見他這般親近。他反冷淡說道。或者咱們同行。也說不定的。二人說着談着。不覺已到晚膳時候。胡必昌便特外要了幾色葷菜。一壺高粱酒。移樽就教。都送到馬騰雲的房裏。你斟我酌。對飲了一個酩酊大醉。這纔各自歸寢。次日清晨。馬騰雲本想趕着上路。不料天公忽然留客。一把子牛毛細雨。紛紛落下。若依馬騰雲的急性。仍想冒雨登程。祇礙着胡必昌從中阻攔。道橫豎早遲到京。都沒有關係。何必急在這一天半日。咧。寧可三天餓着肚。不願天雨走長路。你可想這事的辛苦了。馬騰雲聽他說得很有理。又自忖道。俺到京城裏。也是閑住着。今在此地。也不過是閑住着。橫算兩五。直算一十。倒頭總是一樣的事兒。未必是一樣事兒。雖阻雨數天。其中關於馬騰雲之前途。確有莫大進出。風雨聯窗。酒閑話胡。必昌則大有深意。存焉。馬騰雲不知其詐。宜乎受最後之波折矣。便就暫住下來。誰知那個雨點兒。越落越大。不覺連落了五整天。纔看着一線日影。足候到第七天上。他倆方勉強上道。那避雨的六天之中。胡必昌真把個馬騰雲。捉在手掌中。頑耍。直把個馬騰雲。頑得俛首貼耳。險些將他的真面目。流露出來。但是胡必昌。已將馬騰雲的真相。業已看透了八九分。不過尙不敢決定他就是朝

廷要犯馬騰雲罷了。復又暗忖這一篇大賬。總必須到北京城裏。方能夠結算的。此時大家祇好蓋好葫蘆。搖着頑啦。主意打定。也就不再胡思亂想。妄用心機。二人登程之後。逢陸乘車。遇水行船。曉行夜宿。那風塵跋涉之間。有二人結伴偕行。倒也不覺寂寞。他倆自離洞庭湖畔。一路就直奔武昌。這都是他倆往來舊遊之地。一輩過江。他倆在漢皋地面。祇勉強耽擱了一夜。次日就僱定兩輛長途的雙套驃車。並兩個騾夫。二人攏合起來。祇有一肩行李。直出武勝關。經過河南的屬地。直向北京奔去。沿途二人對酒談天而外。別無他事。一日。正是冬季的長至節。他倆行抵蘆溝橋。離京已不多遠。此時纔過正午。若是平常趕路的旅客。祇須加緊一鞭。就可以趕進京城晚膳的。無奈那日非比平常。當清晨他倆登程的時際。那一片赤日。早被烏濃濃陰雲。籠罩得不見一線光兒。接着北風陡起。如尖刀利刃一般。撲面吹來。真可以使人皮開肉裂。痛入肺腑。此等痛苦。不過感受風刀霜劍相逼而已。仔細思量。仍算不得切膚之痛。彼馬騰雲未來身受之痛苦。恐較加於十倍以上也。入午。越逼越緊。陰霾黯淡。黃沙迷漫。霎時間便宇宙昏黃。天地沉寂。未幾。飛花如絮。一片一片的。掌大鵝毛。如飛綿洒粉似。

的紛紛滿得行人不能睜眼。轉瞬之際，各人的征鞍上面積雪已堆得二寸餘厚。路上鋪綿枝頭掛絮，沿路上的荒村野店的屋角牆頭，早被一片聖粉似的雪花密密層層點染的霄壤一色。偶見一兩箇鄉村的農人，頂笠披簑，也都鬧得鬚眉俱白，祇有數點寒鴉，聳肩縮頸的在枝頭安息。其他就是一縷炊煙，在鄉間屋角之上，纏綿發青。又見數枝鐵骨梅花，與一灣結成冰塊般積水，不受雪花欺壓。此外放眼看去，玉宇瓊樓，儼然是一片燦銀世界。二人冒雪趕到蘆溝橋，那雪點兒愈落愈大，其勢不能再往前進。天意爲蘆溝橋客店，商人究是馬騰雲之幸，抑不幸歟。二人便在那座橋側，尋找得一所客店，各將行囊馬匹安排既定。他二人此時已不分彼此了，便選定一間客房，架着一爐烈火，征鞍纔卸，盥沐既畢，便一言不發，就要了許多酒菜。他倆便胡亂喫喝了一頓，直鬧到時近三鼓。馬騰雲已現出幾分酒意，胡必昌便默付了許久，驀地間向馬問道：「牧村兄，明日若是天晴，咱們都可趕進京城了。老兄是先落客店，還是先去訪親呢？」我爲馬騰雲設想，應以先去訪親爲佳。馬騰雲接說道：「你往那裏去呀？胡必昌道：俺是先落客店，再想辦法。馬騰雲道：咱倆還是住在一處，橫

豎俺也是要落客店的。胡必昌便將眉頭皺了幾皺。方接說道：同住不同住，都沒有什麼要緊的。倒是北京城裏，却與尋常的所在不同。當今天子定鼎的都會，那些旗人韃子，小心眼兒又多。老兄莫要見怪。您向來是最好說話，倘若鬧出兩箇岔子來，却真性命之憂。懋喇。

此說出於胡必昌之口，似近於恐嚇。然在清帝入關未久，嚴防漢人一切行動，却有此等現狀。

馬騰雲聽說，便將雙眼一瞪，正要

說話。胡必昌復又搶着說道：這話兒可又說回來啦。這京城乃是漢人的所在，應該是咱們的世界。沒有他等存身的地方。如今反讓他等來耀武揚威，咱們都不敢大聲說一句話。這豈不是最痛慘的事嗎？但是江山已被他等霸佔了。咱們的勢力，又敵不過他。祇好吞聲忍氣，受他們凌虐。他說到這句話，驀地舉拳，在桌面上擂了一下子，又惡狠狠的長歎了一聲，怨氣道：嗜俺自恨，錯走了道兒。做了個行商旅客，倘若俺是高坐壇上，身擁重兵，早就興兵伐罪，直搗黃龍，怕不將這些胡兒趕出山海關外嗎？那時你我漢人都可少洩不平之氣了。

這番話正大光明，頗有大丈夫之俠氣，惜乎言不由衷耳。

他說話之際，瞪直了一雙眼珠。

兒，怒惱得兩眼冒火。馬騰雲猛聽他這番說話，非常驚喜，接着滿飲了兩杯酒，又拱手

說道。老兄還有這番美意。可真佩服得很。此時倘有這等機會。未知老兄可能丟了商人。不幹。再幹這等驚天動地的事麼。胡必昌聽說。並不少加忖度。接口就說道。哎呀。這就難說了。果真有這等機會。俺的性命也顧不得。那還顧得買賣。好在俺是小事。小事都能幹的。統兵起義。與獨身行俠。都是人幹的事兒。就祇恨沒有這個機會罷了。機會真有

無如足下不如是做也

他說時。也滿斟了一杯白酒。纔端起來。忽見馬騰雲自指着說道。胡大哥。你

可知俺是什麼人呀。胡必昌聽說。頓將酒杯兒放下。兩眼忽覷定馬騰雲。上下默看了

半晌。方說道。你不是那販賣藥材的客人牛牧村嗎。馬騰雲冷笑說道。你可知俺這

次進京。究竟爲的什麼事咧。胡必昌越發驚異道。你不是來訪親覓友。帶辦些京貨嗎。

假裝得真像小人之見事固靈而用心亦真是苦極矣

馬騰雲祇冷笑了三禪。也不再作一聲。又連着喝了三四盃白

酒。直喝得一對眼珠兒發怔。不住價鹿鹿的放火光。臉皮早已紅而且紫。口中蠕蠕的

翕動道。胡必昌……胡大哥……你可真是個好朋友嗎。你是不是一條好漢子咧。胡必

昌聽他說了這兩句話。真不知應當怎樣答話。又久。方說道。牛老兄。咱倆同走了二三

千里路程不多也。打夥兒共了二十多天。俺胡必昌的爲人，你還不明白嗎？

胡伴問馬何不明白其爲

人正欲稱其明白之意，馬偏自認爲明，白雲則馬對胡之爲人真不明白也。

馬騰雲連連點頭道：「好的……好的……」胡必昌又接說

道：「俺遠有一種古怪脾氣，向來是喫軟不喫硬的。今如你牛大哥若派俺去辦事，俺就是碎屍萬段，也是心甘情願的。倘若有半個字兒虛言，俺就……馬騰雲忙攔住道：「好了。好了。老兄既抱有這等的美意，什麼事兒都好做啦。如今實對你說了罷。俺不是什麼販藥的牛在田，乃是川東七傑之一的馬騰雲是也。俺今來此，正因韃字酋長住在此地，俺纔趕來做他一兩樁驚天動地的事兒。那纔顯得俺馬騰雲的利害。胡大哥，你既然有這番美意，咱們都是一家裏的人，你我已成了一家人。俺勸你也不必去行商。今後咱倆就夥着幹罷。」胡必昌聽說，暗自驚喜，復又問道：「牛老兄，你可莫要是喝醉麼？」馬騰雲便將兩眼一瞪道：「什麼牛老兄，狗老弟。俺馬騰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誰還騙你不成麼？」

就怕他是說醉話並願其是不說醉話，而馬亦不自認爲醉話，然馬氏危矣。

他接着又將生平經過各事略說了個大概。

最後談到感慨的時候，就拚命的抱着酒壺不放鬆。因此酒喝得越多，那些舊話越說

不了。又因他重提往事。很易感慨。那酒量越覺放開。一盃一盃的灌去。也不自覺醉。實則那時已醉爛如泥。祇差不會嘔吐而已。此時胡必昌聽馬騰雲說到後來。顛來倒去。祇是那幾句話兒。他聽得很覺厭倦。

真情實狀誘得之矣。當然對彼厭惡小人處。世交友大抵如是。此不僅胡必昌一人已也。

復將話頭岔

開。遂順着馬的口氣。敷衍了幾句。方將馬騰雲引入睡鄉。再聽街市上的巡鑼。啜啜已敲了四更。胡必昌急將殘羹賸汁收去。又尋出文具。將馬騰雲前後所說的一番話。扼要的記了個概略。方解衣就寢。這一場酣然而睡。他倆足睡到次日午後。那陽光業已西沉。又因各人腹中的五臟神。都活動起來。這纔驚醒。胡必昌醒後。尙不自覺困倦。惟有馬騰雲醒後的形狀。却與前一日大不相同。畢竟前一日。他在風塵勞頓之中。飲酒過量。加之飲時。又提起他生平隱慟。不能明言等事。他的身體。就無形因此大受酒傷。捱到一覺睡醒。酒性雖然敷衍過去。那所受的種種傷損。次第發現。由此他非但精神疲倦。睡醒之後。忽覺一陣奇冷。接着就火燒大熱起來了。

馬騰雲由醉而病矣。旅客身經此等磨折。可謂不幸之至。然馬氏尙不危

也。此當時胡必昌見此情狀。並不注意。仍將昨夜馬騰雲自述的話兒。重新詳細詢問。馬

騰雲照着他酒後說話。又重了一遍。說得一字未加變更。胡必昌這纔放心。方信他不是醉後的酒話。那時漫天飛雪。仍未息止。胡必昌置身此境。他的方寸靈臺中。惟祈禱天色早日放晴。大道上的冰雪。早一天融化。他就好強邀着馬騰雲早一天進京。如此他的大功。也就好早一天成就。指日高陞。他並可以早一天榮發財源了。一筆下來。寫四個早一天。乃是四種景况。然而馬騰雲因此數語。險遭不測也。由此午夜之間。他的夢魂顛倒。總是在這位馬騰雲的身上打主意。

此外那還顧得別種事兒。祇可憐這馬騰雲。他自那一日大發寒熱後。次日的病勢。越加凶狠。銅澆鐵鑄似的一條大漢。薰地倒在臥榻。不能夠起來。周身燒熱的如火炙一般。兩眼不住價冒火。那牕外的風雪。如掌大般的足落了三天三夜。未曾息止。簷角的水條。也直垂了尺許長。冰塊也堆結了五六寸厚。但是馬騰雲的周身燒熱。却越來越高。有時他還胡講亂說。那種病勢却很凶險。客店的主賤。都看着非常驚慌。胡必昌對此却並不在意。他每日晨起之後。祇仰首向天埋怨道。這天爺真與咱們行路人作對啦。許多天不落雪。下雨。偏偏這個時候。落得眉眼不睜。這不是有意與咱們開頑。

笑嗎。

此非是與你開頑笑乃
是爲馬騰雲等救星也

如此言三語四。總是怨天罵地的。說天色久不放晴。不能夠行

路。對於馬騰雲的疾病。却始終不提一字。

不關心事當然不提君子
小人之區別即在此點

當晚還是那位店主人

陳寶森尋到他倆的客房裏。探望馬騰雲的病症。恰巧胡必昌正坐在案前寫信。眼見

陳寶森進房。急起身讓坐。寒暄了幾句。胡必昌便突然說道。這幾天真被天爺爺害很

了。不然咱們都進京去啦。現今可真把人急壞。天晴咱們就得要動身的。現欠貴店的

房飯錢。也沒有多天耽擱。就作爲一筆算罷。

胡必昌本是爲利是圖。故以此心
理揣度店主。執知其大謬不然

陳寶森笑道。這

些小事。算不得什麼。您老又何必掛在心上呢。倒是牛爺的貴恙。您有些分兩。您老也

應該想個辦法。您老可不必多心。這並非晚生別有意思。行路做客的人。如有什麼病

症。總覺不甚方便的。

陳寶森如此關心
胡必昌應當愧死

胡必昌道。這却沒有什麼緊要。好在咱們進了京

城。就有辦法的。按陳寶森特來問病的時節。因他自己曾懂得些須著苓之術。特想毛

遂自薦的。後聽胡必昌這般說法。不便接說下去。祇好敷衍了幾句閒話。告辭去了。

一片
婆心不能表現斯
亦最苦之事也

由此胡必昌的態度。驟然大變。那言語之間。對着馬騰雲却很有些怨

色。一似你既與俺同行，就不應該生病。果真有病，也不應該裝腔作勢。難道這等身長肚大，胳膊粗的漢子，就不能忍耐這三年五載的病症嗎？似這等話兒，漸漸就當着馬騰雲直說出來。那馬騰雲本是一個混沌人，加着這一次病熱，已鬧得神昏，那還在意。然在胡必昌的想念之中，還疑馬騰雲有意裝愁，很不樂意。這可真把個馬騰雲陷入冤海去了。何止發現於今日，胡必昌心目之中，早以冤桶視馬，然亦馬騰雲自取之戾也。轉眼又混過五天，那天色業已放晴，大路上的冰雪漸漸融化，塵土尙未曾晒乾。這日清晨，胡必昌忽向馬騰雲討了二十兩紋銀，就向店主結算賬目。此時馬騰雲的病勢好像還加重了許多。胡必昌也顧不得他病，便自作主張，特僱了二輛騾車，兩名車夫，就準備束裝就道。一切準備妥貼，方向馬騰雲說明。馬騰雲猛聽這話，那時他正燒得周身冒火，便皺着眉頭，向胡必昌說道：「耀堂兄，你看俺這一病十多天，此日尙不曾退熱，眼兒尙不能下床一步，怎麼能夠行路咧？說時，哼聲不已。」言之可憐，惜乎對牛彈琴，不能動聽，奈何。胡必昌將眼一瞪道：「哈，你可是準備在此地住一世麼？馬騰雲搖頭道：「誰敢作這等打算咧？如俺這個毛病，也不得久延時日，幾天就可以

好的。就不說養好身體再走。總得寒熱退清。再進京去。那就可以安全行路了。若是此時趕着前往。偷到京之後。再添出別樣的毛病。豈不又是多累你老哥。耀堂兄。咱倆同行了幾千里路。多天業已耽擱。又何必急在這一時咧。此乃向着劊子手。訴冤終覺無補也。胡必昌便從鼻

孔裏哼了兩聲道。沒有許多孝子。能受你這等擺弄的。你生病。俺又不曾生病。誰耐煩

看你這一副嘴臉呀。何以前次移樽就教。耶馬騰雲若是有心人。聞此一言。即可明白其爲人善惡。馬騰雲聽了這番說話。便發了半

晌怔道。這生病的事兒。誰願意咧。誰也不能夠裝着頑的。你老兄固然看着心急。俺身

受的。更分外着急。恨不能一時百病消除。豈不就可以登程上道嗎。再說俺這次生病。

雖然來勢很凶。俺却自知。並沒有什麼凶險。不多幾天。就可好的。倘若再睡倒一月半

月。慢說你老兄發急。俺也得要急死了。這些閒話。都不必多說。你老兄請自酌量罷。若

能屈留多等幾天。那時感謝不盡。倘你老兄真難等候。祇好請你前一步。俺等寒熱退

盡。再進京城。專訪你去。你看這可好咧。我看好極。無奈胡必昌末必捨去此一塊肥肉耳。胡必昌忽將桌兒一拍道。

這是什麼話。你既有此心。何不早說。如今就想借病縮頭。特來與俺分路而行。可是怕

俺姓胡的沾你光嗎。你既說出這般話來。可莫怪俺使強霸的手段。老實對你說罷。姓馬的。你這句可惜說得太遲了些。現在車馬業已備辦周全。你就是病得祇有一口氣。今天也得要跟俺走的。想不到你這大漢子。還會借病用計呀。馬騰雲聽說便一蹶劣坐起來。復將兩眼一瞪道。俺偏不就走。你又能把俺怎樣。雖然不敢明說怎樣。然足下之生命益加危險矣。胡必昌

道。你真要賭狠。俺自有要你走的辦法。二人你爭我辨。許多時便越說越不好聽。祇氣得馬騰雲臉色發青。周身瑟瑟的發抖。最後胡必昌量定馬騰雲久病無力。就撲向前去。要拖他下榻。不提防馬騰雲氣極力增。猛的一掌。就將胡必昌打得一丈以外。倒跌在門前。若非門神老爺。暗助他一臂之力。他便要一個倒栽葱。栽到門外去了。門神老爺亦太多事。此等壞蛋即便一脚跌死又何足惜哉。胡必昌一時惱羞成怒。越發的要撲向前。拖着馬騰雲撕打。却又怕

自己的力不能勝。正在兩難之際。那店主陳寶森。率領三四個店夥。趕着進房。接着還有兩個同廝的客人。也趕進房。詢問原故。他倆都向衆人。敘說了一遍。大衆聽說。都覺胡必昌逼迫太過。便於勸解之中。那語意都有些諷刺胡的不是。這時胡必昌却有一

肚皮隱情。無奈不能說出一字。祇向大眾冷笑了兩聲道。好得很。好得很。各人的小名兒。各人自己都明白。如今還不曾過橋咧。你就要拆橋梁麼。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好。好得如此。說法恐怕有些心病耳。

俺就先走一步。你是要進京來的。咱們再較量較量罷。馬騰雲被衆人勸着。也不再去睬他。祇見胡必昌臉色氣得緋紅。含羞帶怒的招呼店夥。給他搬運行囊什物。他嘴巴裏還咕嚕道。自己也不想一想小名兒。你乃是朝廷的要犯。全家性命。都抓在俺的掌握之中。還怕你飛上天去不成嗎。恐怕不能如君之願。則又奈何耶。他一路咕嚕着去了。馬騰雲此時已

氣得發昏。躺在牀上。不住價歎氣。一時不曾留意胡的說話。祇有那店主陳寶森。與一

個老年客人。聽說便惡狠狠向着胡必昌。旺了幾眼。直待胡出門後。便各自安慰了馬騰雲一番。無非勸他不必發氣。安心養病要緊。接着陳寶森。又給馬診了一回兒脉。開

了一紙藥方。纔與那些客人店夥分頭散去。店主人如此熱心勸馬。實出自真忱憐憫。旅客病中之苦。况驟觀之。雖不及胡初對馬之殷勤。而其意味則高

出萬倍。明眼人自可分辨也。那胡必昌果然一股氣衝出。再也不見回房。比時馬騰雲也不在。胡必昌

身上着想。私心祇感激陳寶森。與那位老年客人。慷慨豪爽。靜心養病。他此時已打定

主意專待病愈之後。再進京城。橫豎與那胡必昌。不會再見面的啦。他默忖既定。便閉目靜養。直到晚間天近二鼓。闔店賓主人等。都已安寢。馬騰雲也招呼店夥。虛掩着房門。準備安寢。誰知他因氣極傷肝。那肝火大發。無論如何。那兩隻眼珠兒。總閉合不攏。百無聊賴。祇兩眼覷定那燈火結花。耳中祇聽着巡街的梆聲。一下一下的連敲着過去。直敲到三更時分。他纔打了兩個呵欠。漸將眼皮兒閉合攏來。忽聽呀然一聲。那兩扇房門。漸漸的敞開。接着就閃進一個黑影兒。直撲到他的牀側。馬騰雲驚地從夢中驚醒。便大喫一驚。急定睛細看。却又不禁的忻喜非常。便忙着掙扎起身。讓那來者入座。閱者諸君。欲知這來人究竟是誰。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馬騰雲悄然脫離顧宅。與顧鵬梁立通等。不辭而別。乃是勇於行義。所謂大英雄。大豪傑者。皆不慣閑處是也。若此等人。天公應加若何保護。使其順手做事。早成大功。方不負其熱心苦意。奈何天公偏不若是。動輒掣肘。斯又何說。蓋天欲福人。必先加以折磨。未始非藉此磨折。以促彼成大器也。雖然馬之事業。固

始終未能遂志。而其所享之令名。則永垂不朽。此又天公之報施獨原處。胡必昌乃一純粹小人。獍頭鼠目。一見卽知其非善類。其一生事業。則專恃投機。今見馬騰雲之舉動。安得不加注意。復聞彼卽川東七傑之一。乃清廷通緝之要犯。又安得不視爲奇貨。當然密隨其後。不離寸步也。然於馬騰雲客中臥病。則非但不作親密。反加厭棄。在胡之意。以爲祇可在馬身獲利。而不能在馬身賣力。直言之祇可謀大利。不願喫小虧。此做大事者所不取。宜乎彼之遇境。始終不能開展。未始非氣量狹小之故也。可見做好人固不易。做惡人亦不易也。

第二十七回

烽火橫來店主代客 萍水驀遇酒傭留賓

話說馬騰雲凝神看那閃身進房的人影兒。乃是那位老年旅客。緊起身讓坐。那老者忙攔阻道。你儘管躺着。若再招涼。可不是耍的啦。他說時。伸手按住馬的兩臂。順勢就在坑沿上坐定。馬騰雲倚枕笑道。這夜深天冷。您老還不安睡嗎。那老者也不應答。他祇瞪眼覷定馬雲騰。良久。方悄聲問道。老兄。你竟敢單身來此嗎。可知此地是什麼所在。未免太膽大了。

突然而來突然若是詰問不啻當頭猛擊一棒但其來馬固驟而對馬確無惡意否則必不深夜冒寒入室作此等詰詢矣

馬騰雲聽說已嚇

得目瞪口呆。旋自急辨道。俺是牛在田。販賣藥材。您老可莫要錯認人。那老者冷笑兩聲。仍悄聲說道。老朽雖然年邁。眼光却自信不花。騰雲兄。你也不必隱瞞。現今你大難臨頭。還不乘早想個辦法。馬騰雲不禁的兩眼發直。轉聲問道。可是俺的病勢不佳。您老可……那老者不待他說完。忽又問道。那姓胡的。究是何人。您倆可是舊交朋友。馬騰雲就將與他相識的經過情形。概略說了幾句道。他是個採辦京貨客人。量他沒有害俺的本領。那老者冷笑道。既非舊交。就不能估量他的深淺。就不怕他與官長通氣。

嗎。馬騰雲忽地被提醒。便默忖他與胡必昌交友的經過情形。越想越發加疑。越發着惱。此時雖默想明白。惜乎已遲而無可挽救矣。兩眼覷定那老者。忽的一躍身坐起。舉手直拍那坑沿罵道。好

小子。俺與你有何仇恨呀。他罵時。牙齦已咬得格格作響。纔要接說下文。那老者復又

攔住道。什麼時候。你還打什麼空拳。馬騰雲也發急道。您老看俺這般模樣。坑沿也下

不來一步。叫俺如何設法呀。倘早開一步。不與胡濫交。又何至若是受窘發急。是故君子之交淡如水也。那老者見他的形狀。着實

可憐。復又勸解道。現在你救命要緊。却顧不得養病了。今實對你說罷。如你這等大名

乃是清廷要犯。那姓胡的。若與官府沒有往來。他又何必對你那般殷勤。你真聽他那

番議論。那是他用的釣魚下餌之計。引誘你吐出真言。他方好下手。如今他怒惱走去。

自然進京密報官府。搶奪頭功。恐怕等不到天明。必有人前來擊你咧。一語道破無怪馬騰雲聞之追悔莫及。

及馬騰雲祇搔首撓顛。價發急道。這……這……這又怎麼辦呀。那老者急道。還不趕緊

逃走。京城乃是非之地。你萬不可再去。恐怕雖欲想去。已去不得矣。最好繞道兒回到江南。再打主意

罷。馬騰雲默忖也。祇有這一條生路。方披衣掙扎着起身。忽聽一片馬蹄聲。如潮飛浪

捲般自遠奔來。

大隊人馬來矣。此後惟觀馬騰雲與老者之手腕如何應付耳。

那時夜靜更深。萬籟聲寂。故聽那一片喧嚷

聲音。越發清白。馬騰雲聽着。已知不妙。那老者急指門外。悄聲道。你聽。這禍事已經出

來了。他纔說到了字。接聽一片轟門之聲。播得如山價響。又聽人聲嘈雜。紛嚷着說道。

就是這所院子。快些圍將起來。防他逃走。又有人說道。他是一條病漢。量他也無力遠

走的。又有人說道。那馬騰雲本領高強。咱們還是慎防着妥當些。

前者之言不差。後者之言亦是而最後得失恐仍不

在若儕掌握中也。

接着好像有一二十個皮槌。如雨點般直播大門。那店中主人夥計等。從夢中

驚醒。皆疑是大盜臨門。誰也不敢前去冒險。故任他等將大門播得聲響如雷。各人都

抵死不應。就如那四鄰八舍們聽着。也都各捏着一把冷汗。不敢發聲。最後還是那夥

人以硬行打開店門。蜂擁而進。當頭進門的。乃是一員武弁。周身行裝打扮。翎頂輝煌。

年紀約在三旬左右。右手提着一柄馬刀。左手捧着一隻令箭。粗眉巨眼。形相非常凶

惡。他身側還攜帶一人偕行。此人尖頭削腦。還蓄着兩撇鬚鬚。一步兩搖。擺着官步。列

位。可知此人是誰。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馬騰雲新結的好友胡必昌。特地來比做嚮導。

好小子果在此地露頭角。那回想前言適得其反。俗謂知人知面不知心。此所以人心叵測矣。他倆身後。又擁進數十名戎裝衛士。那些店夥從暗中瞥見。都識他等是九門提督衙門的鷹犬軍。不禁的各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忖道。驚動這夥凶神下降。還不知惹起多大的禍事咧。其中就有一二心思靈敏的人。抽個閒空。便一溜煙的奔出禍坑。遠站在一旁看熱鬧。再說那爲首的武弁。衝進客店。他一言不發。首將店主陳寶森拿住。當場就掃了五百下軍棍。說他窩藏匪類。還要鎖拿到案。按律治罪。陳寶森何辜。無端受此蹂躪。若論天理。此又何說。所謂善人多磨折也。陳寶森被責之後。仍不自知身犯何罪。後見胡必昌也混在其中。指天劃地的提兵調將。這纔明白他等來因。乃是胡必昌藉公報私。有意與那位牛客人爲難的。他便長歎一聲。低垂着腦袋。再也不作聲響。那武弁率領兵丁。就在那客店前後房間裏。搜索了一遍。說也奇怪。此時已尋不着馬騰雲的影兒。於是胡必昌等都暗稱奇怪。那武弁復轉到客堂。就向陳追索馬騰雲。並說馬是朝廷要犯。你若見機。將他本人獻出。這可從輕辦個失察之罪。否則你與那個姓馬的。勾串同謀。那時就與姓馬的一同辦罪。斬決之後。還要梟首示衆。株連親屬。那便追悔不

及了。可憐他這番話。說得陳寶森目瞪口呆。也不知怎樣答話纔好。原來馬騰雲落店之後。他所報的姓名。乃是牛在田。如今要他交出馬騰雲來。他又從那裏尋找咧。足下若真

有胡必昌之手段與心術。自可百事俱消。且能因此小獲利益。惜乎不能此陳之所以受此苦惱。然而以人格論。則胡遠不若陳矣。

陳寶森默付了半晌。便將旅客的

姓名。略說了一遍。小店實無馬騰雲這個客人。今夜就將小人打死。也是交不出來的。他說罷。便將兩眼緊閉。準備着等死。祇聽那武弁向胡問道。胡爺。您是如何出首的。咱們怎回去繳令咧。胡必昌皺着眉頭。又默想了一會兒。復向陳問道。那個姓牛的客人。不曾搬走嗎。陳寶森點頭道。他還住在此地。哎呀。他病得很利害的。胡必昌道。什麼牛在田。他就是朝廷要犯馬騰雲。此時亦大言不漸。而稱朝廷要犯。回想前言。未知可少動於中。那 那武弁急問道。現在那間客房。咱們就去。他也不待別人說話。便招呼左右。押着陳寶森。蜂擁前去。大眾擁進牛在田的客房。一看。祇有一盞油燈。那光鱗半明半滅的。作慘綠色。再看坑上。祇有一條棉被。亂堆作一團。那有什麼牛兒馬兒的影子咧。此時非但那武弁與胡必昌等。就是店主陳寶森。見此情狀。也嚇得魂不附體。暗自驚奇。復又顫聲

說道。今夜還見他臥病躺在坑上。這時他又往那裏去咧。顛來倒去。他嘴裏祇說這兩句話兒。他正發急之際。忽覺有人跟在他的身後。輕輕的對他的肩膀上。拍了兩下。陳寶森急掉頭一看。乃是那指牛在田。就是馬騰雲的胡必昌。陳急向胡說道。胡爺。您乃是個青天。如此青天則包龍圖羞與爲伍。苟使其宰治一縣不知三尺公堂之下。又將冤煞幾多人矣。那牛客人。本是您老帶他進店。他病得

那般樣兒。您老是親眼所見。如今他跑得不見人影。這可不能……胡必昌也不等他說完。他便冷笑了兩聲。搶說道。朋友。咱們都是走五湖跑四海的漢子。此時你應該明白些。你快些將他獻出來。咱們總可在萬歲老佛爺駕前。求情免罪。倘若你再這般胡鬧。王法之下。那可莫怪咱們不顧交情了。陳寶森此時見事不妙。便跌跪向胡必昌連連磕頭道。哎呀。胡大爺。這可冤煞人了。這人乃是您老帶來的。再說他的真姓名。小人此時纔曉得。如今他病得不知去向。那能怨得了小人。胡必昌頓將臉色沉着。忽拍案大罵道。混賬。少胡說些。你既自認他病在你的店裏。他乃是一個病漢。也不是神仙。難道他能夠土遁嗎。這明明是你勾串匪徒。謀爲不軌。如今還當面血口噴人。不知何人當面開口噴人

所謂專制之下何求不得。哀哀小民又何必與辨哉。裁害官長。你該當何罪。陳寶森祇不付價。連連碰響頭。還要爭辨。

忽聽拍拍兩聲。那武弁已上前掃了他兩記耳光。接着又踹了一脚。早把個陳寶森打得昏暈倒地。那武弁接向胡必昌道。人贓俱獲。咱們帶進京去請功就得了。又何必與他多說閒話。胡必昌皺着眉頭祇搖腦袋道。不安……不安……正犯在逃。那馬騰雲的能耐很大。萬歲爺也很注重這個人。如今不能逮捕到案。恐怕不易請功罷。再說那姓馬的。既然逃出活命。未必肯與咱們甘休。想咱們都是在風塵中常跑的人。倘若冤家路窄。將來咱們碰頭見面時。際後患還大的緊呢。既然如此。懼怯又何必貪功多事。耶。今一旦往還。不靈或兩方途遇。則又將何術以結此一段公案。那武弁笑道。耀堂兄。你真思慮得太過啦。俺且問你。當今萬歲爺或是咱們的老總。誰親眼見過那姓馬的麼。胡必昌聽說。尙未明白他的用意。祇發了半晌怔道。俺看不見得有這等巧事。那武弁笑道。您真當做有這一回兒事嗎。咱們就砍了一個。呈報正兇抗捕。當場伏法。這一箇頭功。怕不是咱哥兒倆分受。若說到後患。更外沒有妨碍。想您這次立此奇功。怕不是帶缺出京嗎。那時前扶後擁。左輔右弼。他有多大的能耐。

量他也沾不了你一根寒毛。這不是多煩多慮嗎。

豈四十名驍騎軍足以自衛歟即使胡可帶缺出京未必能偕若多人就道然則究何所恃而

不恐

胡必昌默想這話却也說得有理。便不作聲。那武弁便將陳寶森加上刑具。脚鐐

手銬。一一披戴俱全。接着又將陳寶森的髮妻劉氏與陳的愛兒受福。愛女受喜。一家大小四口。還有兩箇住店的旅客。一箇店夥。直等到天色大明。紅日高照。便拉了三輛騾車。押往北京而去。按下不提。再說馬騰雲與那老者。正在商量那逃去的辦法。忽聽那一片人馬喧嚷之聲。越逼越近。直聽門外人聲嘈雜。大門播得如雨點一般。馬騰雲這時纔亂了手脚。一翻身跳下坑沿。祇連聲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那老者也發急道。走呀。那還有別的妙法。馬騰雲道。您聽門外已鬧翻了天地。咱們又從那條路走呀。那老者一把捉住馬的兩臂。急向房外走道。你還不多穿幾件衣服。此時那顧得什麼道路。快些跟俺走罷。那時店裏人衆。已亂作一團。大家都顧着對外抵擋。別事早已無暇關心。馬騰雲與那老者。就乘着這紛亂之時。閃出房門。避着燈火走去。說也奇怪。當那老者進房之初。馬騰雲臥病在榻上。翻身都覺無力。比時一驚一急之後。周

身的毛病。突然退盡。四肢力量反覺加增。並不知什麼畏寒發熱。人到萬急之際則無可懼。止雖病亦不足爲患也。

緊跟那老者身後。直向後進。隨行。方走入後堂。那大門已被來者人等轟開。那老者急將馬的兩臂捉緊。復一轉身道。你快些伏在俺的背上。咱們逃命要緊。馬騰雲尙要推辭。那老者也不待他開口說話。便狠命的反手一摟。就將馬騰雲反駝在背上。接使了一個箭步。聳上後堂屋脊。連聳了幾步。已越過十餘家房屋。二人便回頭看去。祇見遠遠的火光燭天。人聲遍野。那時正是胡等人衆。拷打陳寶森與搜查客房的時際。再看東方的啟明星。已光芒四轉。眼見天色就要發白。那老者急背着馬騰雲。接連又飛走了一番。業已趕到街市的盡頭所在。再抬頭向前一看。已到荒野之地。從此可以脫離禍坑矣。掉臉再看那座客店。遠離得不能看見。這時那老者纔飛身落地。邁步又向前飛奔了一程。約有二里路遠近。馬騰雲便在他背上發急道。您老可以歇息一會兒。咱倆一同慢慢兒走罷。那老者旋走旋說道。你已大病多天。怎能夠行路。還是這等走法痛快些。馬騰雲祇急得亂動亂嚷道。這如何能夠。您老偌大年歲。俺問心也不能安。再說天色將明。

若使行路人看着也太不像個樣兒。那老者聽說這一句話，却很有理，便站定腳根，將他放下，就扶着他，又走了半里之遙，方尋得一處避風所在，二人席地休息了一會兒。直等到東方發白，他倆纔慢步兒前行。那時他倆都是從小道繞走，誰也不知東南西北。幸喜那日天晴氣朗，南風微動，氣候非常溫和，並不覺得寒冷。加着一丸赤日當空，陽氣很覺充足。他倆都走得周身出汗，頗有臘盡春回的景象。馬騰雲經此一番動作，反覺精神陡振，不似初出客店時那般狼狽。古人云病由怠起一勞可以治百病此固不可概括而更可證明前說不我欺矣因此那老者也非常高興，他倆就是慢步兒搖着，不知不覺，那

紅日已直上三竿，他倆已走過十數里路了。比時二人走進一座村落，祇見一叢茅屋，足有百數十間，迎面高砌着一座石關，形狀與城樓相似。石關之上，橫勒着孟家莊三字，字跡模糊，遠看着却不易分辨。進關之後，又見那一叢茅屋，乃是東西對向，南北通衢，却是一條很長的街市。市中道路，全是碎石鋪成，左右都是經商貿易的店鋪，適值早市纔散，往來行人如蟻，很覺熱鬧。他倆走進石關，當頭就見一個酒幌子，高挑在屋

簷之上。隨風飄蕩。馬騰雲畢竟是帶病逃難。又加着受了半夜的風霜之苦。當時脚跟已疲軟得提不起來。於是二人跨進酒店。各自要了一份通常的酒菜。乃是一碟兒紅燒牛肉凍。一碟大葱煎豆腐。還有一大碗酸菜湯。各人沽了一壺白乾酒。他倆凍餓了一夜。猛見這兩色菜。好像龍肝鳳髓的一般。說不出來味香色美。那老者便狼吞虎嚥起來。此老能喫能渴能苦能勞做大事者理應如此所謂老當益壯生薑愈老味愈辣也但見馬騰雲與那老者不同。初見酒菜。就想要

一口橫吞下肚。真到舉起盃筷。胸口却又覺煩悶。喉管中好像有個石子兒攔住。再也嚥不下去。半晌方喝了半鐘酒。勉強又嚥了兩匙湯。他就昏昏的想睡。周身如冰水澆灌的一般。兩顴之下。一陣一陣的紅潮泛起。順勢伏在桌案上。不住價喘氣。漸漸他兩眼低垂。簌簌流淚。眼白發現了許多紅紋。那老者一見這般形狀。不因不由的就有些發焦。便將雙眉皺着向馬問道。你心坎裏倒覺怎樣咧。馬騰雲直搖腦袋。也不作聲。那老者便掉臉招呼堂倌。並問他可有客店。那堂倌直向他倆。上下打量了一會兒。便向那老者問道。爺們是從那裏來的。恭喜在那處發財。現今是往那裏去。還不會請教貴

姓大名。可是你倆要住店嗎。那老者便順嘴胡扯了一番道。咱倆乃是同宗兄弟。俺名吳樞。他名吳槩。河南開封府人氏。咱哥兒倆都在北京戶部衙門裏當了些兒小差事。這一踏因請假回家。自辦一兩件私事。現趕進京銷差。由此經過。不料這位老弟。他受不了風霜之苦。剛到寶店。他就叫着有些寒熱。眼見着今天。不能夠上路啦。煩你代尋一個下處。咱哥兒倆歇息一半天。那總得重重酬謝你的。堂官聽到最後的這句話。不

禁的心坎上一動。又向那老者仔細上下睨了幾眼。方接問道。吳爺。您倆果真在戶部

衙門裏當差嗎。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余以爲否應曰太上謀利其次謀權其次謀勢今觀堂官之神色態度足以概括一般也

那老者頓將臉色沉着。

佯做不悅形狀道。咱們花錢住兩對。着你們還發。那着要咱們假充冤家嗎。你也太把人看小啦。堂官便急忙岔開道。小人這兩耳。都有毛病。故而重問一聲。您老可莫要見怪。若說到客店。嚙們這小莊子裏。因往來過客不多。就無人做這個買賣。那老者聽說。越加心慌。復將眉頭一皺。妙計環生。他本想借着馬騰雲途中生病。就想在這座酒店裏暫住幾天。方要說到這句話兒。祇見那堂官兩眼覷定了馬騰雲。轉向那老者說道。

一個人忽在半路上生病。這是最苦惱的事兒。那老者急借着搶進一步說道。誰不是這般說咧。小二哥。大家都是混世的人。咱們結一個交情。留條後路。大夥兒時常走動。豈不是大家的好處嗎。別的願。咱們也不敢妄許。如你眼前這般的狀況。還怕辦不到嗎。堂倌聽說。越發樂得眉眼都搬了家。笑着說道。咱們這個小店裏。房屋雖然偏仄。平日却可以畱客人住的。那老者大喜道。這更好啦。恐怕未必還要經過一番周折堂倌又將眉頭皺了幾皺道。這事俺却不敢做主。須得與咱們掌櫃商量。那老者便將他向前一推道。好得很。你趕快的去罷。好話須多說些。咱們總得大大的酬謝咧。堂倌急掉臉向那老者一笑道。多謝您啦。復一步一跳的走去。不多一會。他果然引着一人走來。那老者急起身相迎。便抬頭一看。祇見那來者。年紀約在五旬左右。嘴上已蓄了兩撇鬚鬚。頭戴一頂白毡帽。看來已是十年以上的老古董。身穿一件老藍布棉袍。外罩一件紅青布對襟布馬褂。襟前還掛了一個紅呢做的軟壳眼鏡盒兒。脚下蹬着一雙棕色毡鞋。臉上還架着一副銅邊花光眼鏡。那眼鏡祇架在鼻尖之上。手中攔了一管旱烟袋兒。足有三尺

來長。旋走旋抽着旱煙。他眼光直從那眼鏡銅邊之上射出。活畫出一個重利商人鬚眉畢現，雖不作一聲響，如見其肺肝然。

纔走到桌前。堂倌便向馬等指道。就是這兩位客人。他倆都在北京戶部衙門裏。當很濶的差事咧。那人就向馬等上下。睨了幾眼。他不住搖頭道。好闊的大老官。您老們行李咧。那老者猛聽這句話。好像當頭打了個霹靂。幸喜他應接靈敏。再忙答道。再也莫說這話。前天夜裏。因趕了幾十里的黑路。不料遇着歹人。將咱倆的行囊什物。一搶乾

淨。害得咱倆兩天受凍。不然舍弟又怎麼受此感冒。大發寒熱咧。那人聽着。祇在鼻孔

兒裏面。冷哼了兩聲。也不答話。良久。方搖着腦袋說道。真巧得很。冷言冷語。尖如利刃。雖未響以閉門羹。其實已明頒

逐客令矣。那老者便接說道。恐怕還要驚吵幾天。房飯一切。咱們摠照規矩……那人不待

他說完。連忙說道。咱們這個小店。祇買酒菜。不住客人的。那老者仍笑着說道。咱們早就曉得的。這不過是通融辦法。商量借住幾天。並不多耽擱。那人連連的搖頭道。不行。這樁事萬辦不到。那老者聽說。老大的不高興。便將臉色沉着說道。如此請足下引薦一所下榻之地如何。那人仍是搖頭道。此地本就無客店。就有如二位形狀。也很

不易容畱的。他說話時。復惡狠狠瞪了堂倌兩眼。他嘴巴裏就不乾不淨的咕嚕道。什麼戶部不戶部。似這等光桿兒。也能夠接待嗎。你要明白。咱們這裏是至親密友。欠賬免言。倘若短少一文半鈔。你可要喫賠賬咧。他說罷。也不再理會馬等二人。便一搖一擺走去。店夥因聽得戶部三字而爲之心動。店主聽戶部二字並不心動。此店主之心理與眼光又高出店夥一等。無如其專在金錢上着想。徑徑以無行囊爲念。並以酒菜不能付錢爲慮。此彼眼光與胸襟又店夥之不若矣。活把那老者與馬騰雲二人。氣悶得對翻白眼。想要大發一陣窮氣。又怕昨夜那一場公案。不知如何解決。況且馬騰雲又在病中。眼見無托身之處。倘若這事兒鬧大。豈不又起糾葛。那老者左思右想。卽向馬騰雲暗使了一個眼色。按止住他莫要發威。再向那店夥看去。祇見那店夥皺着眉頭。不住價歎氣。那老者復又轉了個笑臉兒。低聲軟語。向店夥道。小二哥。你莫要擔憂。這些須小賬。不會累你賠償的。倒是俺這二弟。他已大發寒熱。眼見今天是萬不能夠上路。此地老闆又不能留宿。這又如何辦法。咱們人地生疎。又往那裏投奔。小二哥。俺看你也四海的很。那一處不結交朋友。這一樁事兒。須得累你煩一煩心。咱倆總曉得好歹的。堂倌聽着。祇皺着眉頭不作聲。許久。

忽又問道。你倆可真是在戶部衙門裏辦事嗎。那老者笑道。誰還騙你不成麼。店夥又默忖了一會兒。方接說道。別處實在沒有地方引薦。這樣辦罷。俺家裏還有兩間草房。

一間乃是小人的老母住着。一間是咱夫妻倆的住房。既然您倆不能上道。倘若不嫌棄。俺倆就搬到老母房裏去。暫讓您倆寬住幾天。將病養好再走。您看如何。

那老者聽說大喜。佯作謙遜道。有累你賢夫婦遷讓。這如何使人心安。堂倌也笑着說道。俺最愛結交朋友。這算不得一會事兒。店夥如此較勝店主萬倍。執謂販夫走卒之中無仁人君子耶。馬騰雲此時聽着。

私心亦頗感激。那老者便令堂倌算清酒菜賬目。一一付清。另加一把散碎銀子。足有一兩之多。賞給小賬。堂倌接着交賬去了。半晌。那堂倌笑嘻嘻的奔來。便拉着那老者等一同出店。比時那老者攙扶着馬騰雲。慢步行走。出店門時。曾留心向賬櫃上暗瞞。祇見那店主老遠價除却眼鏡。笑着拱手迎送出來道。這些兒小賬。算我的就是啦。又何必客氣呢。何前拒而後恭。耶想必是一兩餘銀。小賬將其感動。嗚呼金錢萬能。那老者也不去理會他。便冷笑了幾聲。走去。直向東走。約行了半里路。遠果見一所草屋。板門半掩。那堂倌當頭進門。馬等見祇有三

間草屋便止步站在門外。直等那堂倌轉身出門。一見馬等站在門前。急笑說道。吳爺何不進門坐呀。這裏並沒有外人。房屋淺小。這也不能夠分內外了。馬等都一笑進屋。左右細看。見一白髮老婦。領着一個少年婦人。還攬着兩個男孩子。都五六歲上。一望就知是祖孫三代。粗衣布服。倒也擺弄得乾淨爽利。堂倌便招呼進見馬等二人。無非客套了兩句。那老者又從腰包裏。掏出兩小銀鏤兒。每錠約有一兩來重。分給兩個男孩子。作見面禮。那堂倌母子夫婦等。都稱謝了一聲。接着那老婦就忙着燒鍋湖水。少婦又忙着打掃床鋪。堂倌忙着淘米洗菜。就是兩個小孩子。也都忙着送茶送水。如穿花蝴蝶一般。大家都忙做一團。非常熱鬧。舉家如此。紛忙爲客。歎抑爲錢。歎此時殊不能爲彼。堂倌下判斷語也。馬等二人。偶經這一番招待。確實不感寂寞。但是却發生一種感想。因爲他等作客多年。處慣的獨夫生活。似這等家庭團聚。已多年不曾經過。今一旦驟見此等情狀。况馬騰雲又在客病之中。不禁就發生他遊子懷鄉之感。雖一時看着熱鬧。却一時對着也有些傷感。大衆紛忙既定。方將馬騰雲扶進堂倌的臥房。解衣登榻。這乃是二旬之中。他第一次享

受的愉快。冬日苦短。眼見着已黃昏燈上。那堂倌又忙着去到酒店裏。打了一個轉身。順嘴又說他須出門收賬。特請了二天短假。於是躲在家裏。專心伺候馬等飲食起居。當夜的晚餐。他還忙出來兩葷兩素的菜蔬。雖然不甚大佳。却也可以入口。並還備辦一壺白乾酒。總算得是葷素酒食。應有盡有。那時馬等見堂倌這般殷勤。到覺過意不去。便以友朋看待。並拉着他舉家老少。同桌吃喝。堂倌當然謙讓了一番。最後還是他

母親那老婦說道。既然吳爺們這般厚待。好在沒有外客。兒就恭敬不如從命罷。堂倌

這纔携帶兩兒。沿着桌拐角兒入座。

即此淺淺細故。仍以母命是從。平日孝親之心。當然出衆。由此觀之。彼堂倌之人格。不僅高出店主。且非一般趨利不孝之士

大夫所可及矣。

那老少二婦。仍舊另在一房用膳。對酌之間。那老者忽想道。哎呀。俺真粗心得

很。今已寄宿貴府。尚不知主人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咧。那堂倌聽說。羞地臉上。忽發現一種很悽慘的神色。慢聲歎了一口氣道。不說也罷。那老者見此形狀。很覺奇怪。越發要他直說出來。就是馬騰雲病得狼狽不堪。勉強撐着借酒驅寒。此時也精神大振。接問他的原故。堂倌被他逼得無可如何。這纔接說道。小人姓邱名英。乃是江蘇徐州府

銅山縣人氏。先人也是世代讀書。曾祖是明朝的進士。祇因性情高傲。不願爲官。他一生就在鄉間。半耕半讀。最後看破紅塵。長齋念佛。直活到一百零四歲方死。俺祖父曾中明朝的舉人。實授了一任嘉興府知府。俺先父也是明朝的進士。官拜戶部侍郎。不幸清兵入關。明帝慘遭煤山之痛。俺父親爲國盡忠。在那亂兵之中殉難。至今尙未尋得遺骸。他說到此時。那眼淚已如串珠般簌簌流下。馬等聽着。也都暗覺心酸。同急問道。後來如何咧。邱英接說道。那時小人年纔六歲。就隨俺母親莊氏。避亂出京。全家大小七口。祇逃出俺母子二人。一無所有。真是母子相依爲命。可憐俺母親。乃是吳興莊府之女。也算得是名門大族。那莊氏九龍。一時名震四海。吳爺們想都可聽說的。馬等二人。都點頭說道。這是全國皆知的大戶。誰不曉得咧。那老者又問道。現今莊廷鑑。與你如何稱呼咧。邱英道。乃是小人的母舅。原來是煌煌貴胃。今則身繫檣桿。作酒市之奴。益增人興亡之感矣。馬騰雲道。和你以不前去投親。何必這般受苦。邱英祇搖頭道。俺母親寧願自苦。不願依人。他老人家。遂以針黹謀生。將俺教養成人。俺今認得幾個人名字兒。就是俺母親所教授的。俺長

到十六歲後無力讀書。就在這個莊兒上。販賣些油條菓子。每天也能賺得三五十文。添補些兒衣食。日久那麪食店裏主人洪占魁。他也是明朝一員武將。後因時局已變。就隱姓埋名。在此地糊了一月麪店。見俺天天在他那裏販貨。他很愛俺勤慎。便與俺母親當面說明。想將他最小的愛女。嫁俺爲妻。俺母親年老望孫。並很想娶一房媳婦。代掌家務。無奈家中未餘一錢。怎能辦此大事。後將實話說明。說也奇怪。俺岳父說道。俺因有子早喪。祇此一女。今想結親。乃是愛你家的孩子。並非愛你家錢財。且說。果能合意。一切花費。不需分文。祇要你家孩子。做個現成的新郎。就得啦。俺母親見他這番美意。也不忍推辭。最後仍湊借了五十串錢。直到俺二十歲時。纔將這門親事做定。但是俺的新債。忽加上一百串錢。那就不是俺一個小販子。所能還債啦。本來俺岳父的意思。乃想俺過門之後。專給他在店裏幫忙。不料大事纔辦清白。一把封門火。就燒了他一個乾淨。不久俺的岳父。也就一病去世了。

禍福得失自有天定。絕非人力所可自謀。觀此亦可瞭然覺悟矣。

後來俺就投身在那酒店。當了一箇堂倌。俺母子夫妻。足忙苦了十年。纔將一切的債項。全數忙清。

復又覷定他兩兒說道。如今祇賺得這兩個小孩子。大的十歲。名叫大福。小的七歲。名叫大壽。都是他祖母給取的名兒。那老者又點頭說道。原來足下也是名門的後裔。真是失敬得很。馬騰雲接問道。你這兩箇孩子。相貌堂皇。將來必很有些出息。你應該早些使他倆讀書。也好謀個出路。再說一句你莫怪的話。倘有些兒發達之日。也好給先人吐口氣的。邱英忙點頭道。誰不是這般作想。吳爺看罷。如咱們這等形狀。大米飯還不易混得周全。那還有餘錢。使孩子讀書咧。那老者皺眉道。空腹拿榔。都不是凡材。你若長此耽擱了他倆的前程。却太可惜了。邱英道。俺本有個主意。讀書的力量。恐怕難得如願。俺總想如有機會。或能夠多賺幾文。均給他倆學一身武藝。一來可以保身。一來也可以混飯。再說俺父親一身慘死。舉家人物皆亡。後人又受這般勞苦。恐他老人家雖死在九泉。這一股冤氣。未必能散的。俺想兩孩子。都學成一身本領。也好給他老人家報仇洩恨。這不是一舉數得嗎。邱英之學識因貧而困固然不高而其志趣却頗周密遠大所謂黃鐘大呂之響畢竟不是瓦釜雷鳴也馬等聽說都非常歡喜。正想答話。忽聽房外莊氏說道。英兒。你少喝幾盃。莫要多說閒話。吳爺

們風塵勞苦。可以讓他等早些安歇罷。邱英聽說。再也不敢作聲。欲知這事的結果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同一店主翁焉。彼蘆溝橋之陳寶森。與孟家莊之店主相比較。良莠何止霄壤之別。而陳氏反被客人所累。全家繫於縲綑之中。孟家莊店主則安然無恙。若論天理。彼天理不足恃矣。但以人格而論。則彼店主。遠不若陳寶森萬倍。吾人欲獲人格上之美譽。以享受不朽之名。自應欽仰陳之爲人。卽因馬騰雲而死。亦算值得。又若胡必昌與馬交誼。可稱至密。最後仍乘其勢。孤病危。加以陷害。彼邱英者。一雜役耳。萍水相逢。竟不畏馬之貧病危險。而掃榻以待。若與胡比較。又何如耶。邱雖職業猥賤。而其家世甚豪。胡固一芝麻官耳。其身世則不及邱宏大。丹桂有根。此中確有至理也。理不可以貌取人也。

第二十八

質衣待客慈母訓兒

掃穢除奸俠士戲友

話說那老者與馬騰雲二人聽邱英自述了一番身世。與他對於先人以及後人的一番志願。都暗自驚服。直到晚膳既完。時將入夜。邱英纔攪着福壽兩兒歸房安寢。馬騰雲因此又惹動許多感慨。他倆便將邱英的爲人。接着談論了一會兒。

惺惺惜惺惺。到此不免各動同情之

感。何是天涯淪落人。尤易感觸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洵不我欺也。

比時馬騰雲已解衣就枕。他倆談興方濃之際。馬騰雲忽躍

身坐起。笑道。該死……該死……俺也是急得魂魄顛倒啦。那老者見他這般形狀。也

驚異問道。你可是丟却什麼緊要物件嗎。馬騰雲急搖頭道。不是不是。今感謝您老捨

身救難。咱倆患難相共。已同行多天。究竟你老是誰。還不會曉得。這不是一樁極荒唐

的事嗎。余亦認爲離奇荒誕。不過若等各在荆棘叢中。避難逃生。更何憶及詢問名姓。斯亦人情之常。那老者聽說。也不禁的好笑。復又長歎了

一聲道。俺看還是不問的好些。馬騰雲見他這般形狀。越發追問得利害。那老者被他

逼得無法。便接說道。俺姓黃名泰。表字健公。馬騰雲猛聽了這兩句話。也不等他說

完。急搶問道。外號人稱飛天夜叉。可是您嗎。黃泰點頭應道。這承朋友們重看。徒擁虛

名而已。馬騰雲又問道。顧鵬梁玄通二兄。與您可是至戚。黃泰點頭道。凌霄乃是內弟。曇仙乃是襟弟。又接歎一聲道。天南地北。彼此的蹤跡如萍。咱們已多年不見。馬兄。你是自南來的。可常時與他倆見面。馬騰雲聽說大喜如狂。反而埋怨黃泰道。既然彼此都是一家人。黃老哥。您何不早說明白咧。彼不自責荒唐反怨人何不早說斯真大妙無涯然非粗莽如馬騰雲者必不若是之天真爛漫也黃泰祇笑了兩笑。也不作聲。馬騰雲便將他與顧梁二人。結交經過等事。約略說了一遍。黃泰也將他進京之後。所謀不遂等事。也說了一個。大概他倆話已投機。越說越發精神。寒宵夜興。各談到鄰鷄高唱了兩遍。油乾燈燼。推窗仰看天光。那寒霜堆積簷前。如重鋪蘆花。一般掣仰望。東方的啟明星。已高至天空。光彩燦爛。眼見天色。就要由暗轉明。他倆這纔解衣安寢。光陰迅速。他倆寄身邱英的廐所。不覺已混過了五天。不料馬騰雲因當川東與李來享等。失敗而後。披霜戴露。奔走跋涉。積病已深。此時猛的發洩出來。又受氣急驚嚇。奔破此時。再也抵擋不住。一病栽倒。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忽而奇冷。忽而狂熱。似瘧非瘧的日益加重。最後飲食不進。每到夜晚。就有些胡講亂說。眼

見日月如梭。他又捱倒了半月之久。二人隨身的銀錢。都花費乾淨。此時雖如不解愁慮的黃泰。也有些暗自焦急。再說邱英舉家人等。對於黃馬二人。寄居日久。雖無若何怨讟怒色。但是看着馬騰雲的病症。日加沉重。總不免有些憂心。一日。夜色已深。各人都歸房安寢。黃泰方解衣登榻。忽見馬騰雲從夢中驚醒。兩眼圓睜。得如銅鈴一般。怒向黃泰罵道。哈。你不應該當面欺俺。當真李大哥死了。咱們都無法再動嗎。哼哼。俺馬老四不動便罷。倘一動手。還怕不一個一個的要你等死嗎。黃泰聽說。一時也摸捉不得頭腦。此等語意。黃泰應該知悉。而彼何以摸捉不得頭腦。斯亦一時因馬病加重。以致神思昏亂故耳。復伸手摸了幾摸馬的腦門。頓覺熱的異害。有些盪手。不禁的皺眉說道。四弟。你安心養病要緊。什麼閒事。你暫且不必管吧。馬騰雲忽又現出一種愁慘的神態道。顧二哥。您還不曉得俺的心事嗎。巴東這一場大敗。害得俺已傾家敗產。無處安身。你今還留俺在此地。有天無日的住下去。這又如何辦呢。雖然這洞庭湖的風景不差。俺能在此享這等清福呢。顧二哥。你若不放俺走去。活活的就要困死俺了。說罷。他就嗚嗚咽咽大哭起來。黃泰聽着。大爲所窘。急攔

正道。四弟你萬不可如此發狂。須知這是什麼所在。咱們現仍身陷重圍。倘若露相：

：他說到這句話。便低聲悄語說道。那咱倆的性命就不保了。

黃泰亦是急不擇言。要知彼此時已作囁語。神智業已不

清任爾如何解勸。恐亦不易入耳。或謂此係作者疎略之處。余以爲正作者有意如此。用筆蓋非此不足形容黃泰之心。急智昏也。

馬騰雲忽又格格狂笑道。什麼能

保不能保。那忘八羔子胡必昌。他是何等利害。如今他還死在俺的手下。這纔是俺的好朋友。咧說罷。他又哈哈笑了一陣。黃泰見他這般形狀。已知不可理論。便佯作不會聽着。復披好衣服出房散步。他雖然邁步出房。心坎裏却老大的疚着。他暗自忖度。他別事尙不曾關心。祇念着馬騰雲的疾病。雖不是什麼癆瘵不治之症。但是延捱日久。寒熱增加。拖長了也不是好事。然現今身處在這等景况。慢說醫藥費用。能否應用。且不去管他。就說延請一位醫生。他這般亂嚷。這便如何辦法。咧。他想到這裏。越發焦急。便獨自一人在堂外。徘徊來往的打磨旋。方在發怔之際。忽聽對房牕內長歎了兩聲。黃泰聽說。一時觸動他的好奇之心。便悄悄走進牕前。從牕隙間向房內一看。祇見莊氏與他兒媳二人。對圍着一盞油燈坐着。彼此都皺着眉頭。默然不語。半晌。祇聽莊氏

說道。那位客人的病勢。我看這幾天又加重些了。作客的人受這等磨折。俺看也真苦惱得很。雖然他有那位老兄可以作伴。但是俺看他那位老兄也有些年老龍鍾了。怎麼他的老弟病勢這般沉重。還不想個方法。倘若有個三長兩短。此地又不是通商大埠。就有錢鈔也無法辦事。而况……

而况之下餘味環生妙在不將此句話說完苟一言道盡則味如嚼蠟矣

他說到這句話。接向

隄外看了幾眼。復又長歎一聲道。說也難怪。他哥兒都是初到此地。就想求醫尋藥。也不知誰好誰歹。倘因此誤了性命。那真可憐可慘咧。又轉向邱英說道。英兒。你應該給他想個方法。他倆都住在咱們家裏。總不能夠袖手旁觀吧。一片婆心洵是救世救人之活佛。若以通常村媪視之。則淹沒莊氏矣。邱英道。此時俺也沒有辦法。母親您想吧。咱們這全莊裏的住戶。祇有咱們老闆宋良。他還懂得些醫理。莊氏急問道。就應該前去請來。邱英連連搖頭道。難得很。難得很。想他哥兒倆。本要在咱們店裏投宿。後因老闆看他倆都沒有行李。並且還有一個病人。當面就嚴辭拒絕。第二天還向俺問到他倆。可否出莊。並罵他倆都不是好人。若不驅逐出莊。必定生事。那時俺已答應。說他倆業已出莊去了。如今若請他來家治病。這

如何能夠咧。

市儈之如宋良誠哉利害宜乎邱英爲人之奴然以道義而論彼宋良雖爲店主則不及店役遠甚矣

莊氏聽說祇低頭歎氣不再作

聲。洪氏便從旁埋怨他丈夫道。你那能幹得出好事兒。老闆既有這番話。你就不應該將他倆引進家來。如今添了兩人。柴米油鹽也不知耗費了多少。蒼蠅頭上能有許多腦髓。平常靠你賺幾個。每天還不斷的打飢荒。你也不想自己的小名兒。拚命把人拉進來。別的不說。明天柴米油鹽都乾淨了。邱英聽着祇不作聲。莊氏便正色向洪氏說道。話不可這般說的。結交朋友。乃是男子漢應做的事。況且這兩位旅客。一老一病。認他是什麼歹人也無力作惡。俺看他倆氣度軒昂。相貌方正。那有什麼爲非作歹的模樣。似這等飄零無害的人。咱們是應該援救的。若說咱們的家事。清苦也不是一年了。好在那宋老闆。他還代押別人的衣服。明天真無辦法。就揀出幾件衣服。托名說別人的。去押幾文。暫糊着眼前再說。莊氏真老眼不花。隔牕有耳。吾不知黃泰從窗外聞之。應作若何感想。洪氏接說道。咱們的

衣服都祇披在身上。就是這幾天。已押當乾淨了。莊氏急道。你倆何不早說咧。接着就起身走到床後。未久。便抱出十多件衣服。悄聲向邱英說道。你千萬不可給客人們曉

得明晨趕快抱去押幾文。如不夠用。俺還揀得出幾件來。邱英笑道。孩兒明天另打主意。怎能押您老人家的衣裳。莊氏正色說道。唔。這家還是我的。些須小事。難道咱們還分家麼。你趕快包裹起來。倒是那客人的病症。英兒還須趕快想法。早些將他治好。要緊。你等要曉得。作客行路的人。一旦害病。那一種苦惱。真不是人受的咧。

慈母孝子藹然可親。雖洪氏少

有閒言尙屬居家度日之正理。不過眼光少淺。斯乃閱世不深之故。不足病也。家庭如此。雖窮亦安。又何嘗神仙中人耶。

邱英連聲應個是字。接將那些衣服。打

了一個包裹。另放在一處。他三人又接談了許多閒話。那房裏的燈火。漸漸熄滅。這纔

不聽見聲響。比時黃泰聽着。也不知如何感謝他母子的美意。輾轉默想。好像萬刀攢

心。自己也不知是怎樣的難受。

欲借病漢而去。歎又恐使邱英母子加疑心。且孤負彼等一番美意。欲畱住歎又無力爲助。久累彼等受柴米之困。心殊不安。斯誠左右爲難。

故自己亦不知若何難受矣。

最後忽想到那店主宋良。默忖道。似此重利盤剝。爲富不仁。何妨就在他

的身上。出息幾文。也不算什麼罪孽的。他默想既定。急抬頭觀看。星斗交輝。天色尙早。

再走到自己的房裏一看。馬騰雲已酣然睡去。寂靜無聲。黃泰便將燈光收小。轉身出

房。就一個箭步。縱上屋脊。復又四方瞭望了一周。辨明方向。飄然而去。好在邱宅與那

酒店距離不遠。加着那酒店簷前高挑着一個酒幌子。最易辨認。他就三蹤兩跳。奔到那酒幌子的簷前。探身俯看了一會兒。果然是那一座酒店。這店乃是三進三明兩暗的房。黃泰便從前進尋探。見各房的燈火。概行熄滅。一時辨不明白。那裏是店主的住房。直尋到第二進東廂。方見有一縷燈光。微細如豆。在紙牕裏面搖曳不定。黃泰急縮身趨前。閃身落下。暗將牕紙挑破了一個豆大窟窿。伸頭一看。便心中一震。不禁的怒火中燒。兩眼發直。萬頃平湖奇峯突起余觀至此精神亦爲之一振列位必疑黃泰此時。又看着什麼妖魔鬼怪。否則何致如此發狂。實則黃泰此時。並不會見着什麼奇異之事。不過無心遇着一兩箇冤家對頭罷了。今待記者慢慢餽寫來。當黃泰伸頭一看之際。祇見兩人背牕而坐。交頭接耳。談得非常親密。再看那間廂房。正是他最初飲酒的所在。祇增加了一張床舖。黃泰見是客房。不過心中憤恨了一會兒。祇恨宋良不應以酒店不留住客的話兒。搪擻他倆。如今反留別人。其外也不甚注意。纔要轉身再尋宋良的住室。忽見一人掉臉別燈。黃泰一看並非別人。就是那求榮買友的胡必昌。原來是這個寶貝真可算得是自尋死路矣黃泰不看

便罷。這一眼看見。不禁的無名火。直向上沖。頓時就想跳進房去。結果他的性命復又思忖道。此地並不是他必經之境。今忽來此。必有原故。俺倒要竊聽他倆。說些什麼話兒。轉眼再看那人。正是這酒店的老闆。黃泰越加疑心。暫不他走了。接聽宋良說道。那位病客。足有四十多歲。蓄了滿嘴的鬍鬚。粗眉大眼。臉黑顴高。身幹魁梧。布衣服。好像是個帮工。使粗力的漢子。胡必昌連連拈着兩撇小鬍鬚。點頭應道。不錯……不錯……這必定是他了。宋良道。還有一個老者。鬚髮皆白。足有六七十歲。精神身體皆極健旺。衣履却比那病漢考究些。胡必昌詫異道。他乃是一條光漢子。並沒有第二個人同行呀。宋良道。小店裏却實在接着的。是兩個人。胡必昌又默然了許久。自言自語道。他隔房住的那個老兒。行動復覺得奇怪。難道就是他嗎。不是他又復又想道。不錯。那夜王占標搜查住客。祇不見這個老兒。此事一定無疑了。又問道。你可詢他倆的姓名。宋良道。那老者自稱吳樞。並說病者叫做吳棨。乃是兄弟二人。胡必昌冷笑搖頭道。這都是一片胡言。宋良又說道。老者還說。他倆都在戶部衙門裏當差。此番因私事

回家現已事畢。到部銷假。胡必昌道：「你何不挽留他倆，就在此地養病呢？」宋良道：「晚生見他倆的形狀，都不像好人，又不曾攜帶行囊，倘若那個黑漢病倒不起，俺非但不能隨他幾文，還得奉送他衣衾棺槨，這不是自尋霉倒嗎？」所以晚生就變顏變色的，轟他出門去了。若非足下之一轟，倘未有今日之結果。胡必昌急豎起大拇指道：「好眼色，佩服佩服。他倆那裏是

什麼當差，乃是朝廷的要犯。那病漢叫做馬騰雲，曾在川東興兵造反，老者便是他的黨羽。俺係奉今上萬歲爺的密旨，訪拿他等，接着就將蘆溝橋的事兒，略說了一遍。宋良這纔知他倆都是漏網之魚，暗自思忖道：「倘若俺那時將他倆拿住，此時豈不大發其財麼？」轉又想到：「不對，不對，若將他倆留住此地，今被這位胡大爺拿住，加俺一個窩藏匪類罪名。那時俺這顆腦袋送掉不算，還要賠着他充軍咧。」此等刑法真不知其投攬何項律例也。他一

人思來想去，鬧得五臟六腑都不安寧。胡必昌又說道：「往事咱們都不必談了。俺此次趕來，正是奉命追訪他倆的踪跡。你若能幫忙，助俺成功，必可獲得重賞。若怕他倆本領高強，俺請有軍命在身，這附境駐紮的兵馬，俺隨時都能夠調用的。」好大法螺，恐怕一吹就得爆裂耳。

不瞞你說。俺前天寄存在你櫃上的二千兩銀子。就是準備的賞金。你若助俺拿凶到案。那銀兩可就是你的了。宋良聽說。頓時喜得心花怒放。復又想道。這事恐怕太遲了。胡必昌急問他的原由。宋良道。當俺轟他倆出門時。便有一個堂倌。叫做邱英。他因得着酒錢很多。故與他倆非常好。臨行。就是邱英送他出門。聽說他倆還在邱家住了幾天。如今他倆奔往何處。那祇好再問邱英了。

寥寥數語邱英將陷入是非場中去矣

胡必昌大喜道。好得

很。就可叫邱英前來。宋良道。這幾天邱英因家中有事。已請假幾天。不曾進店了。胡必昌冷笑道。什麼家中有事。這必定是他倆巧用手段。邱英必因貪圖幾文。已激了他等黨羽了。俺看事不宜遲。俺倆就往邱英的家裏去。找他出頭說話。若是他能隨機應變。說出實話。咱們拿住正凶。總可分賞他些好處。倘他直迷不悟。不吐真言。咱們就加他一個勾結要犯。謀爲不軌的罪名。將他舉家大小拿住。也可以進京領賞的。然如俺的心。愚猜去。這時馬等二賊。人地生疎。又不敢出頭露面。必定還躲在邱家。咱倆就去跑一跑。包不脫空的。他說時。急站起身。拖着宋良要走。宋良皺着眉頭。好像有許多艱難。

困苦良久方說道。夜靜更深。儻被人看着。又要鬧開半邊天了。還是明天將邱英叫來。

當面說明利害。他豈不把銀錢當做寶貝。自然就說出實話來的。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意。宋良可算兩眼如盲。錯

認邱英矣胡必昌便將兩眼瞪着。頓時不悅道。什麼今天明天。你等都是狼狽爲奸。好得很。

如你這當老闆的人也敢窩藏匪類。做這等犯法的事嗎。你乃是有身家的人。俺不怕你逃走。咱們明天且再看吧。說時。他就向牀上一躺。不再作聲。宋良默忖這番話。很好聽。便急站起身來。轉拖胡必昌走道。胡爺。您不必動氣。俺就賠您老走走一踏。胡必昌難得他自己轉灣。也就改了笑臉兒。向宋良安慰道。並非俺仗勢力壓人。你們做買賣的。不曉得利害。似這等事。是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那能夠今天明天的因循咧。既奉軍令。辦此重案。而隨身不攜帶一人。其法螺已將吹破。猶謂不願以勢力壓人。直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宋良接說道。話雖如此。晚生還得事前言明。想他倆既是興兵謀叛的要犯。並且在官兵圍掇之中脫逃。必定各有驚人的武藝。今你我却似三細枯柴。大風也能夠吹倒的。又無人保護。前往。倘若他倆來勢不妙。晚生可是要先跑。胡爺。您那性命有險。晚生是不敢保全的。胡必昌點頭道。你放心。

俺自有辦法。決不能損傷你一根毫毛。宋良便不作聲。跟在胡必昌身後出房。

不爲胡引導而跟隨

其後彼方寸中之慄慄爲懼概可想見矣

接說他倆所談的話兒。早被黃泰在牕外探聽了個一字不差。後見

胡必昌逼着宋良就要前往。便驚駭道。這事不妙。倘若他倆趕去。必定碰着。這事就不好辦了。此番俺若要救馬四弟與邱英全家。倒不能不先勦殺纔了。主意打定。他就將隨身攜帶的一柄軋鐵刀。迎風抽出。亮了幾下。閃身就藏在門側。直待胡必昌纔一跨步出房。黃泰便搶前一步。伸手抓住胡必昌的辮兒。舉刀就在胡必昌眼前。掙了幾掙。胡必昌已嚇得雙膝跪下。連聲哀求好漢饒命道。小人乃是個無家可留的窮客人。隨身祇有這一套衣服。求大王可憐。饒俺這條狗命吧。小人家中還有八旬老母。專靠小人謀生。倘有半字虛言。就立時死在您老寶刀之下。

此時何以沒有辦法足下之勢力何在耶到此而思及老母又將奈何恐即如彼誓而死

在寶刀之下矣

黃泰冷笑道。胡必昌。你等陰謀。俺早已聽得明白了。此時俺也無暇與你扯談。

你既有軍命在身。就請你回去繳旨吧。他說畢。手起刀落。祇聽咯嚨一聲。那顆血淋淋的人頭。業已提在黃泰手裏。黃泰復甩開一腿。將胡必昌尸身。踢在一旁。急閃身進房。

尋找店主。那時燈光越發的慘淡。黃泰左右尋了一周。已尋不着宋良的人影。黃泰便大喫一驚。暗忖。倘宋良逃脫。明天必尋咱們爲難。俺與馬四弟。尙有辦法。豈不拖累邱英一家嗎。他越想越發心急。方轉身出房。猛覺腳下一絆。好像踏着個很大的包裹。低頭一看。却又喜出望外。原來宋良早嚇得癱跌在門前。啞口不能發聲。祇兩眼看着黃泰。瑟瑟發顫。黃泰便一手扭住他的領口。猛力提起說道。宋良。你可認識俺麼。宋良那能答話。祇連連點頭。那眼淚已如串珠般流下。許久。方掙出一句道。這都是他的意思。不與小人相干。此時分辨已晚。不知比時宋良可憶及至親密友。欠賬免言八字否。黃泰又問道。俺且問你。那胡必昌的二千兩銀子。現在何處。宋良想了一會兒。便搖頭說道。小人不知這事。黃泰大怒。伸手就掃了他一箇耳光道。你此時性命尙不能自保。還想喫人的黑嗎。快些實說。少遲就喫俺一刀。宋良見這一項飛來之財。隱瞞不了。便有聲無氣的說道。現存在第三進正房西屋。俺的妻子劉氏床下。一隻鞋桶裏。却祇有六隻元寶。還有十張金葉子。係藏在他的床後。末箱之中。黃泰道。你莫要再說假話。宋良連聲哀求道。小人當真不要性命麼。黃泰

冷笑了兩聲道。看在你肯說真話的分上。賞你一個全屍罷。說時舉刀飄的一聲。就向

他胸前刺去。宋良嗚呼。哎唷一聲。順勢栽倒。人不知。鬼不覺的。走往穿心國裏去了。

刺那而死其一生重利盤剝厚已薄人此時可能撻帶一文半鈔去否彼視錢如命者觀之應當猛省也黃泰也不暇擺弄他倆屍身。急如宋良之言。

直向他臥室尋去。剛纔走到第三進後堂。祇見他的房門虛掩。方要閃身走進。忽聽房內一婦人說道。你這個小沒心肝的。咱們那個死豬。可憐他吃不着好的。穿不着好的。每天抱緊了一把算盤。祇曉得五分六分。加一加二的利息打進來。俺總偷來給你。前天你纔拿去三百兩銀子。難道就使用完了嗎。又聽一男子笑道。好人。俺已一場輸個乾淨。今無論如何。總得再偷給俺五百兩。又聽那婦人道。哎呀。小冤家。如你這般亂來。俺能偷得許多呢。你不想。俺與你上手。還沒到三年。你却偷用三千五六百兩。若不是他重利放債。誰能吃得住呀。那男子道。你若不許俺。俺就不……這句話未曾說完。忽聽拍的一聲。也不知在何處打了一掌。接聽那婦人道。小毛順子。你祇有拿這樁事兒。拚着老娘。復又長歎了一聲道。俺這也是前世裏欠了你的孽債。這幾年也應該還清。

了。彼婦尚有自知之明。孽債應該還清。一言乃是讖語。將應在瞬息間也。

那男子道：「不管還清不還清，你想快樂一時，總得要給

俺設法的。」那婦人道：「好了，好了，俺實在的纏不過你。天色不早，倘若那個老不死的進

房，你可又害老娘白熬一夜啦。」那男子道：「老闆正與那新來的客人密談什麼要事，今

夜是不會進來了。」

果如君說，恐怕不僅於今夜也。

那婦人道：「俺曉得的。」那客人尚有二千兩銀子，存在俺

這裏。俺家老不死的還想做這場糊塗夢。那男子急接說道：「倘若到手，俺至少也須得

一千五百兩。」那婦人笑道：「傻孩子，祇要你把老娘伺候好了，這一古魯包碎，怕不是你

一個人的。」那男子笑道：「老闆他怎能夠情願？」那婦人哼了兩聲道：「那時候你就是這店

裏的老闆，還有誰呀？」接着二人格格的笑了一陣。

吾聞至此亦為之好笑，吾笑非他，他乃笑其死在眼前，尚不知耳。

他倆說話

的聲音也漸漸的微細。黃泰急向院外一看，見天色業已不早，便暗忖道：「這時再不動

手，尚待何時？」急閃身進房，見床側那張長桌之上，高點着一盞油燈，那燈花怒發，足有

紅棗般大小，着照床垂一頂羅帳，迎門兩幅，一幅低垂，一幅斜掛，在帳鉤之上，一箇既

肥且胖的老婦，年約五旬左右，眉梢鬢角之間，抹了許多黑灰，雙頰還膩些脂粉，紅一

岸白一片。非常難看。半臂伸出被頭。胸前圍着一個猩紅兜肚。那半臂赤着。還摟定一個少年。粉團團的臉兒。出落得唇紅齒白。比肩交頸。正摟抱得親親密密。撕扯不開。黃泰懣着。不禁的怒火暴發。或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然以男女大義而論。惡奴欺主。蕩婦背夫。凡少有肝胆之人。必因之憤起。非好事也。直撲到床前。瞪眼大罵道。狗男女。……也不待他們作聲。就舉刀砍下。接聽哼了兩哼。那一對野鴛鴦。都鬧得身首異處。復見他倆的手腳。亂攪了一陣。當即現出原形。赤身露體。已湧得滿衾滿枕的血跡模糊。黃泰實在看下去。便伸手拉開一條棉被。仍將他倆蓋好。轉身照着宋良所說的話兒。一一尋找。果然如數搜得。比時鄰鷄已高叫了一聲。黃泰便匆忙將些金銀。打做一包。紮在背上。悄步出房。再向四方探聽了一會兒。萬籟俱寂。他便一飛步縱上屋脊。纔要折身回廡。猛覺他身後有人。連在他的肩膀上。拍了兩記道。老賊。你也敢在此劫財害命嗎。黃泰大喫一驚。急回身對付。那兒有什麼人影兒。黃泰暗忖道。這真奇怪。難道說俺也遇着了鬼嗎。奇峯突出。卽吾之闕者。至此亦爲之一驚。疑忖了一會兒。便要飛身落地走去。方要舉步。又見一條黑影。直撲前來。接着他就舉刀直砍道。你趁早將金銀

留下。饒你一命。他說着。已一刀直劈前來。黃泰閃身避過。也舉刀攔住道。你是誰人也。

敢在此放肆。那漢道。俺乃飛天夜叉黃泰。奇哉怪哉
愈寫愈妙你這老賊。也敢拒抗嗎。黃泰聽他報

姓名。越發驚異。接聽那漢問他姓名。黃泰也不便答話。忙使一解手。抽刀迎砍過去。那

漢便使一天王托塔式。將黃泰的刀法解開。轉使一枯樹盤根式。向黃泰掃來。黃泰急

跳身避過。接使一個滾刀法。飛奔直取那漢的肺腑。二人你來我往。交手戰了十多回

合。那漢已有些力不能支。亂搥了一刀。他就閃身一躍落地。當他將走之際。尙掉臉向

黃泰說道。哈。你是漢子。敢跟隨黃爺爺走嗎。此中必有把戲。然爲黃泰設想。其處境極難。所謂同去固覺危險。不去亦勢所不能也。黃泰此

時已殺得兩眼冒火。那有閒暇忖度。便接說道。誰還怕你麼。接步也躍身下屋。一在前

奔。一在後逐。不覺走出街頭。那漢飛向一帶樹林中奔去。黃泰緊搶了幾步。正趕到那

漢身前。那漢猛掉轉身。劈面又砍來一刀。幸喜黃泰手眼敏捷。急閃身避過。刀鋒方要

搶步迎擊。忽見那漢將扑刀扔去。哈哈大笑了幾聲。抱拳拱手道。健公兄。咱倆已多年

不見了。妙想天開。原來是自家作俑。黃泰越發驚異。急進前一步。凝神細看。哈哈。並非外人。乃是他的

襟弟梁立通。他也不禁笑出聲來道。曇仙。你也太會作耍了。梁立通笑道。若不是俺梁老四。誰又敢冒頂你的大名咧。黃泰又看了一會兒天色。便發急道。天色不早。你現住那裏。梁立通道。你住在那裏。黃泰便告知他的處所。並略說馬騰雲的病狀。梁立通大喜道。他也在此地嗎。俺正尋找他不着咧。如此俺就與你同行吧。比時黃泰聽說皺了幾皺眉頭。頓現出幾分難色。未久。便接說道。咱倆就同走吧。橫豎明天。都要把話兒說明的。邱英舉家聞之必爲之大驚失色。然如莊氏之賢。邱英之義。想亦無他處也。梁立通還要接問原由。黃泰急挽着他的手腕。走道。你看。又指着天色說道。這是什麼時候了。當真要趕到此地來出岔兒嗎。梁立通便不作聲。二人飛步重入街市。不多一會。就走到邱英住所。他倆越牆而過。黃泰先走到對房牕前。祇聽莊氏咳嗽了兩聲。各人抵時都呼聲大作。黃泰方轉身領着梁立通進房。梁立通急走到榻前。二人向着馬騰雲細看。見馬的臉色緋紅。昏昏的睡着。便也不去驚醒他。黃泰纔轉身除解他隨身的包裹。復聽馬騰雲狠聲說道。這個臭小子。原來是想害俺的呀。總有天你犯在俺馬老四手裏。總教你一個碎屍萬段。此想指胡必昌而言。今可不勞精神。

已有人替代報復矣他說着。牙齦已咬得格登登山價響。梁玄通急走近前。悄聲喊了幾聲馬四哥。不見答應。復歎了兩口氣。又睡去了。黃泰道。咱們談一會兒。橫豎明天都要見面的。梁玄通便走到桌前。二人落座。梁玄通就搶着詢問他倆相遇的情形。黃泰便將他自離家北上之後。本想獨身進京。鬧他一回驚天動地的大事。等得到京之後。見清帝康熙登對一般江湖的俠客。防備綦嚴。已搜羅百數十名技藝高強的武士。宮裏室外。晝夜隄防。真沒有絲毫下手的機會。誰知那夥武士。就很有許多與黃泰認識。其中有人利祿薰心。免不了就將黃泰進京的事兒。秘密奏上。那康熙帝本是英明之主。他平日也深知黃泰的爲人。於是特頒了一道密旨。嚴諭京城兵馬司與九門提督。密拿黃泰。幸喜一日夜深。黃泰正潛進九門提督衙門。暗探那清廷發兵征南的消息。可巧他等正磋商密拿擒法。危哉黃泰若無此一行彼生命必因之難保。然此時馬騰雲亦必隨之而難保生命矣。黃泰得此消息。暗忖孤掌難鳴。空拳莫敵。偷對大局無利。本身再大裁一個筋斗。那就更不合算了。次日清晨。便扮作一個賣菜的模樣。混出京城。急向山東濟南府走去。因爲黃泰本與幾個風塵中的

好友約在彼處會齊。再謀那排胡與漢的事業。誰知他在濟南府靜候。始終不曾見來一人。復又靜極思動。繞道奔往河南開封府。那裏曉得他纔到開封的地境。就聽傳說河南巡撫方仁已奉聖諭。拿他解京。比時當然不能自投羅網。接着又聽說現有幾個好都。却喬裝打扮。混進京城。那好奇之心。復又大動。如不好奇亦無此奇遇可見世人之離合聚散皆有天定也又冒險再向北進。剛走到蘆溝橋。便被雪所阻。這纔與馬相遇。接着又將馬騰雲中途受騙。以及當晚所做的事兒。略說了幾句。梁玄通這纔明白。梁又自述他北上的情形。祇因馬騰雲川東失敗之後。同在顧鵬驢所。閒住了多日。馬忽不辭而去。顧鵬深恐他重返川東。就使梁暗探他的踪跡。那日梁出門。一問左右鄰人。就知他已飛航過湖。便緊隨其後。直到武昌。又不知他的踪跡。這時乃是梁玄通。一時心靈。暗忖他既從此道而行。必定是單身北上。復又想到黃泰本在北於。正好乘此機會。進京一踣。所以接踵北上。誰知梁在中途。也鬧了幾天大病。醫愈之後。再往前行。那裏曉得誤走了道兒。這一誤却悞得真巧不然則又東勞西燕不易相見矣纔走到這孟家莊。可巧值今走到莊裏。行囊中已沒有一文。要想吃一餐

酒飯。又恐受人所窘。反爲不美。他籌思再四。祇好忍飢捱餓。等到夜晚。再打主意。他白天就在莊前莊後。繞了一周。早認定這座酒店裏。必有些須油水。故夜深之際。他就實做一番樑上君子了。不料纔到後院。就見黃泰正殺那一對狗男女。因此纔開這一場頑笑。鬧了個親友重逢。二人談笑了許久。不覺天色大明。彼此的精神。都有些困倦。正想伏案而睡。忽聽門外一陣喧嚷。接着轟轟如雨點般的播門。黃梁二人這一驚。却非同小可。欲知此事究竟如何下場。邱英舉家。是否受他等所累。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邱英一店小二也。若以職務論。其與宋良較。洵有天壤之隔。而其慷慨好友。則又非宋良所可企及。可見草莽之中。不盡無健兒義士也。且如莊氏之賢。洪氏之淑。邱英之孝且義。彼二子之純潔靈慧。一門三代。皆是好人。此又非偶然之事。蓋其先人。確有來歷之所致也。丹桂有根。由來已久。又豈宋良所可企及耶。胡必昌求榮賣友而遭慘死。宋良重利盤剝。其妻則倒貼情人。劉氏辱夫。毛順子欺主。卒至身首異處。雖由黃泰一憤而除之。然亦未始非天理循環。報施不爽。

第二十九回

亡家破產叔姪投親 謀財殺人夫妻作惡

話說梁玄通與黃泰二人。正因馬騰雲的病勢。發煩納悶。猛聽院外一片喧嚷。好像有許多人。圍住邱英門前。鑿鑿價播門。非常緊急。他倆聽着。都大喫一驚。比時邱家人等。尙未起身。梁玄通就要應聲前去開門。黃泰急一把捉住他的手腕道。你何能前去咧。這必是宋良酒店裏的夥計們。奔來報凶信的。或係窺破咱們的行動。特來追尋你。我踪跡。今你乃是一副生臉子。豈不更使他等加疑嗎。梁玄通冷笑道。你的膽量也太。大。憑你我倆。這幾個小孩子。也對付不了嗎。黃泰搖頭道。這句話兒。却不敢量定。四海之大。那裏沒有能人。再說馬四爺病得這般模樣。邱英款待咱們真不薄。他家是祖孫三代。有老有小。一日鬧出亂子。豈不連累他全家爲難。處此環境之中。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梁玄通發急道。咱們困守在這間房裏。也不是良策。二人躊躇未決。比時邱家老少。都已驚醒。邱英急忙奔去開門。他聽外間播門。那般凶猛。不禁的也有些吃驚。便站在門內。問了幾聲。後聽門外嚷道。邱英可在家嗎。你等快些開門。現有很要緊的事兒。快……快……邱

英聽着越發摸不着頭腦。急開門迎出。祇見一個老者。年約五旬左右。鬚髮均已花白。身後有兩個少年。還拖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各人的衣飾。都襤褸不堪。邱英一看。皆不認識。奇極此又從何處而另生枝節耶非獨不在邱等意料之中且亦出吾輩讀者意想之外也那夥人同見邱英迎出大門。便同聲問道。邱英可在家嗎。咱們尋他有要緊話說。邱英向着大衆。默忖了許久。一個也不認識。接着說道。俺就是邱英。你們是那裏來的。那夥人聽他自報姓名。都向着他打量了一番。各搖了幾搖腦袋道。你真是邱英嗎。你的老太太。可是莊太夫人。邱英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你等可是莊府上來的。現有什麼要事。就請進來說罷。那夥人便次第走進。邱英隨手就關了大門。纔引着大衆走進客堂。那邱母莊氏。已迎出房門。劈面向那老者。睜了幾眼。彼此滿臉驚喜。莊氏急問道。你不道。我那三弟莊廷鏞嗎。那老者也急應道。二姐。咱們已多年不見了。復掉臉向二少年。及那個小孩子說道。金人。金傑。金仞。你等快些前來。拜見姑母。他等三人。便一一向着莊氏。行禮拜見。莊氏也招呼邱英。偕着大福大壽。拜見舅父舅祖。接次洪氏也出堂拜見。大衆鬧做一團。可把個邱英夫

婦忙得獻茶獻水。一時也不停歇。再說黃梁二人窺探那夥人進門。好像都從遠道而來的。這纔安心落座。但是他自聽邱英母子那番說話。總望念着他等生活艱難。今見他家又投來多人。越發暗急道。他眼見增加了這許多人。那又怎樣度活咧。復想他所得的那一筆款子。除却六隻元寶。就是些金葉子。倘若拿出來兌換。必定要鬧出是非的。左難右難。方想着將元寶砍碎。約摸得十來兩零碎銀子。正當邱英抱個衣包。纔要跨出大門之際。邱英抱此衣包出門。彼唯一希望。祇想與其老闖通融耳。不知此時宋良已從胡必昌之後。魂歸地府。不在人間矣。然則彼之希望已絕。將如之何。竟有黃梁二人出而援助。足證天無絕人之路。彼之所以窮死者。乃自絕耳。黃泰便從房裏叫住。直待邱英進房。忽見房裏又多出一個老者。頓時

一驚。忖道。咦。這位老先生。他是何時進來的呀。他兩眼祇覷定梁玄通發怔。纔要向前請問姓名。黃泰便在旁攔住道。邱大哥。你往那裏去呀。邱英急應道。現因來了幾位遠親。俺特往街市上採辦些須菜蔬。黃泰又指着那個衣包道。這是些什麼東西。邱英臉上漲得緋紅道。這是母親的幾件舊衣。特地拿出去改做的。黃泰冷笑道。這早的天色。你又何必急在一時咧。他伸手就將邱英所拿的衣包奪下來。隨手就將那個衣包。

扔在一旁。邱英此時又不便向黃泰直要。却又不便說出真話。但是若不拿這衣包出去。眼見就不能舉火。真是一肚皮的困苦艱難。說不出口。這時黃泰方正色說道。你的苦心。咱們早就明白了。俺這裏還有些散碎銀子。你且拿去。暫度幾天。咱們再另行設法。邱英仍不肯接收。連聲拒辭道。吳爺莫要多心。小人今迎接爺們。並非求利。乃是專爲那位吳爺有病。特地借住調養的。況那位吳爺病中。正要錢使。吳爺您何必多心。這錢小人是萬不敢領的。黃泰便假作不悅道。邱英。你可知俺是什麼人呀。將來還有許多大事。須共患難。這些小事。那能分得你我咧。實對你說罷。宋良夫婦。都被人殺死。眼見這孟家莊裏。就要鬧出大禍來了。你還不快些出去。快些回來。俺還有許多要事。與你商量啦。邱英驟聞此說。無異劈空打一霹靂。而邱英仍墮在黑霧中。這個悶葫蘆。真將邱英悶煞矣。邱英如在大夢之中。猛然被這個劈空的霹靂驚醒。仍舊不知黃泰所說這樁事的原因。但是眼看黃泰那般形狀。又無端多出這一個老者。心知有異。却又不敢追問。恰巧莊氏又在堂前喊道。英兒。英兒。天時不早。你還不到店裏去一趨。買些食物回來。想三舅與表兄弟們。一早趕來。必定要餓壞

了。邱英聽着，便急應了兩聲。祇好暫將那些散碎銀子拿起來，匆匆出房去了。當他轉身之際，黃泰急一把捉住邱英道：「你萬不可到店裏去。倘外間如有人說些什麼，你却不可顧問。就有人問你什麼，你也不可說家中有客。務必早去早回。俺還有要事，與你商量。」邱英聽着，便一路點着腦袋出門。接說莊廷鏞與莊氏二人，乃是多年不見的老姊妹。今一旦見面，那些離情別緒，一時也說不完。結莊氏見他等那般襪襪心坎裏，老大的懷疑。初見之時，都無暇談到瑣事。後來漸談到家常的細故。莊廷鏞便長歎一聲道：「二姐，你看俺等父子叔姪，怎麼鬧得這般形狀呀！他纔說出這句話，眼淚如同串珠般飛灑出來，險些嗚咽不戒聲的說道：『現今已人亡家破，咱們不遠千里到此，實因避難逃命而來的。』」

吾人今閱至此，應回想潯陽江上梁玄通於鄰舟探隱事，以及洞庭湖畔顧綸歸寓欲報告其途中所遇之事，作者未及明言，皆是此段之伏線。文人之筆靈敏矯健，真似神龍天矯，騰現於雲中。

莊氏猛聽這兩句話，越發驚疑。接着急問他禍事始末。莊廷鏞含悲忍慟，他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番。原來那吳興南潯鎮莊氏一門，當明末清初之際，乃是數一數二的望族。莊廷鏞的堂叔允城，本是明末的歲貢生，並是復社中一員健將。後當清

初順治康熙兩代之間。人才極盛。一時以文名者。上輩如允城。允坤。允珠兄弟。下輩如廷鑑。廷鉞。廷鏞。廷鑾。廷鏡。廷銑兄弟。遠近稱爲莊氏九龍。當時的文名。真是縱橫字內。壓倒羣儒。那莊允城既入復社之後。目睹明室覆亡。同儕紛散。他也就看破功名。不願再仕清朝。圖謀進取。按莊允城原籍。本是震澤陸家港人。家道寒微。祇可敷衍日食。當莊允城得歲貢生時。他家男女老少。仍以耕耘苦謀生活。及至清帝卽位。莊允城見事不可爲。他就一憤浪遊四方。實做一個閒雲野鶴。莊允城他能文以外。並善觀地氣。一日。他路過南潯夏家花園。暗窺那園中的金銀氣極旺。便不禁的利心大動。能文知機如莊允城者見利尤不禁心動。可見人世之中。金錢一關。極難打破矣。兵燹而後。園林已墟。那園中祇剩頽垣半堵。荒地數弓。加着園主的家世蕭條。幾乎無人顧問此地。莊允城趁此機會。急趕回家。盡數變賣所有的田地房產。轉往南潯。於是遍訪此園的四鄰八舍。竟以大錢一百千文。將這園地購買。一時他的兄弟子姪。都不以他舉動爲然。無奈他名分居長。却又不敢反抗。誰知他得園後。借着建築房屋爲名。全命親族當事。掘地挖溝。果然獲得藏金無算。由此莊氏一門。

就暴富起來。大興土木，便稱南潯全鎮的首富。他也不浪遊湖海，祇率領兄弟子姪，閉戶讀書。不多幾年，人才蔚起，追源窮始。那夏家花園，總算是莊氏九龍的發祥之地。日久鄰里喧傳，都疑莊氏驟富的奇怪。那里問之，問薰蕕錯雜。那些正直鄰人，固不因此別生異想。還有許多好尋野食的人們，眼看着莊氏這般闊綽，却不免看得兩眼出火。於是就有些窮困朋友，不斷的向他告貸。莊允城初尚略加點綴，日常越來越多。他就有些憎厭，一概謝絕，不借分文。那遠近朋友，也就不免由妬生怨了。一人發財百人觀之，眼熱此世風之所以日薄人心之所莊允城的髮妻早死，所生三子，長者名喚廷鑑，聰慧出眾，幼年因苦讀過度，雙眼近視。次子廷鉞，也頗負文名。三子廷鏞，專以務農爲業。莊允城愛長子廷鑑，尤篤。後給廷鑑娶同鎮的富戶朱佑明之女爲妻。若說那朱氏的家世，却也至奇且怪。按朱佑明的父親朱全，本業乃是木匠。其妻白氏，平日以縫窮謀生。據他自稱，原籍是江蘇寶應縣人。浪跡江湖，已是一個再醮之婦。其夫如此，其婦又如彼，一則半斤一則八兩，結爲伉儷，此正所謂門當戶對者也。當他往南潯鎮時，已經三十四歲。那是朱全也四十一歲了。某年白氏大病，寄身在鎮南如來寺的

廊下無人過問。恰好朱全在那寺院裏作住。每日散工的時際。他總前往探視一回兒。最初不過同興天涯淪落之感。朱全本是個四十未婚的一條光棍。平日賺得些許工資。也不斷的分給白氏若干。白氏得此可以療病。不多時日。白氏因此漸獲安痊。復感朱全援助之恩。益加你親我愛。那寺主妙空方丈。見他二人。這般眷愛。一時動了撮合的善念。便給他倆牽了一線紅絲。於是他倆萍水相逢。從此就百年偕老。順便就在寺右搭了一椽茆屋。男工女織。共同過活起來。不滿三年。就生一子。那時朱全散工之後。不時的追隨妙空之後。靜聽講經。妙空也愛他忠厚誠實。他兒子佑明的名兒。就是妙空給他定的。成家得子全是妙空一手撮合又一年。粵商鄺光裕。販賣桐油。由南潯經過。客住在如來寺內。與妙空極其要好。後因接得家報。匆匆旋里。他行時祇留下一隻桐油。並再四叮囑妙空道。這隻油。乃是俺這次虧本的紀念。你須給俺代存五年。俺必親身來取。倘若俺五年不來。你再轉賣就是了。妙空一一受命。鄺光裕遂告辭而去。事隔四年有半。南潯鎮左右。桐油大缺。一時市價也因之大漲。可巧朱全接了一項工事。需用

桐油全鎮都購買不着。最後他纔想到如來寺。有廣東客人存了一簍桐油。他便率子佑明前往借用。借油乃通常之事何必借子彼之所以携子而往者此乃作者之意而使祐明知其暴發之由來也閱者幸勿爲其瞞過妙空默付已隔四年有

餘。鄺光裕一去杳無消息。大概他是不會再來的了。就是他來再使朱全照簍賠償。也不算什麼大事。他默想既定。便將那簍桐油借給朱全。復將那簍桐油的來源說了一遍道。但是鄺光裕倘若來時。不拘何日。你預照市價。如數給他。或是賠償他一簍桐油。那就由你與他商酌罷。朱全連連稱是。便將桐油提去。當晚他夫婦二人開簍一看。那裏是什麼桐油。都變成了一簍寶光灼灼。直奪人目的物件。比時朱全看着。祇害得他兩眼發值。抱着那個油簍。吃吃歎笑。接說。咳……咳……這是什麼東西。白氏見他這般怪樣。便搶着。一手取出一錠。瞥見金光燦爛。急順手拿起簍蓋兒。緊緊的將油簍蓋住。接說道。這算什麼稀奇。多年桐油。總是這般模樣。朱全便翻着白眼爭辨道。桐油俺也不認識嗎。這乃是黃……白氏也不等他說完。便惡狠狠的盯了他兩眼。急轉身走向門外。四面看了幾眼。復折身走到他丈夫身旁。伸手在朱全的額角上。輕敲了一下。悄

聲笑道：「傻漢子，咱們發財啦，還不小聲小氣些。倘給別人曉得，那有咱們的。你趕快收藏起來。這大驚小怪做什麼？」白氏畢竟是老江湖，比較乃夫直高出萬倍。朱全聽說，祇不作聲，兩眼仍覷定那箇

油篋，發怔默笑。周身瑟瑟作抖，臉化祇紅一陣白一陣的閃爍不定。那一顆七竅玲瓏

心不住的在胸中上下跳躍不止。窮人發財猶如受罪，此之謂也。最後還是白氏在他丈夫耳邊咕囔了

一陣。朱全這纔喘過一口氣來。夫婦二人同將那篋黃金，揜藏在臥榻之下，仍出照常

工作。直待那工程完竣，白氏就獻一計，叫他丈夫出門繞了一個圈子，揚言遇着一個

富貴親戚，分給他若干銀兩。這纔將那一篋黃金，慢慢的化出銀錢，次第發現出來。於

是大興土木，他也不再做木匠。一個極窮苦的苦力，轉眼間便變做了富翁。教子讀書，

買田治產，四鄰八舍，都不知他是怎樣暴富。就如那妙空方丈，因平日信朱全誠厚，極

深，也都不加猜疑事。隔日，酈光裕忽然與妙空見面之後，就要索取那一

篋桐油。吾閱至此而為妙空喫驚，更爲朱全夫婦捏一把汗。妙空便將朱全借油的事，代述了一番。酈光裕聽說，頓現

不悅之色。默忖許久，他便說道：「論理五年的限期已過，俺不能再提這事。但是這篋桐

油與俺很有關連。總須將這原篋取回最佳。妙空急笑道。這很容易。朱全他本是個誠實君子。老衲本與他訂有信約。俺今引你同去。包管你原物歸還物主便了。

妙空此言果能如願歟吾

恐妙空對於朱全信仰過分耳

鄺光裕便歎一口氣道。恐怕祇能還我油篋兒吧。但是妙空既說得這般切實。又不便再說別話。當晚妙空就領着鄺光裕去訪朱全。此時那朱全的住所已是高樓大廈。不似往日那竹籬茅舍了。儼然呼奴使婢。非常闊綽。那時朱全夫婦正並坐在後堂。密商勦辦一種生意。忽聽守門的朱升進後堂來。說是如來寺方丈妙空和尚率領一位廣東客人鄺光裕前來拜訪。朱全猛聽鄺光裕三字。好像半天打了一個霹靂。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許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白氏一見朱全這般形狀。已知怪異。白氏見景生情。神智靈敏。畢竟是朱全內助。惜乎行事不由正軌耳。頓將朱升支出門去道。你就招呼他等。暫坐一會兒。老爺就出來接見的。朱升領命退去。白氏便悄聲問道。可是那位桐油客人來了。朱全急道。誰說不是。他必定處討這油篋中的黃金。你看。這怎麼辦咧。白氏便將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正色道。當然不待他開口。就先搶着說明真相。並將原物奉還。豈不大家都落個

歡笑而散麼。真有心亦不愧爲賢婦朱全急道。胡說如此。俺祇好再做木匠。你也祇好再去縫窮。你

情願嗎。俺是不幹的。白氏笑道。你真是傻子。他接着。就向朱全耳邊咕噥了一陣。朱全

連連點頭道。妙極妙極。斬草除根。這確是一個辦法。嗚呼朱全已墮入禽獸道矣未久。朱全忽搖頭道。

不妥不妥。那個禿驢。又怎麼對付咧。白氏道。當然一同送他回去。朱全道。他對俺全家。

非但無仇。且一再施恩佈惠。若是這般做法。也不免太心毒了。白氏道。常言說得好聽。

無毒不丈夫。什麼叫做恩德。似你這般軟皮條。還是去做木匠好些。實對你說了罷。安

見那姓鄺的。不是留臟害人呀。你如今就加倍奉還。恐怕他還不願意咧。金剛圈兒已

套在腦袋上。還縮得了頸項嗎。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鍼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誠哉斯言洵不我誑朱全被白氏搶白了一陣。

閉口無言。半晌。他纔咬緊牙齦。哼了一聲道。就是這樣辦吧。轉身出房去了。接說妙空

偕同鄺光裕二人。默坐在客廳裏。許久不見主人。他倆都不禁煩燥。正在發急之際。忽

見朱全搖出客廳。彼此見禮之後入座。朱全果不待鄺光裕開口。便將那油簍中的黃

金。完全說明。不曾隱瞞一字。接着。他復引導妙空與鄺光裕二人。同入後堂。並令白氏

出見。那時白氏已湊了許多黃金。擦滿油篋。裝置停當。朱全命他妻子兒禮已畢。他夫婦二人。就將那一隻黃金扛出。轉令僕婢等退避。他夫婦二人。又將篋中黃金。一一捧出。請鄺點查。滛諺所謂像煞有介事也。鄺光裕一時喜出望外。急謙讓道。感承朱兄代存多年。怎能全數取回。我看就請朱兄不必客氣。賞留一半罷。朱兄未必與你客氣。祇嫌一半太少耳。朱全正色說道。借得

鄺兄之助。這多年所賺得利金。已是吃着不盡了。物各有主。何能再在正款中。取用分文呢。這是萬不能夠領命的。妙空方丈。他平日最誇獎朱全誠厚。今見他這般動作。越發深信不疑。並敬重他爽直不苟。間接也頗敬鄺光裕。輕利重義。世俗中罕見的好人。老和尚之法眼。恐怕已瞎了一隻。復見他倆謙遜不決。便從中解勸道。阿彌陀佛。人世間芸芸衆生。果盡

如你等二位。那也決無苟利的競爭了。如今老衲的意思。朱兄既說承助多年。獲利已享受不盡。若再要他分這款項。想朱兄爲人正直。決不肯受的。鄺兄既以母金。而使朱兄分潤子利。此已可酬報他代存之功。古諺所云。恭敬不如從命。我看鄺兄也不必客氣。就全數收回吧。朱全笑道。大和尚判斷公平。鄺兄也不必再謙再讓啦。其言如此推敬。妙空而其心必

大恨妙空刻骨矣

鄺光裕見朱全已堅決不肯分受。便遵命收回原款。這時鄺光裕之感朱全夫

婦與妙空和尚之敬他二人。早推崇到三十三天之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物極必反。閱者請靜

觀下文彼二者即自恨眸子之眈亦來不及矣

朱全復挽留鄺光裕遷住己廬。並半嚇半勸說道。現今人事太壞。多

鄺兄獨身携此多金。如寄宿他處。倘被閒人瞋着。必有性命之憂。倘不如寄宿敝廬。多住幾天。俺夫婦既可少酬惠助之恩。鄺兄也可少事歇息。將來再慢慢設法携帶此款

回府。那就免除許多凶險啦。妙空聽這番話。却有至理。便極力勸鄺移住朱廬。鄺光裕

此時也不再謙辭。祇說了一句。似這般打擾也太覺不安。當晚就遷入朱廬。好在如來

寺也在附近。妙空就朝夕奔來。歡談暢叙。加着朱全夫婦百般殷勤。便把這一僧一賈

恭維得不知怎樣纔好。

越恭維得好。越危險也。

光迅迅速。不覺已混過一月有餘。鄺光裕因想進京

辦貨。便向朱全堅辭了幾次。最後朱全勢知不能久留。一夕他就特備一席素筵。給鄺

餞別。當晚他並不另請外賓。祇請妙空和尚一人。其外就是他夫妻父子三人陪席。入

座而後。那白氏便大展厥能。很命的向着鄺光裕妙空二人攀酒。這日天公也代他

客黃昏之後就狂風驟雨愈鬧愈緊。天公祇成人之美未知天公尚成人之惡噫天公又何常公道哉妙空見風雨交加難得

有此聚會便放量的飛觴獻斝與賓主等痛飲起來直飲到三更將盡那牕外的風雨

益加猛烈比時妙空和尚與鄺光裕二人已有了七分醉意彼此談話那舌尖兒上都

打了哆嗦朱全一見機會已到早將左右親信的家丁安排已定最後催促他的愛子

祐明歸房安寢朱全便乘興又與二客對飲了三觥鄺光裕就癡睡在座上不知人事

朱全急轉身抽出一把板斧纔舉手向鄺迎面砍下猛見牕外電光閃爍那雷聲隆隆

的滾來朱全不禁手軟那柄板斧就落將下來。此未始非天良發現時也白氏從旁急得蹀脚道這是

什麼時候你還不下手還等他醒轉來反手殺你嗎朱全被他這一激動遂拾起板斧

直向鄺光裕腦門砍去祇聽哎呀一聲鄺光裕纔要掙扎起身他左右親信家奴猛跳

出四個大漢刀斧齊下可憐那不遠千里而來的鄺光裕此時已魂歸故里鮮血橫飛

早成了個大卸八塊了。此便是醉恩報德罪妙空當時雖然醉酒却不似鄺光裕那般昏迷驟見朱

全夫婦主僕這般胡爲頓時已將酒意嚇醒他明知朱全夫婦圖財害命此時因他孤

掌難鳴。也不敢再向朱全爭論曲直。祇求免得一死。再作計較罷。誰知朱全率領衆僕。將鄺光裕收拾停當。朱全急轉臉瞪了妙空兩眼。妙空也知不妙。此時要想逃走。打量是辦不到的。他就挺着頭皮。迎向前道。朱兄。事已如此。那寺院裏。老衲也未便居住。請你放條生路。俺另投別處吧。此乃向劊子手求救多此。一舉又何實益於事哉。他說時就閉目合掌念佛。朱全祇冷

笑了兩聲。慢步兒迎到妙空身邊。猛一把捉住妙空的衣領。狠聲說道。大和尚。俺來送你回去。妙空見朱全業已翻臉。就知道事無可挽回。此時他也不知畏懼。正色說道。朱全。你撫心自想。俺妙空待你不薄。大恩不報。反視若讐仇。俺死固不足憐惜。你也未必有好收場的。朱全道。俺正因大恩難報。纔送你回去。此項報恩辦法。洵古今未有之奇聞。此所以善門難開。好人不易做也。白氏

與左右助凶的羣僕。同聲說道。此等不自量的禿驢。何必與他多說閒話。妙空見白氏率領羣僕。蜂擁上前。便冷笑道。善哉。善哉。二十年後。咱們再算帳吧。朱全那顧聽他這等說話。他手起斧落。已把個如瓜色的腦袋。削去一塊。頓時腦漿迸裂。血花飛濺。他幽魂一縷。隨同鄺光裕去了。白氏見鄺光裕與妙空兩條性命。都已結果。白氏便向朱全

笑道。傻漢子你看俺的計策何如。朱全祇笑着不語。許久。方說道。似這等血肉亂堆着。總算不得完事。白氏笑道。人已殺了兩個。還怕無法兒拭刀嗎。當時招呼那四個親信僕人。劉興。孟貴。賈祥。李福等。此處忽將四僕姓名一一寫明。蓋為將來循環相報。留伏線也。揀出兩個酒罈兒。七手八脚。不多一會兒工夫。就將他倆零骸碎殼。收拾個乾淨。誰知白氏早已準備着八百兩銀子。分做四個包兒。包得齊齊整整。比時如數揀出。分給劉孟賈李四僕。乃是酬勞他等協助之功。並搪搥他等之口。莫要胡說。接着洗杯換盞。夫妻主僕。又歡飲了一番。直鬧到東方發白。纔各自歸寢。自此一場圖財害命的重案。糊裏糊塗的粉飾過去。事過幾天。如來寺的和尙們。雖鬧着方丈失蹤。因為全鎮的住民。都覺事不干己。誰肯出頭追問。所以這一番風浪。也祇空鬧了幾天。也就風平浪靜啦。接說朱全夫婦。自將這場公案。解決之後。不滿三年。白氏又借着別種事故。次第將那劉孟賈李四僕。收拾乾淨。他夫婦二人。這纔安心。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古今同慨。彼為人作犬馬者。可以警惕矣。由此朱全夫婦。重整家務。不多幾年。朱家的事業。越發興旺。說也奇怪。朱祐明自幼聰慧出衆。尤好讀書。入冠之後。文名大振。

平日專與一般文人詞客往來。儼然是一個大家子弟。朱全夫婦看着越發高興。再說南潯鎮劉人模。乃是明代進士。他世代爲官。也是一個富戶。極愛朱祐明的才貌。就挽出密友執柯。招納朱祐明爲壻。過門之後。連生了兩女一兒。朱全夫婦纔相繼逝世。比時朱祐明的往來朋友之輩。與莊允城更加親密。後愛莊廷鑰聰慧過人。便將長女招他爲壻。莊朱二氏聯姻之後。朝夕往來。越加親密了。按朱祐明的住所。乃在南潯鎮西鄉。與莊家雖同居一鎮。相隔確有十三里路。平日往來。非常不便。復經他親家二人會商多日。纔決定合資。另築一所別墅。爲他倆聯歡之所。由此就選揀一處適中之地。建築了三椽茆屋。數曲竹籬。栽花萬本。藏書萬卷。署名清美堂。清美堂三字闕者幸加注意朝夕詩酒聯歡。各邀一時名士。常在別墅裏聚樂。斯文聚會。這也是人生最樂的雅事。一日。他親家二人正在別墅裏聚會。忽見門丁周德持一名片進堂說道。前任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特來拜謁。冤家對頭來矣莊允城接着名片。便默付一回。也不接說一字。朱祐明從旁一看。急問道。此人你與他有什麼交誼。莊允城搖頭道。隨先大夫旅京時。曾與他見過幾面。並

無什麼交情。復又轉說道。此人很聰明伶俐。就是文學差些。他乃是赤手空拳的一條光棍。居然混得一個歸安縣實缺。總算虧他。好話莫要多說。尙有避之而不得者。在其後也。朱祐明冷笑了兩聲道。

你少給他虛張門面吧。莊允城猛聽驚問道。親家。你與他是舊相識嗎。朱祐明道。彼此先人曾結過一度鄰舍。此人從小就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了。俺未成時。都不與他相來往的。想他出身猥賤。乃父本以弄船爲生。若與足下攀親。正是門當戶對。何必鄙薄此朱祐明。實自招其禍也。也不知怎樣尋得

一筆橫財。他就拋棄舊業成家置產。娶妻生子。發達起來了。此人也確實聰明。清廷定鼎之後。他乘此機會。便攜帶一姊一妹。潛往北京。從此這南潯鎮裏。就沒有他姊妹三人踪跡。不多幾年。他果然得了歸安縣的實缺。率眷出京。他一姊一妹。却不知下落。後來聽說他進京之後。就落魄在都門。借着他的姊妹。與人勾搭過活。未幾。他一姊一妹。結識了一個皇家貴胄。因爲滿漢不便開親。就實做那貴胄的外寵。由此飛黃騰達。又被一個吏部堂官。看中了他的才貌。招納爲壻。借此種種外援。纔得了這個歸安縣實缺。原來如此。大可稱得。衣冠禽獸矣。允城連連點頭道。俺隨先父見他時。却在他岳父梁浩府上。那梁

浩却是個吏部堂官。哎呀。此公出路也太不正當啦。朱祐明又笑道。尙不止此呢。他自得缺之後。非但未費一文半鈔。便借重他兩門親戚的勢力。京裏京外。一路上大打秋風。還未到任。就鬧個腸肥腦滿了。到任未滿三月。他父母都感時疫並亡。他竟掩喪不報。照常供職。真好本領所以能害莊朱兩家死命誰知他到任未及兩年。仍舊因貪贓案。被人告發革職。離任之後。他又大打秋風。說什麼彌補虧累。實則是想多掏幾文。俺與他並不相識。素無來往的。日前他忽然光降。初見他就背誦了一遍窮經。俺尙想送他兩兒八錢銀子。彼此都落一個笑臉兒。即請再加百倍未必如願朱祐明如此吝嗇當然必招人大砍斧頭矣誰知他越說越不成話。且正顏厲色的罵俺是暴發戶。並譏諷先人圖財害命。彷彿若不孝敬他一萬八千。他就得當官告發的。莊允城此時也有些不說。急問道。你應該向他追問證據。朱祐明道。他那能說得出來咧。那時俺分明要想大發慈悲。因此也就不便啦。最後他還冷嘲熱罵的掃興而去。莊允城連聲埋怨道。你也老實過分。似他這等信口雌黃。係應該追問一個青紅皂白。朱祐明笑道。讓人一步。不算吃虧。似這等無賴。又何必與他計較咧。未必甘心讓人恐怕自有軟脚病耳

即此已深種惡因倘再追進則尚不知如何結局也

莊允城聽說。半晌不曾作聲。復抬頭一看。忽見一人。鬚頭鼠目的。已閃進草堂。急向莊允城拱手施禮。比時莊允城滿臉不平之氣。直冲上腦頂門。明知此人就是吳之榮。因冷板櫪業已坐久。心急不能忍耐。就直冲進堂。他掉臉也不去理會。頓時將臉色沉着。大罵門人道。周德。你是幹什麼的。這些規矩也不曉得嗎。此地是什麼所在。不問是什麼閒人。也能放他進來。太不懂事啦。俺這裏也不是娼寮妓院。聽人進出。還不給俺轟出去。下次你再如此的。不留心。俺一定要特加重辦的。他說罷。也不正向吳之榮。看他一眼。便起身拉着朱祐明。直向後堂走去。

若論吳之為人。應遭此等白眼。然莊氏舉家生命並牽及

其他家族。則葬送此一場閒氣之中。孟子注重養氣。斯即氣之爲害也。

吳之榮當頭遭此一棒。直打得他臉色緋紅。默站着如殭尸一般。也不知怎樣進退纔好。周德無因的碰了這個釘子。當一腔無名之火。當然對射在吳之榮身上。於是他也鼓起嘴巴。朋友。你當真還要俺賣力嗎。吳之榮這時雖是三頭六臂。也無法擺威。便倒噎了一口冷氣。轉向周德拱手道。這却真對不住你。咱們再見吧。說着他冷笑兩聲。轉身走去。欲知他這一去。怎樣兒的報仇洩忿。且待次回。

再續。

俠魂評曰。莊允城以觀地氣而獲藏。朱氏以借油而獲金。吳氏以弄船而無端暴富。其財之來焉。皆屬不義。不得已以三者比較。則莊氏得之較正。然而莊氏乃書香傳世。畢竟與朱吳二氏不同。即此幾希之別。已足證明讀書人真有價值也。朱全夫婦得財不足。且害人命。更波及一再加以恩惠之妙空和尚。彼居心險惡。直禽獸不如。然不見彼一簞黃金。必不致下此毒手。金錢之害人。甚於蜂蝎。洵不是我欺。

吳之榮既假姊妹而求榮。犧牲父母而牟利。其人格卑鄙。不言可知。此類所謂眞小人。彼眞小人即可無惡不作。後對莊朱二氏之種種報施。因而興起絕大之文字獄。若在他人行之。猶可責其不義。而吳行之。乃盡眞小人應有之本能。又何足責哉。

第三十回

哭媿媿誓目修明史

籍讎怨臨人謀復官

話說莊允城自將吳之榮轟走後。復偕朱祐明轉出後堂。他旋走旋笑道。俺生平最不喜惡色對人。令人不能堪受的。但是見不得這等衣冠禽獸。今天他總算被俺罵得痛快。你也可以少洩不平之氣啦。現在你應當請客。咱們就暢樂一宵。他說時。就命周德

前去請客。

吳之榮因此取辱固屬咎有應得而莊允城因此尋歡取樂亦似嫌太過矣

朱祐明皺着眉頭。半晌方歎道。吳之榮的爲

人。聽說很陰險狡詐的。他今討了這場沒趣。未必從此甘休。我看親家翁。您還得留心防備。他些要緊。恐怕你這一場快舉。就得種下禍根咧。

朱祐明却有先見之明。惜乎對於本身仍不能天澈天悟。所謂當局者迷旁觀

者清也

莊允城大笑道。你未免太胆小了。看他那般鬼頭鬼腦。就敢量他沒有怎大的作

爲。咱們名利之心。早冷。俺也不想官場中活動。怕他怎的。他接着仍令周德。八方去請客赴讌。不多一會。他等朝夕往來的密友。如董二西。張雋。查伊璜。范文白。閔聲。陸圻。茅元錫。吳炎。潘樾章。吳之鏞。兄弟等。次第趕來。莊允城便將驅逐吳之榮的情狀。與吳之榮的爲人。一一說了個大概。大衆都拍掌稱快。活把箇吳之榮。罵得一塌糊塗。

時近黃昏。大衆入席之際。可巧莊允城的長子廷鑑也追趕前來。比時莊廷鑑在羣衆之中。雖屬後輩。但是他的文名。却高出羣衆。一時有大莊小莊之稱。許多父執都與他交友。朱祐明愛惜這個女婿。如同明珠一般。更不待說了。莊廷鑑進堂。與諸前輩見禮已畢。就在主位的側席入座。那兩隻眼珠兒可憐腫得如紅桃兒一般。於是他的岳父朱祐明以及諸前輩先生都勸他多加休養。少在書卷中做苦工夫。自然就可以安愈了。莊允城當衆亦頗以此說誠子。但是他心裏因此愛兒越覺濃厚。父母望子成名無微不至。然因此傷及其子更傷及全家亦太不值得矣。但是凡人處此境中不能自加省悟耳。那一席之中。既有良友。又有佳兒。莊允城這一番愉快。真是爲他一生所未經過的樂事。彼此飛觴獻斝。正鬧得興高采烈時候。忽見二人直撲進後堂。同向着莊允城報道。我等現奉夫人之命。請太爺趕緊回府。大衆猛見他二人驟然闖進。神色倉皇。都知必有非常的變故。接着凝神細看。乃是莊允城的家丁方順。劉昌都搶着爭問原故。方劉二僕祇覷定莊廷鑑。不敢作聲。莊廷鑑因兩眼害得糊裏糊塗。不曾聽見。但是莊允城與朱祐明二人。見這形狀分外驚慌。羣衆都你猜我疑。有人

說必是吳之榮。趕去吵鬧。乘家主翁出門。他有意盲纏需索。也說不定的。又有人說。我看他一人趕去。必不敢放肆。想是邀約許多無賴。同往莊府尋找岔兒。彼談此講。都認定是吳之榮鬧出禍事。莊允城便搖頭道。他決無此膽量。這等人的名利心極重。若從此胡作非爲。不謀前途發展。決不甘願的。莊允城可算是吳之榮知己。既知其行爲若是。而竟一毛不拔。雖可稱一時快意。卒蒙不白之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未始非莊允城之失敗也。莊廷鑑復轉問方劉二僕道。少夫人本說今天回來。此時可曾到家。

方劉二僕聽說。都彼此相對發歎。答不出一字。朱祐明也急搶說道。是呀。俺出門之時。他已領着雪雁使婢上車。那時鄉鄰們纔做午飯。早應走到了。他說着。也急向方劉二僕驚問道。倒底他可回府嗎。俺因近來的謠言紛起。都說有個綠林好漢。叫做採花蜂金保。嘯聚多人。專在這條道路上。攔劫金銀婦女。是俺放心不下。曾派俺那保家的武士。章占標與程勝等二人。沿途護送。還有車夫四名。總可安保無事的。你等不可隱瞞。快些直說明白。莊允城也有些發急道。少夫人何時到家的。究因什麼大事。請俺回去。咧。莊廷鑑又接問道。俺看你倆的神色不佳。若出了什麼急事。早遲也隱瞞不了的。此時

趁着賓客衆多。大家還好多想些救法。咧。接次羣衆賓客也都紛紛詢根究底。問個不休。方劉二僕見此形狀。也知道這事是瞞不下去。方順便搶前說道。太爺與少爺都不必發急。少夫人直到家丁等來時。尙未曾回府。咧。果然又別生枝節矣。今在此一刹那之間。其歡樂與焦急何異。霄壤之隔。俗諺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即時禍福。信曰不誣。朱祐明急得跳起身道。果有此事嗎。你等應該早說。莊允城也發急問道。到底怎樣。你倆快些說吧。劉昌接說道。那厨役老曾回來說。西鄉今天午後。有一夥強盜剪路。當時搶去一個丫環。與些衣服首飾。究竟如何結果。他也說不清白。太夫人因少夫人此時尙未到家。有些放心不落。特專家丁等請太爺回府。方順接向朱祐明說道。太夫人並命家丁。特往親家太爺府上去。打聽消息。此時可還要去。咧。朱祐明說道。我

看你等去也無益。還是另謀挽救的辦法。要緊。這一場歡讌。驀地忽變做愁場。彼此相對兩眼發直。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樂極生悲。古今同慨。如莊朱二氏。猛然受此驚恐。亦彼二氏高興大過之故耳。良久。還是董二酉

等一般賓客。極勸莊氏父子。早些回府。速謀救法。這纔草草散場。朱祐明也跟隨莊氏父子同行。那些賓客。也有隨同莊氏父子前往的。也有各自回家的。哼聲歎氣而散。再

說莊氏父子。偕同朱祐明。茅元錫。吳炎。董二酉。范文白。以及方順。劉昌二僕。飛奔到家。那時正堂之中。已擁擠許多人。你談我講。指天劃地的討論這樁事兒。大眾抬頭見莊允城等到家。還有許多人。從隨其後。就有些婦女們。砰的一聲。都向後堂避去。莊允城偕同大眾。進了正堂。祇見看門的老人家。丁慶。與女僕唐江二媪。還有那護送莊朱氏主婢的程勝。同擁上前道。好了。兩位太爺都來了。朱祐明猛見程勝。他急忙問道。大小姐可回來麼。章占標現往那裏去了。程勝接說道。大小姐已由小人救回。章占標。他還去追尋雪雁呢。此係後文之伏線。將來尚不知引起多少波瀾。朱祐明大怒道。你們怎麼辦事的。這樁事如何得了。這樁事如何得了。莊允城聽說他的長媳。業已安然回家。這纔少展眉頭。轉央眾客同進書室道。諸位請房裏坐罷。又向他親家解勸道。幸喜令媛已到家。您也不必動氣。別的事兒。揔好辦啦。咱們都進房去。慢慢的問吧。祇要兒媳安然而歸。餘事皆云好辦。可見無骨肉關係者。則不關痛癢矣。大眾便同進書室入座。祇有莊廷鑪。急想探聽這事的原因。便乘着眾客入室之際。他就一溜煙似的。奔進後堂。接說莊廷鑪。纔跨進後院。迎面祇見他兩弟廷鉞。廷鏞。攙扶着他母親。

莊章氏一眼瞥見他進院，便哭着訴說道：「兒呀，這次可把爲娘嚇壞了。想你媳婦也是個金枝玉葉，嬌養慣的。雪雁那個孩子，胆量最小。如今鬧出這場禍事，可憐他倆的魂魄都要嚇掉啦。」他接着又長歎一聲道：「那個雪雁小孩子，此時尚不知怎麼咧。」莊廷鏞猛聽着這句話，他臉色已急得如白綫一般。那兩隻病眼，越加紅腫起來。彼聞母之言而綫雙眼益加紅腫，其中心之急可知矣。然於聞雪雁失踪之後，而臉色大變，眼益加腫，其對於此婢之心亦可知矣。閱者應注意此等微末之處，勿使放過也。接聽他母親長腔短調的，祇埋怨媳婦不應該常回母家。噤哩咕嚕，無非是些賊走關門的現成話。莊廷鏞也無心久聽，轉身就走進自己的臥房，強睜兩眼，向四方瞧去。見他的妻子莊朱氏斜躺在一張神仙榻上，驚弓之鳥，方自養神。猛見他丈夫進房，也就勉強的掙扎坐起。一時他也說不出來是怎樣的傷心。那淚珠兒如飛泉流瀑的一般，怎樣也忍耐不住。莊廷鏞一折腰就坐在側前，兩眼祇覷定他發怔，也不知說什麼話兒是好。半晌，莊朱氏方說出一句道：「險些咱倆已不得見面了。他纔說出這句話，越加傷心的利害。嗚嗚咽咽，隱面哭出聲來。莊廷鏞急勸止道：『已過之事，你也不必胡想。這次你難免不因驚嚇受傷。』」

還須靜養要緊。溫言軟語。莊廷鑑很說了一番。莊朱氏這纔止住眼淚。接着就將他主婢中途遇劫經過的情形細說了一遍。原來朱祐明所住的地方。因在如來寺左境。那地名就因寺名而傳。也就叫做如來寺。地居南潯鎮西鄉。與莊允城住所相隔約在四十餘里。其間經過的道路非常荒僻。距如來寺約二十五里。有一小鎮叫做伏虎店。相傳曾有異人。由彼處經過。降伏了一隻惡虎的。全鎮不滿十家住戶。那居民的性情却非常懦弱。若非懦弱何得所居之地而被外人所佔有耶這座小鎮乃是莊朱二家。往還必經之地。忽有一年。自遠方奔來一條大漢。姓金名保。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年紀約三十歲。並無眷屬。就在伏虎店租賃了一間茅屋。晨出暮歸。長年短月。也看不見他的人影。他平日來往的都是些橫眉豎眼的莽漢。不像是安居守分的人們。又久那遠近村莊以及荒僻道路之側。漸漸發現許多圖財剪路。採花劫物等案。一般鄉民都疑是金保這夥人所為。既無相當職業而往來皆酒食之徒遊手好閒出沒無定當然除為盜為賊而外別無他事但是不曾尋得他等為匪為盜。鄉人不能羣起驅逐是不啻引狼入室也。宜乎遠近鄉人受其災害。但是不曾尋得他等為匪為盜的實証。都不敢指說他等皆是歹人。後經多人傳說。都說金保等乃是太湖分派出來。

的好漢。越發都不敢妄說一聲。就有時婦女等受他蹂躪。以及金錢什物。迭受損失。皆隱痛在心。不敢報告官府。深怕下次再受他害。由此金保的胆量。越發放大了。居然鵠巢鳩占。就霸佔那座伏虎店。自稱一方的太歲。又有許多血氣未定的少年。也隨從他的身後。搖旗吶喊。公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採花蜂。他也自尊自貴起來了。這日。莊朱氏歸寧。已經多時。聽說他丈夫莊廷鑪兩眼已害得非常沉重。他一時放心不下。急想轉回夫家。朱祐明夫婦。皆因伏虎店這段道路。不易走過。都極力勸他多住幾天。等待多會些行人。再行上道。無奈莊朱氏執意不肯。特命章占標程勝護送他與雪雁二人偕行。總覺這可安然無事了。誰知他等經過伏虎店方走出一叢樹林。自林中飛奔出許多烏彪形大漢。各人都提着短刀長棍。蜂擁上前。當頭一個黑漢。豹頭虎眼。螳背蜂腰。章程二人。都認識他是採花蜂金保。不禁的各打了一個寒噤。便倒退了兩步。武士如此想而知。今以彼等保鏢。宜乎雪雁被匪劫去。莊朱氏大受驚嚇矣。抽出護身的一把扑刀。轉命那兩箇車夫。退後隱避。誰知江湖上的規矩。如這等車夫馬夫。倘遇着綠林大漢。無論旅客多大的威力。他等照例將

些車兒馬兒，停歇在路旁。他等袖手旁觀，任你如何威逼，他等都不聽命令。此時章占標程勝見這形狀，更加心慌手亂起來。一面又要應敵，一面又要顧全莊。朱氏與雪雁二人也不知怎樣進退纔好。比時那夥大漢已將莊朱氏主婢包圍作一團。金保橫刀向前道：「朋友，咱們都是一家人，何必爲他等錢串子做狗？俺等何妨打個夥兒？還怕沒有你倆的喫渴嗎？不然，你倆就將兩個花姑娘留下來，咱們落個見面交情。將來總有拖手的時候。倘若你等不識事務，那可莫怪咱們無情啦。」程勝聽說，祇掉臉向着章占標，睜了兩眼，誰知章占標此時也說不出話來。彼此相對覷定，不能作聲。還是莊朱氏翻身下車道：「事已如此，你等還不動手嗎？」偉哉武士臨敵祇知發怔而不知動手尚不若莊朱氏猶能對敵發言嗚呼武士真不值一文矣章程二人猛聽莊朱氏這兩句話，都不禁臉色緋紅，轉向金保瞪眼說道：「少胡說些，還不快些讓路，免得你太爺動手。」此兩句話非章程二人敢作此說實莊朱氏助其如是也嗚呼武士金保見章程二人皆不順從，便冷笑道：「傻小子，你等當真在老虎嘴裏拔毛嗎？」他說時，便舉刀直砍前來。左右人衆也蜂擁上前。章程二人各皆舉刀敵住，不多幾個回合，章程二人皆力不能敵，眼見他等

男女四人都要被這採花蜂生擒活捉。程勝見來勢不佳，他就抽了一個閒空，翻身跳出戰團，也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忽一翻身，將莊朱氏背着就跑。這一氣足奔了四五里路遠近，又經過一座村庄，叫做十里埠，方將莊朱氏放下，回頭掉臉遠看了一番，見已無人追趕，這纔安心扶着莊朱氏，慢步走進村口，復尋得一處農人之家，並說明他等遇盜等事。莊朱氏又將他娘婆二家的身世說了一遍。那農家的主翁，姓柴名德三，也是個讀書未成，改業農務的。聽說莊朱兩家，好在都有些曉得，便留莊朱氏與程勝二人休息了一會兒，然後又代僱了一輛土車，特送莊朱氏回鎮。至於雪雁與章占標、車夫人等如何下落，祇好暫作懸案。

因此案暫懸而害得莊廷鑑雙眸如瞽，更因目瞽而牽及文字獄前，因後果實爲人意想不到者也。即此微末之處，均非閒筆。

莊廷鑑聽了這番說話，半晌方問道：雪雁如今尙不知下落，咱們總應該想個辦法。莊朱氏也不作聲，他倆正在相對無言之際，忽然唐媪進房報道：親家太爺進來了。於是莊廷鑑夫婦同迎朱祐明進房，免不了莊朱氏又叙說一番。朱祐明也順嘴安慰了幾句道：程勝已被老夫呵斥了一番，女兒你暫且安心，俺首先追尋雪雁與章占標的下

落。並那遺失的什物。俺還須設法驅逐那個金保。不然。咱們這各方居民。都不能安逸的。這樁事兒。俺明天回去必辦。就是傾家破產。俺也情願的。說時。他不住價吁吁喘氣。當晚。朱祐明與董二酉等。都在莊府閒鬧了一夜。次日各自分頭散去。同辦這案的。未完事務。不覺又混過十天。金保等探聽莊朱兩家。都要與他爲難。却嚇得遠避開去。伏虎店裏。業已不見他的影兒。

金保等皆亡命之徒也。曾懼莊朱二氏之聲勢。金錢魔力洵偉且大矣。

倒是雪雁與章占標二人。仍

舊不見下落。閱者須知那雪雁使婢。雖是莊朱氏的伴嫁丫環。因他尚有幾分才貌。性情溫柔。資質聰慧。莊廷鏞却非常寵愛。私念少遲幾年。就想收納爲捧牋侍硯的姬妾。因爲伉儷情篤。非但他直接對於雪雁。不曾有所表示。與密約等事。且在他夫人莊朱氏面前。也不曾流露絲毫隱情。然他私心的希望。却非常濃厚。今猛然雪雁失踪。不啻當頭怒擊了一棒。直痛到心坎之中。不能自解。但是這等苦痛。雖親密如他愛妻莊朱氏面前。也不能夠少洩其事。

難言之隱。最易傷人。此莊廷鏞之所以。警目促壽。且引起莫大文獄之由來也。

由此悶悶不樂。抑鬱於心。

他言談舉動之間。頗易常度。好像抱着一肚皮牢騷。開口都說些厭世戕生的言語。那

日常與他往來的朋友。都很覺奇怪。有時借着他故。探聽他的心事。無奈莊廷鑑。摠不說出一言半語。偌大個悶葫蘆。可把一般友朋。悶了許久。最後還是董二酉與范文白二人。從無形之中。談起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莊廷鑑觸動心病。那日又多領了幾盃酒。便將自己的心事。不禁的流露出幾分。

酒可解愁酒亦可增愁酒可息事酒亦可生事莊廷鑑與雪雁之綺情若非多飲幾盃雪雁亦不能知

而莊之朋輩更不可得而知矣

大衆這纔知莊廷鑑一番心事。乃繫在雪雁一身。他所以抑鬱於懷。就是懸念着雪雁失蹤。不知下落。由此你談他說。頓時鬧得全鎮皆知。一時如莊允城與朱祐明二人。也都曉得這事。一因愛子。一因愛婿。親家二人。曾經商酌幾次。總想尋找個相當人才。替代雪雁。誰知累得大衆尋覓許久。也尋覓不得這個相當的美人。加着莊廷鑑自雪雁失蹤之後。終日忘魂落魄。時念那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許多友朋勸他納寵。他總是一個搖頭不應。大衆鬧得無法進行。祇好暫將這事。擱置不問。轉眼已過三年。莊廷鑑的目疾加重。瞥眼之際。忽雙目失明。變做了一個瞽者。因此莊允城與朱祐明二人。分外怕他納悶。朝夕就邀集許多文人墨客。陪伴他拈韻。

敲詩銷磨歲月。無奈莊廷鑑對此舉動。摠覺不歡。一日莊廷鑑忽想到左丘明身上。暗忖他也是一箇瞽者。因左傳一書。可以傳名不朽。俺何不繼左之後。也來修一種盲史。

豈不也是千載不朽的事業麼。誠哉名垂千秋而不朽矣。而頃家破產且連株數百餘人之多。亦殊堪憫也。他想到這裏。不禁的欣

喜欲狂。便與一般友朋會商。比時那一般朋輩。大半都是專仰他鼻息。定是非的。如今

莊廷鑑抱這大志願。誰敢再說個不是咧。當然是一致贊同。都誇揚莊廷鑑確有修史

的學識。莊允城本愛他的長子。如龍如鳳。今聽他有這等舉動。自是不加阻攔。再說他

的岳丈朱祐明。初與莊允城結親。本想沾染莊氏些須文氣。可以光耀閭楣。如今聽說

愛婿要做太史公。那一番高興。真要從夢中笑醒了。失祐明一木匠之子耳。彼能想從文學中求名。而較諸蠅營狗苟。從官場求榮者。猶

高幾倍。不過空擁虛名君子不取。然對朱祐明又不足責也。便也不待莊允城與他商量。首先就自告奮勇道。如賢婿真

有此大志。將來刊資印費。應用幾何。俺可設法。親家你不必再費分文了。莊允城見

他這般慷慨。也落得少用幾文。最後朱祐明祇附有一項要求。必須以清美堂爲修史

的處所。因爲此堂。乃是莊朱兩家。合資建築的別墅。將來修史處。若刻上清美堂三字。

他也可以名垂不朽了。這些須小事。莊氏父子當然同聲應允。自此以後。那夥文人墨客。就將莊廷鑑擁到清美堂。朝夕聚會。搜集史料。就是莊朱二老親家。也不時的參議其間。湊個熱鬧。詎知莊廷鑑這等志願。却不費三言兩語。就輕輕的直說出來。真到實做時際。忽又感受許多困難。比時參議其事的。共計二十四人。初因一個體例。各人的意見不同。足討論到三個月之久。不能規訂。至於那修史的材料。更覺艱難。莊廷鑑經此一番教誨。纔自悔發動的猛浪。但是騎虎難下。祇好直向前行。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彼一勇向前而不瞻前顧後者閱此可以自警矣。一日。忽有一個少年。手抱四卷抄本的書兒。特往清美堂。專向莊允城求見。當時莊允城還疑是吳之榮一流人物。就囑吳炎代他接待。相見之後。方知那少年。乃是明代朱相國平涵公的文孫名斌。表字公雨。因為道過南潯。川資缺乏。特携他乃祖所撰的史概四卷。求押數金。他就可以得資返里。吳炎一見那四卷史概。正合他等修史之用。急轉身與莊氏父子密商。最後以五兩紋銀。就將這四卷史概押下。莊廷鑑如獲至寶。便令一般朋友。晝夜密抄。就做他等修史的藍本。莊廷鑑轉又參加己意。與他一

般文友。略變體例。逐節又增加許多評論文宇。改名叫做明史撮要。彼以微價得之。抹煞著者一番心血。而沽名釣譽。又何異盜賊行爲。宜乎難得。善果斯亦冥冥中確有果報也。竟廣到十二卷之多。不滿一年。居然刊成行市。這書的陰面。

却遵從朱祐明之約。直書清美堂藏版。刊成之後。莊廷鑑深恐朱公雨與他爲難。說他剽竊先人遺著。估爲己有。便在首列著者自序之中。祇說本書初始。什之一二。得自朱氏秘本。他也不說明何人。就此含混過去。因此合混乃岳則受累無窮矣。次年應市。果然銷路大暢。一時

儒林士子。皆爭往購閱。從此莊廷鑑的文名大振。就如董二酉等。一般參議其事。或會作序言。或題辭。或校勘。或加註釋等二十四人。也因此名傳南北。士林都尊他等爲一代文星。莊允城與朱祐明二人。那一番愉快。自是莫可言喻了。記者今再接叙一人。也是閱者諸君。急須知他行動的。此人是誰。就是那遭莊允城白眼的吳之榮。他自從那一天。被莊允城驅逐之後。一口氣就奔到江西南昌府。投奔他的舅丈柏楚。那柏楚表字柳塘。曾經實授過南昌府。也是一員名吏。又是一個好東西。吳之榮前往。本想謀一個復官的辦法。後經柏楚解勸。說他這貪贓的案情極重。恐怕不是金錢所能夠活動的。必須先

給國家立一番奇功。方可將功折罪。開復原官。吳之榮聽了這番說話。頓時斷絕希望。於是就在他的舅丈處。閒住了兩月。最後還是借重柏楚的勢力。謀得一件差事。胡混了半年。却也混得一二千金。儼然又稱爲富有了。一日。吳之榮忽奉江西巡撫之命。前往江浙嚴州府。密訪謀叛要犯尹昭的踪跡。吳奉命後。他就微服離省。由贛東旱道入浙。這日纔入嚴州府的地境。方走到唐家村。天色業已黃昏入暮。他便尋了一所客店。寄宿一宵。次日再進城辦事。當晚就在那客店裏。尋了一間客房。胡亂的飲了一個飽醉。乘着酒興。他便埋頭就睡。一覺醒來。時已夜半。忽聽隔牆有男女爭吵之聲。幸而此時良機錯過。尚得不他披衣靜聽。祇聽一女子吵道。朱祐明他待別人刻薄。待你卻很寬厚。着此項奇遇也你何以將俺騙到此地咧。他說時。好像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再聽一男子說道。哎呀。雪大姐。他待你可真好咧。怎麼將你伴嫁到莊家去呀。俺看莊廷鑑加個小子。早晚怕不是一個瞎子嗎。你今做了兩姓的使婢。有什麼好處。何如跟俺單夫獨妻。咱倆有錢躺着喫湯。沒錢祇要出門去跑兩趟。還怕不金銀滿庫嗎。又聽那女子罵道。你胡說

些。你若想我怎樣怎樣。那祇好是做夢。那男子笑道。雪雁。你少嘴強。俺今祇在此處。寬讓你三天。待俺盟弟前來。咱倆就做喜事。還怕你飛上天去不成嗎。接着又是一陣獍笑。久遠久遠好鏢客原來也是強盜化身呀吳之榮猛聽這番說話。暗自欣喜道。俺正想對莊朱兩家報仇。正

苦沒有辦法。今若救回他兩家的使女。還怕尋不着他等岔兒嗎。想時。他復仰頭呼天道。這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咧。總有一天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也他想得高興之際。要想再睡。也不能

睡着。祇圓睜兩眼。直看到東方發白。紅日高升。便隨着大眾起身。也不露聲色。直待隔房的男女出房。他便向女子睨了兩眼。頓時仇恨未消。色慾大動。原來那個女子。出落得真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說不出來的那般美雋。他一時忽又變動初意。默忖此女俺必救他出來。納爲寵妾。俺祇要對他少加幾分恩惠。怕他不隨着俺的手。掌反覆轉動麼。用心如此。其心可誅。此時吾深願彼女子幸勿入彼彀中也他籌劃既定。便暗將店主喊到房裏。先說明

他是奉命前來訪查要犯的委員。復又說明隔房的女子。乃是他的好友使婢。今被歹人拐騙前來的。並囑店主監視這男女二人的行動。他就去請官派人拿辦到案。那店

主周順寶。他本是一個良好的商人。平日見着一個狗腿差人進門。都要嚇得他一身冷汗。如今聽了這番大話。那敢不遵。當時就下了一道密令。特命茶役人等。軟攀着那兩個男女客人。吳之榮也不少怠慢。就趕進城投文。直到日色方中。果見當地城守營。特派了二十名兵卒。提刀拖棍的。如臨大敵。團團將那客店圍住。就將那一男一女。鎖拿而去。後經當地的官長審訊。原來那個男子。就是章占標。當在伏虎店。與採花蜂金保對戰之際。忽見程勝將莊朱氏搶走。便默忖道。咦。咱們拚命。他反來拾個便宜貨呀。遂轉一默忖道。俺何不也拉一個去喇。自己存心不良。即疑人行爲不爲善。所謂小人之心中。想念至複雜也。於是轉身跳出戰地。便高聲說道。朋友。咱們都是一家人。此時俺也不給別人拚命。咱們大家留個交情。日後再見罷。他說着。拉着雪雁就走。金保便向前攔阻道。朋友。你怎麼還帶着貨走。章占標道。那個人帶的纔是貨。這是俺的家小。朋友。你也能留着麼。金保聽他這話。說得很像。再看留下的物件。也還不少。便一揮手道。去罷。去罷。章占標這纔領着雪雁走去。比時雪雁。還疑着章占標。是送他回家。誰知道道路越走越遠。雪雁這纔疑章不懷好意。

當晚就與章占標吵了一夜。章占標被他鬧得無法。便假意說尋找程勝與莊朱氏二人。一同再回南潯鎮去。如此牽延多日。道路更加走遠。若不走遠亦不致與吳之榮相遇也可巧半路又遇

着章的盟弟王大海。乃是一個賣武的出身。他倆密商了多時。決定先將雪雁配給章

占標爲妻。如雪雁不願。就將他賣給他人。他倆都好賺幾文使用。計劃已定。所以雪雁

在一路之上。都很平安。後到嚴州府境唐家村。王大海因與朋友。另有約會。又往他處

去走一駒。並順路打聽賣人的機會。約定三天回店。就可決斷雪雁的行動了。計劃周詳其奈天公

不能隨人意願何誰知半路遇着這個吳之榮。當頭就打了章占標這一棒。比時由官判斷。雪雁

就交給吳之榮領去。章占標定了個棄主拐婢的罪名。永遠監禁。後王大海回到店裏。

得着這個消息。早已高飛遠走。不知去向。章王二人的公案。由此就告一段落。接着吳

之榮領着雪雁回店。復又問明他的姓名。這纔知雪雁也是一個書生之女。姓劉名叫

玉儂。嗣因父母雙亡。流落在遠族的嬸娘趙氏手裏。方將他賣給朱祐明爲婢。趙氏祇將姪女賣與

富家爲婢較諸賣與勾欄爲娼尙有良心吳之榮因爲怕他看出破綻。便將莊朱二氏的隱事。一字不提。便訪

尋要犯。照例的與地方官長。鬼混了十多天。依舊未查得尹昭的蹤跡。便攜帶雪雁。趕回南昌復命。從此他對待雪雁。那一番享受。真如款待天人一般。一筆也寫不清。白那番情義。雪雁本是一個少年女子。怎經得他那一番拉攏。由是漸漸的就認他爲感恩知己。纔脫魔劫又入迷途嗎。呼雪雁真紅顏薄命。吳之榮固然不提送他回到莊府。他也自覺新交大好。也不甚

追念故主了。自此胡混了兩年。吳之榮纔向他表明收納爲妾之意。雪雁便自量此身。等於落花飛絮。無人顧惜。難得有此機會。他也好借報救命之恩。便就點頭默許。復由柏楚牽這一線紅絲。雪雁纔恢復他原有姓名。實做了吳之榮的姬妾。不多幾日。吳之

榮又做第二步文章。

恐怕第二步所謀未。必能如第一步順手。

時向劉玉儂探詢莊朱二氏的家事。幸喜劉玉

儂秉性機警。無論吳之榮如何盤問。他總是祇說幾句不關緊要的話兒。談說不一。吳之榮也無可如何。祇好留待機會。再作計較。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幾年。吳之榮因他本身的私事。作客江寧。一日忽在坊間。購得明史撮要一書。導火線行將爆烈矣。莊朱二氏之身家亦將敗亡矣。初翻一頁。見是清美堂藏版。再看下去。乃是莊廷鑑主纂。和莊朱二氏朝夕往來的友朋。都

附刊書後。吳之榮一見是仇人的作品。就不願接看下去。

若是不看下去。却省却多少波瀾。

又轉想這明

史所紀之事。必與本朝很有關連的。倘若他有謗毀朝廷等文字。豈不就是俺報仇的機會。也是俺謀復官的好機會嗎。他想到這裏。便特將這部書。携回原所。費了一夜的工夫。就看了個大概。那書紀載。果然很有許多傷及清廷的文字。遂不禁大喜道。莊允城。朱祐明。你這兩條老狗命。可就送在俺的手中啦。這一夜。他翻覆看來看去。並將那些犯禁之處。一一加上暗記。次日清晨。他就向江寧將軍府告發。當清帝創業之初。一切文武政權。全不假手漢人。都交付滿人執掌。所以各省的領袖。雖有總督巡撫等之設立。那些關於國政大權。一概皆須由各省的將軍管理。這就是防微杜漸。不信任漢人的意思。然滿漢中的一線裂痕。也就因此深埋根蒂了。此三百年來之深仇。大怨之所由來也。當時江寧將軍名松魁。也是一個宗室。接此報告。即飛一角公文。移交浙江巡撫朱昌祚查辦。朱昌祚又飭浙江提學使胡尙衡。提人嚴訊。此時莊朱二氏。交游既濃。當然遠近都有他的朋友。此等消息纔傳出來。早已飛報到莊朱二府。莊朱二氏。驟得這信。親家二人。

都急得一無辦法。最後還是董二酉查伊璜等獻策。密請至友。就從江寧將軍處設法賄賂。儘從根本打消。包管可判斷無罪。大眾聽說却也有理。便請董查二人前往。欲知董查二氏密去活動得失如何。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吳之榮爲人。本有可轟之道。然其初求於莊焉。不過略施點綴。卽可如願而去。今莊允城不拔一毛。且加以驅逐。宜乎吳之榮恨之切骨。最後興起莫大波瀾。而使莊朱二氏。人亡家破。並牽及他人。其孽固由吳之榮所造。若窮源追本。仍是莊朱二氏自作之也。

三代以下。惟患不好名者。人之好名。本無足患。今如莊廷鑑因雙目失明。而欲修盲史。因修史而殺身。而族其全家。皆不足爲害。不過以五兩而賺得朱平涵之遺著。犧牲他人心血。而自裝門面。似非君子所爲。欲祐明願爭清美堂藏版五字。而欲借人傳名。所見亦太鄙陋。清代順康之間。戴莊兩案。傳爲莫大之文獄。吾以爲若以此案。與戴名世之案並論。苟戴氏死後有知。必不甘與莊爲伍也。

第三十一回

賣主貪財重興文獄

從友棄業遠避凶機

話說莊廷鑑的史案發覺。董二酉查伊璜二人。便給他八方奔走。未久。果將松魁朱昌祚胡尚衡等路打通。莊朱兩家。各自破費了紋銀^{萬兩}。由他等內務府中下手。就算報効他等內眷的花粉之資。然後再由莊朱兩家。各將原版書籍。暗自收回。趕將那些犯禁的文字。全數刪却。重訂出版。松魁朱昌祚等便依刪本定案。就說莊廷鑑所修明史。並無毀謗朝廷情事。吳之榮告發不實。乃藉故敲詐不遂。誣害良民。且乘此邀功。希圖復職。此案既定。莊廷鑑宣布無罪。吳之榮險些却加了個誣告反坐的罪名。可把個吳之榮。活活氣箇悶死。但是莊朱兩家。所花的賄賂金。皆堆積得如山如阜了。金錢萬能。金錢萬惡。

金錢可以救人。金錢亦可以殺人。觀此而知世間。作奸犯科者。厥惟金錢而已。嗚呼。金錢之魔力。

接說吳之榮。得了這個結果。真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明知莊廷鑑夫婦兩家。皆是鉅富。這次翻案。全是金錢協助的。無奈他却無此家資。與他對壘。若從此隱忍不辨。慢說是白費心血。與金錢。那復官的希望。也靠不住。前仇未報。反要因此獲罪。那豈不是求榮招辱嗎。他左思右想。越發自覺不能甘心。於是

暗自回到南昌府。仍與柏楚密商計策。柏楚默付了半晌。方想出一種辦法。必密連莊家親信的人。從他家裏偷出真本。這事就容易翻案了。吳之榮得了這條妙計。他就想到劉玉儂身上。因此就攜帶劉玉儂赴浙。並由水道而行。總想在半路之中。再與他商量辦法。誰知他纔說了一個大概。劉玉儂因念舊主豢養之恩。抵死的不肯前往。前文梁玄通等。路過潯陽江。他夜探鄰船那一樁故事。就是吳之榮威逼劉玉儂服從之時。第十一回之伏線。直到此時一筆二點。明著者佈局之妙。精密如髮。當晚劉玉儂自投潯陽江。吳之榮鬧了一個財空人散。比時若依吳之榮的主見。就想從此丟手。不再追究。可巧他有一個清客毛發祥。從旁獻策。他說有個內弟。現在莊府充當僕役。並深得莊允城父子的寵愛。倘若由此條路進行。包管可以得手的。吳之榮聽說。復又有些動心。便重托毛發祥。專辦這事。他倆行入浙境。吳之榮就潛身避匿在杭州城裏。專派毛發祥前往南潯。不多幾日。果然以二萬兩紋銀。係由方順的門路。尋得那明史撮要的抄本。每卷之首。還有莊允城父子的私事。吳之榮得着這部抄本。如獲奇珍異寶一般。他也不再回南昌府。直往北京去告發。吳

之榮既抵都門。便向刑部衙門投報。並指明莊廷鑑自序中所敘的朱氏。就是他岳父朱祐明家。清美堂乃是莊朱二氏合資建築的別墅。更可證明這部史書。乃是他們兩家合作的。那刑部堂官。一見案情重大。特專奏出去。康熙帝接此奏本。龍顏大怒。當即特差大臣四員。專辦此案。一時鬧得滿城風雨。男女老少。沒有一人不給莊朱兩家。捏着一把冷汗。再說莊廷鑑自被吳之榮。初次告發而後。雖經董查二人。將原案翻轉。但是他因飽受了這番驚嚇。頓時寒熱大興。忽染劇病。不多幾日。就瞑目長逝了。莊朱氏因他丈夫急病身亡。平日夫婦又非常親愛。此時哀慟過度。不滿百日。也就素綾一幅。懸樑自盡。膝下祇留一子。名喚金仞。那時纔滿十歲。尙未成人。三月未滿。迭遭兩喪。莊允城身受的那番苦痛。自不待說。莊氏既因修史而被告而破財而迭遭兩次喪事其時運之衰敗焉可氣而先時終日親家二人。相對揮淚。那清美堂的聚會。也不似往日那般歡樂了。一日。莊允城與朱祐明二人。正在莊府閒談之際。忽聽門外人馬奔騰。鬧得一片。莊允城心知有異。纔起身喊人問訊。接見劉昌慌張奔進客堂報。道吳興縣正堂穆大爺。偕同城守

營守備王大老爺帶領幾十名營兵差役已將前後門把守起來了。並說要尋找太爺說話。小人看他的臉色凶惡。太爺你須得小心些兒。莊允城聽說猛喫一驚。朱祐明從旁聽着。早嚇得臉發青色。莊允城方站起身。尙未說出一句話來。忽見蜂擁進房。約有二十幾個彪形大漢。都是軍裝打扮。如臨大敵一般。大衆都是橫眉豎眼。大聲嚷道。莊允城現在何處。莫要放他逃走。進房又見朱祐明也在房中。大衆復又笑道。這真奇巧得很。咱們也免得多跑路啦。接見吳興縣正堂穆克敦。與那城守營王承祐。携手進房。也不似平日謙和客氣。一分勢力一分威。今日莊允城爲塔下之囚故。穆王二人皆變却本來面目官情冷淡可發一歎。穆克敦沉着臉色。便走向客房正中一坐。接聽呵的一聲。紛嚷了兩聲。跪下。跪下。莊朱二氏一見來勢不妙。誰也不敢向他抵抗。各自低頭直跪下來。穆克敦接着說道。莊允城。朱祐明。你等舊案重犯。吳之榮已得真憑實證。在京告發。本縣現奉欽命。押解你們全家。及與此案有關係等人。進京候訊。此時也無暇多談。你等快些料理上路罷。莊允城纔要開口說話。復見穆克敦已站起身。向王承祐道。老寅兄。你就領人前後搜查一回。無論大小男女。不可

使他一人漏網。前後什物莊院一律封鎖。不許運出絲毫物件。這是最要緊的。他吩咐

已畢。便轉身走去。

好大威風。今使莊朱二氏身受之。知應作若何感想。

王承祐點頭答應。便帶領人衆。也不管他前

堂後堂。閭內閭外。午就鬧他個翻箱倒籠。男女老少。一網打盡。一個一個都是鐵索叮

噹。各加項上。閤宅人等。捕捉得鷄犬不留。祇有莊廷鏞。因率領金人金傑兩兒。特往震

澤鎮。爲他岳父梁世昌開喪。奔往祭奠。又有莊允城的堂姪莊廷鏞。乃是文武全才。他

文學不居莊廷鏞之下。武藝確可力敵百數十人。平日他不輕易出門一步。兄弟之間。

他的年齡最小。長年埋頭讀書。也不喜結交友朋。因此遠近親友與他相識的很少。與人

無爭與世無競此等並不盡是無用之人亦非儂漢

這日清晨。他因枯坐悶極。且日睹家庭中那般慘狀。益發自覺不

耐煩。便攜帶他的姪兒金仞。偕往鄉野間散步去了。

此等穿插並非閒文。著者確有深意。藏蓄閱者幸勿淡視而受其愚弄。瞞過也。

直

到日色西沉。黃昏月上的時際。他纔偕同金仞回家。尙未走到自家門前。那街鄰間年

長的人都將他家飄出的禍事。紛紛告知。並攔阻他回去。莊廷鏞聽說。尙將信將疑。復

後繞到自己門前。果見大門深閉。門上已加上吳興縣正堂的封條。不禁心中一陣酸

慟默付這事的案情重大。獨仗他一身武藝。自量也是援救不得。恐怕反要增加他等罪名。默想了許久。不如將他姪兒。寄存在他的外祖家裏。他主意打定。便率領莊金仞。乘着月黑星斗之光。投奔朱府。那裏曉得走到他的門首。也是如此一般。比時不免有些心慌。轉身又奔回南潯鎮。再尋素與他伯父及亡兄往來的朋友。各家也都是封鎖雙扉。不見人影。可憐莊廷鏢。他自己纔到入冠之年。携帶着姪兒金仞。往來奔走了一夜。也不曾碰着一個家人親友。吾以爲亡家雞犬而比較入籠被囚之鳥鵲猶勝百倍也直尋到東方發白。訪自鎮西一座土地堂前經過。忽見一個老者。從神龕之下。伸頭向外張望。莊廷鏢一眼瞥見。便大喝道。什麼人。說時。他就迎上前去。當時老者無可躲避。也就走出神龕。二人迎面撞個滿懷。莊廷鏢凝神一看。誰知並非外人。乃是他家僱用的厨司常喜。便順口喊道。老常。你怎麼躲在此地呀。常喜一見他倆。也就悲喜交集。雙眉緊皺。兩淚紛流。若哭似笑的。此等神情極難描繪。吾不知本書負圖畫責者對此一幅應若何着筆也將日間經過情形。細說了一遍。並說此番牽累的外人極多。非但親家太爺。與平日常來的許多賓客。都是全家被捕。聽說自江寧將軍以下。被

累的官員。很不少咧。接着又力勸莊廷鑑叔姪離開鄉土。又說三少爺現領兩個孫少爺。均往震澤梁親家老爺處弔孝。少爺們就可前往。暫避幾天風浪。如少爺這般本領。將來還怕不能報仇洩恨嗎。莊廷鑑聽說。細想却也有理。便轉問道。老常。你打什麼主意咧。常喜便歎了一口氣道。嗒。小人還想在此耽擱幾天。探聽老主人的水落石出。再謀別的存身之地了。說着。那眼淚如串珠般的直灑出來。

常喜與方順同一役於人也。而二者之存心何異於霄壤之隔。孰謂爲人

奴者無君子善人耶。

莊金仞雖屬是一個孺子。目賭這般形狀。也忍不住的嗚嗚咽咽。要哭出聲。莊

廷鑑主僕。好不容易。方將莊金仞勸住哭聲。主僕這纔分手而去。接說莊廷鑑率領莊

金仞。次日奔到震澤鎮梁府。與莊廷鑑相見之後。就將家事略說了一箇大概。那一番

感痛。自不待言。後經大衆百方勸解。他兄弟叔姪五人。暫在梁府住下。

寄托親家終非長策。況彼兄弟叔姪皆係

待罪之囚。清例株連定法至酷。恐梁氏人等雖欲挽留而不可得也。

誰知這驚天動地的文字獄。愈鬧愈大。最後定案。莊朱兩家

男女老少。均受極刑。自不必說。就是他死的莊廷鑑。尙掘墳露骨。受戮尸之慘。其他上

自江甯將軍松魁。下至浙江提學使胡尙衡。以及董二酉。查伊璜等。贊助修史的二十

四人一同抄沒家產。全家斬決。這一場大案。是清帝入關之後。與戴名世一案相等的文字獄。也是三百年中罕見的慘案。比時吳之榮因告發有功。非但開復原官。並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又將莊朱兩家的財產。一併賞給吳之榮。後來吳之榮特往南潯鎮清理財產時。曾在朱祐明家搜出妙空和尚的遺像一幅。展看不禁大喫一驚。原來妙空方丈的遺容。與他相貌一般無二。簡直無絲毫差異。計算朱祐明被戮之日。與朱全夫婦謀殺鄺光裕妙空和尚之夜。相隔恰二十年。當時就有人傳說。吳之榮就是妙空和尚的化身。恩怨相報。正應妙空和尚的臨別贈言了。

天理循環報施不爽此冥冥中確有定理彼存心害人者讀此當不寒而慄矣

閒話休提。再說莊廷鏞等。自得此案判定的信後。各量本身的才智。都自覺無法挽回。莊廷鏞受此一番挫折。越發心灰氣冷。就將姪兒金匄。托付乃兄。他一人就浪走天涯。銷形滅跡。最後他還在江湖之中。做出許多驚人的事業。吳之榮的全家。仍舊死在他一人之手。這都是後文。此時當談不到。莊廷鏞見他的堂弟去後。那時遠近風傳。都說還要逮捕莊氏漏網人等。又因震澤與南潯距離甚近。他岳家也非久安之地。於是他

父子叔姪同在梁府隱居多日。便改扮行商的模樣。北往孟家莊尋訪他的堂姊。一筆

直接第二十八回徐文妙手運筆天衣無縫而五光十色亦極好看煞人

比時邱莊氏與莊廷鏞姊弟二人談到家中這一番奇變。

都免不了傷感一番。各揮了一掬傷心之淚。誰不知隔牆有耳。都被梁玄通竊聽個一字不遺。回想潯陽江所見鄰船中的故事。他反追悔那時不曾動手。果然可就打破這場慘劫。豈不也是一樁快意的事嗎。他正想轉身與黃泰接談他潯陽江所遇之事。忽聽馬騰雲正在床榻上呻吟。黃泰便與梁玄通二人急向榻前詢問病狀。此時馬騰雲正出了一身大汗。那熱潮漸漸的低降下去。神智也覺清醒了些兒。一見梁玄通伏在榻前。忽驚問道。咦。你是幾時來的呀。黃泰頓時止住他少說實話。馬騰雲猛然警悟。他也不再追問。梁玄通本精著苓之術。當時淡淡應答了幾句。便診了一會兒。馬騰雲的脈息。又問他。可曾延醫療治。黃泰代答道。咱倆窮無所歸。疲於奔命。避災逃難。尙來不及。那有時間與銀錢治病。梁玄通點頭笑道。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四爺這病源。雖然發動的複雜。脈息當屬純正。此病乃是積勞而起。加着些須寒熱感冒。初病時來勢很凶。

實則他的根本未虧。祇要寒熱不再凝結。就可以好的。若論這等病症。倘生在富貴人的身上。說不定一劑補藥。就可以送終。今生在咱們光漢子身上。不服藥尙妥當些。

數語罵倒一切殺人之庸醫。彼有錢人喜於服藥。觀此亦可自誠矣。如今他的寒熱業已鬆動了。祇須調理靜養。就可以全愈的。

順手就在馬騰雲周身骨節之間。推拿了一陣。馬騰雲頓時就覺周身舒暢。又出了一

陣冷汗。神智大清。病症已減去了一半。梁玄通笑道。就是俺這幾手。却勝於服藥十多

劑。推拿針灸爲醫家治病至妙之術。昔賢云不藥得中醫誠不欺我。黃泰見馬騰雲病勢減輕。益發高興。他三人正在密談

之際。又聽門外一陣喧嚷道。又字真好直。顧到廿八回。邱英。邱英。小邱可在家麼。那喊人的聲音。很有

幾分倉皇的神色。黃泰便向梁玄通瞋了幾眼。彼此都不作聲。那時邱莊氏與莊廷鏞

對談已久。都覺起身太早。覺有些兒疲倦。莊廷鏞便伏在案上休息。金人兄弟。都隨同

他兩箇表姊。走往莊外散步。尙不會回來。邱莊氏祇聽客房裏。好像有三人說話的聲音。

音。暗自就有些奇異。此婦雖老。其心極細。其精神亦極強。旺卽此迥異常人。非平常村婆子矣。他便悄步從門縫中暗瞋了幾眼。果

見一個老者。面目似不曾見過的。他頓時心中狐疑不定。轉想他兒邱英。曾抱着衣包。

準備典質。後被那位姓吳的老者。喊進房去。咕嚕了一陣。後見他兒空手。匆匆出門。眼

看天色不早。仍不見他兒回家。越發自覺心驚肉跳。他正暗自發怔。

邱莊氏暗自發怔非爲他事蓋因彼兒空手出

門恐無錢買米歸來耳忽聽門外有人高喊邱英。邱莊氏便迎出門去。伸頭一看。原來是他兒同店

夥計小六子等。半夥人便笑應道。小六子你倒早呀。英兒他出去尙未歸來。有什麼事。

請進來坐着說吧。小六子當時便稱了一聲邱大娘。再伸頭向堂前一瞧。見邱英果不

在家。堂前尙坐一位老者。好像是一位遠客。他同行奔來的。共有四人。小六子便掉臉

向衆說道。小邱既不在家。咱們便往別處尋找吧。邱莊氏見他等神色慌亂。也就搶前

一步問道。倒底有什麼要緊的事呀。小六子轉身皺眉說道。邱大娘你不曉得。店裏已

鬧出大禍來啦。老闆和一個胡客人。昨夜商量什麼要事。他倆談了一夜。不知何時。皆

被人同殺在客房之內。還有咱們老闆娘子。與店裏同夥毛順子。也被人殺死。他倆關

在一床。還脫得赤身露體咧。他家也沒人經管這事。咱們都應替想個辦法。小六子又

向邱莊氏說道。邱大娘。小邱哥如回來時。要他就到店裏。咱們專候着他咧。說罷。小六

子便與羣夥蜂擁而去。邱莊氏聽了這番話，便暗自大嘆一驚。轉想到吳客人的身上。明明是兄弟二人，忽又增加了一個老者。難道這樁事兒就是他等做的嗎？我看他等說在戶部當差，那等形狀，很不像個當差事的模樣。這樁事兒，却很有些說不定咧。

邱莊氏眼光畢竟不凡，邱英有此賢母，支持家政，彼必不至如此以終其身。

他獨自默想，兩眼祇覷定那間客房，不少轉瞬，莊廷鏞從

旁聽了小六子那番說話，他就接向邱莊氏詢問原故。邱莊氏便約略重述了幾句。莊

廷鏞祇管搖頭道：「哎呀，如今的世道太壞，這其中必定另有什麼好情，多半爲的是爭

風吃醋。

一猜就錯，乃弟眼光尚不及乃姊尖刻也。

我看賢甥回來，你勸他少管閒事吧。俺可真被這些事兒嚇

壞了。邱莊氏淡淡的說道：「事兒都鬧得真不小，我看尚不止於好情咧。莊廷鏞聽說，很

覺詫異，正想詰問下文，忽見邱英已搥着許多米麪菜蔬回來，氣喘吁吁，臉色已變得

忽青忽白。莊廷鏞也不待他二姐作聲，急迎問道：「賢甥，你回來了，可曾到店裏去過？外

間可聽說什麼奇聞麼？」邱英便點了幾點腦袋，將什物放下，又喘了兩口氣道：「店裏俺

尚未去。老闆夫妻被殺的事兒，俺已聽說了。接着又說了一遍始末，根由道：「毛順子鬧

得太不成話。若論他與那婆子的勾搭，早就該殺。邱莊氏道：少說些胡話。這等四條人命的重要。我看尙不止於奸情咧。人事很壞。你少給人判斷是非。當真要鬧到自己身上。快活些嗎。一片良言輕重適得其分莊廷鏞點頭道：二姐說得極是。我看你也不必進店去。等候一場禍事少平些。你再去探聽些兒消息吧。邱莊氏道：這可不能。他若不去，別人更加疑心了。再說咱們家裏，除却三弟等今晨來的，還有幾位外客。莊兒祇有這般大小，誰家不知誰家的事。沒有事，別人還要說長說短。今鬧出這大禍事，說不定外人疑心，還要編個歌兒唱呢。現今小六子已來尋找過一趟。我看英兒應該就去打個照面。祇是說話千萬要小心些。最好除問情由以外，不必多說一句話。咱們家中住的客人，如外間無人曉得，千萬莫要提起。這是最要緊的。邱母之言字字皆有見識且極大方所說大家婦女畢竟與常人不同也邱英連應了幾個是字。邱莊氏復又悄聲問道：他們房裏怎麼又多出一人？那人是幾時來的？邱英聽說又不便當着舅父明言。也悄聲說道：他是昨夜趕來的。聽說他來給吳爺治病，並沒有別的事情。邱莊氏見他說話神色倉皇，便冷笑了一聲，也不接問下去。比時莊廷鏞

尙看不明白。急走到他母子身邊。悄聲詰問黃泰等來歷。邱莊氏約略告知。莊廷鏞連搖腦袋道。在北京城裏做官的。就沒有一箇好東西。想那個吳之榮。他居心真比蛇蝎更毒。這等人還是早些勸他走吧。

莊廷鏞乃驚弓之鳥。輒以本身事比喻。則冤煞少數好人。然宦海中人善者誠。矜彼之一語。亦罵得太刻矣。

邱英尙

未及答話。邱莊氏搖頭道。士農工商。那一業裏沒有君子小人的分別。可不能因吳之榮一人。就概論其餘。我看這幾個人。行止都很奇怪。譬如他等自來俺家。一人生病。一人終日躲在房裏。並不見他出房一步。也不見他給有病的人。請醫治病。這已足怪了。再說昨天。也不見他等出門。忽然今日房中又多一人。他等說是來治病的。究竟此人是從何處請來。他又怎樣尋到此地。這真令人不可解了。我看這三個人。未必就是戶部裏的小官兒。恐怕另有很大的來歷。却不可輕易得罪的咧。莊廷鏞越發驚慌道。聽說京津道上的能人很多。你們莫把什麼響馬招進家來。那就更加不了。如你所說。這個案子。說不定……邱莊氏不待他說完。急正色阻止道。三弟。你說話要謹慎些。這些事俺並不加疑。他等也決非此等人物。祇恐莊兒裏另有歹人。若瞧着他等生臉子出

火。那就有些麻煩。所以俺牢囑你的外甥，莫要談出他等。就是這個意思。莊廷璠亦極精細然觀人論事

終較印母稍遜一籌此作者非有意抑莊乃極力揄揚印母之故耳轉向邱英道：俺也無多話說，你快去吧。邱英轉身纔要出門。

黃泰便從房裏喊他進去。邱英祇好轉身進房。他倆低聲咕噥了一陣。邱英頓時眉飛

色舞的臉現喜色。埋頭就向門外走去。此等並非作者從略乃有意設一伏線准備日後再起奇峯也大衆也不加意。草草

的用罷午膳。直到日色西沉。邱英纔回自己的廝所。說明店中之事。原來宋良夫婦皆

死。祇有一個兒子。纔十一歲。小名叫做煥兒。他絲毫不知人情世務。胡必昌又是箇過

路客人。毛順子也是一條光棍。若說到伸冤報仇等事。誰也不敢出頭露面。尋找這箇

麻煩。就是報官這番舉動。也有些你推我讓的。不願多事。最後還是由四鄰出面。暗中

送了當地的地保幾文。活活的將這一件慘殺案。無形消滅。就說他夫妻賓主以及毛

順子等四人。同時傳染了冬瘟病。醫治不及。各自身亡。草草的辦了一個喪事。這案就

算是告終完結。那座酒店。仍由幾個老同夥的扶助宋煥兒。繼續營業。一天雲霧。頓時

吹得個乾淨。仍是青天白日了。邱英報告了一番。舉家這纔安心度日。祇有邱莊氏仍

舊暗將這事時罣在心。不斷的要他兒子另謀別事。並要遷居他方。不願在孟家莊裏居住。邱英祇因老人怕事。多慮多愁。他口中雖然應允。但爲喫飯困難。也就不將這事放在心上。邱母真有先見之明。邱英雖有愛戀生。活之苦衷。其味事寡斷亦大誤事也。流光逝水。不覺已是臘盡冬殘。大家都忙着

消寒度歲。那時馬騰雲的病症已安然全愈。恢復他往日的精神了。一日正是送竈的

日期。黃泰忽命邱英將他母親請進住室。首先就客套了一番。無非多謝叨擾等話。接

着就要告辭遠去。驟然而欲辭去。我亦認爲奇怪。邱莊氏大異道。度歲祇有幾天。三位何必如此心急啦。

承蒙見愛。不將俺母子看做外人。就有不到之處。總請原諒。却也不妨直說的。務必寬

住幾天。三位經過正月初五日。真有要事。老身也不敢屈留。黃泰連連搖手道。過年度

歲。這都是些小事。現今俺等實有要事在身。急須前往。就是明日爲新年元旦。也得要

動身的。請太夫人不必挽留。俺們與令郎共事有日。將來自可知俺兄弟等急去的苦

心了。邱莊氏見他說得認真。也不敢接說別話。復接問道。三位究竟何日動身咧。黃泰

道。准備今夜就走。轉身又向門外聽了幾眼。可巧莊廷鏞已領着他的子姪等出門去

散步。並邱洪氏也攜帶二子向鄰舍家閒坐去了。那房中祇有他母子二人。與黃泰等衆。巧得很非如此則不足以秘密談話也。黃泰便正色道。今非但俺等急須動身。並勸賢母子全家。也不必

在此度歲。好在尊處在此莊裏。祇有這幾間草房。若另遷一處稍遠的所在。却減却許多的煩惱。俺看三日以內。尊府就得要遷居要緊。若說銀錢艱難。俺等早已預備了。這些須薄意。並非酬謝你等留住的厚情。乃是你等搬家之用。將來你等生計。自當另行設法。說時。便從衣包裏掏出六錠元寶。與十張金葉。就是胡必昌所存的二千兩紋銀。取不義之財而開濟孝義之士。此人世間至痛快之事也。分文未曾移動。他雙手點給邱莊氏道。這裏紋銀二千兩。大概可敷搬家之用。俺看賢母子非尋常人。俺等也不以尋常的人事對待。將來俺等自有餘力。幫助你等成家立業的。你等可不要客氣。咱們患難相共。可不許那一套兒。邱氏母子忽然見他這般舉動。也不知怎樣是好。邱莊氏一半心感。一半心疑。復引起他本身的身世之感。不禁灑了幾點傷感之淚。半晌方接說道。感承厚意。俺母子固不敢拒。却是三位之意。可能略示一二。俺母子非敢云報。總得要曉得三位厚待之恩。那嗎。

問心纔可過得。不然……黃泰也不待他說完。忙止住道。此時非俺等不作細談。實因時促。無此閒暇。咱們究竟是何等人。今所幹的是何等事。將來與你們是何等相共。日久你們自然可以明白。好在令郎處。俺已略說了幾句。此時你等趕快將錢收下。搬家要緊。你們儘管放心。這些錢鈔。並非搶劫得來。咱們今給你這些錢鈔。也沒有絲毫惡意的。其餘的事兒。你也不必多問。就是你問。咱們這時也不會直說明白的。諸大悶葫蘆子悶死然而彼等之毫無惡意確可以說邱氏母子深信不疑也他說畢。就催着邱英。將那些金銀收下。邱英祇兩眼覷定他的親母。不敢伸手。邱莊氏聽黃泰等那番說話。也知他等用意甚深。却沒有陷害他母子的意思。便向邱英笑道。既然吳爺們有這番美意。咱們恭敬不如從命。暫且代收着罷。邱英便如數將那些金銀。全搬到他母親房裏。收藏停當。莊廷鏞與邱洪氏等都次第回家。邱莊氏便回到自己房裏。恐怕兄弟和媳婦等驟見許多金銀。要來驚問。便叫兒子邱英幫着。忙將金銀暫藏在牀下蓋好。方叫邱英出去陪母舅和表弟。叫媳婦進房來道。吳客人等要動身遠行了。我們須得置辦些上好酒菜。盡些地主之誼才好。了有

金錢其說話之神氣亦較平日充足雖賢如邱莊氏猶不免此金錢魔力亦偉且大矣。邱洪氏聽取勸說道。柴米祇夠明天一日了。這新年

內外的事兒。又想什麼辦法。邱莊氏點頭說道。另想別的主意。你也不必着急。也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你趕快去准辦飯菜。今晚那吳家兄弟。定要動身咧。邱洪氏便一路咕嚕道。早就應該走了。害得咱們年事還不知怎樣咧。他一路咕嚕到廚房。備辦飯菜去了。當晚纔到燃燈的時候。黃泰就催着快備晚飯。可巧邱家因他等急於動身。又多辦了四色葷菜。不免又耽擱了些時候。直到天將二鼓。纔理成晚餐。比時莊廷鏞等與黃泰諸人。朝夕相共在一處。早已談笑自然。都不客氣。這晚大衆都聚在一處喫飯。並邱莊氏婆媳。也夥作一團。飛觴獻斝。那一番快樂。真是平日難得的歡會。座中祇有莊廷鏞與邱洪氏二人。悶在偌大個葫蘆之中。暗自稱怪道。眼見年關已在眼前。尙不知如何打算。再說邱莊氏母子。並不是沒有深思遠慮的人。這時如此高興。越發令人不解其意了。既知其母子非無深思遠慮之人。則其高興當然別有。所謂而不從此設想。反代其焦灼。真其愚不可及矣。那一場樂聚。足鬧到時近三更。這纔散席。比時四鄰八舍。都皆安寢。那街市之上。已斷絕行人。祇見星斗橫天。霜露濕地。

黃泰向院外睇了幾眼。便向馬騰雲梁玄通等說道。時候已到了。咱們可以走吧。馬梁二人也同聲應道。好的。咱們就動身前去。他三人便向大衆告辭。大衆也各自客套了幾句。無非後會有期。一路福星等話。最後大衆將他三人送出大門。黃泰等方向邱莊氏。再四叮嚀道。三天以內。你等必須要行那個辦法。再遲可就要誤事了。邱莊氏連聲應着。大衆分手而別。邱英猶送他等出了孟家莊。又遠走了十多里外。彼此細細的談了一番。直待邱英回家。那天色業已大明。紅日高照。他舅甥母子夫婦坐在一處。無非對於黃泰等。議論了半晌。都是說些不關緊要話兒。依舊照着尋常日子過去。對於種種年事。並不預備。轉眼已混過兩天。當晚邱莊氏纔當着莊廷鏞父子姪兒三人。以及他自己的媳婦。將那遷居之事。略說了一遍。究竟因爲何事遷居。現從遷往何處。與黃泰留贈的金銀。他均不說明白。大衆見他半吞半吐。含混着說話。都覺這其中必有絕大原因。誰也不便詢根問底。莊廷鏞與邱洪氏等道時卻很聰明。苟欲追本窮源必無若何明白結果。蓋主動如邱英母子此時皆在閩葫蘆中也。於是大衆忙了一夜。將些細軟什物。檢點了一番。粗笨器具。皆棄擲不帶。如邱英等貧苦之家。所

有什物。僅有幾個包袱。幾件行囊。各人分携共擔。就挾帶個乾淨。並用不着另請他人。次日清晨。邱英便將四鄰八舍的欠賬。都還了個乾淨。又向店中請了兩個月的短假。就說因他舅父前來。係迎接他母親回家度歲。並趕祝他另有一個舅父。八旬大壽。所以不能不在年內。全家趕去的同夥。因他尚有房產未變。必定新春仍須歸來。這一打算。可大錯矣。然而彼作店夥者之眼光。亦僅能如此不足笑也。好在同是爲人作嫁。落得做個人情。允許請假。加着邱英平日交友處世。均極和睦。同夥以及鄰友人等。聽說他舉家人等。都要長別兩月。便忙着與他餞行。或是公送他等禮物。強勉又挽留了兩天。大眾又聚會了多次。直到除夕的前一日。邱英纔奉母率領妻子登程。究竟他等奔往何處。此時記者也不能明白。欺人之談。不過藉此賣一個關子而已。轉眼新春已度。燈節纔過。那宋煥兒家裏。忽然來了個素不往來的母舅。叫做劉同。外號人稱劉四癩子。他乃是個白蓮教的教徒。進門一見宋良夫婦。都已逝世。他便尋根問柢。就覺有些兒疑心。可巧那個御樣軍的武弁王占奎。因與胡必昌約期見面。久不見胡。也尋到孟家莊裏。恰住在那酒店之中。忽又發現胡必昌給他的書信。在

他的睡榻之下。越發心疑。便與劉同結合一團。偏又遇着莊裏的兩個痞棍。一名張二虎。一名魯奎。將那一場慘案。說了一個透澈。他倆就藉口給親友報仇。都想乘此發一筆橫財。若輩舉動固屬正當。而居心則不堪問矣。於是就由王占奎劉同出名。率領宋良之子宋煥兒。嚴追此案。一面具稟報告。一面就將小六子等四名店夥。以及左右鄰舍。鎖拿到案。後經他倆詳細密查。店夥之中。祇少一名邱英。忽於除夕的前一天。携眷遠走。比時小六子等。經此一番恐嚇。都覺邱英走得奇怪。復又想到邱英曾留兩箇遠客。潛住他處多日。並又有四五箇親戚。投奔他家。都是平日不曾見過的。計算日期。正在這件慘案發現的時候。因此都不免有些懷疑。加着張二虎魯奎小六子。說出黃泰馬騰雲等神情形狀。王占奎聽說。正是蘆溝橋圍捕脫網的要犯。巧得很。由此又遇着了。所謂冤家路兒窄也。更加小六子等同夥四人。以及左右鄰舍。都想脫離本身的罪過。都一口同聲。說是邱英暗通江洋大盜。特來圖財害命的。王占奎劉同二人。也正想借重馬騰雲的大名。並可於發財而外。且可邀功受賞。故與地方官長串通。特將一件慘案。完全推在邱英的身上。就說他勾串要犯馬

騰雲陰謀不軌未遂。便圖財害命。竟敢慘殺朝廷密派要員。以及店主夫婦等事。趁此又代宋良假做了一張失單。說他被劫財產。約有五萬之鉅。由此就將小六子等全數暫行交保釋放。小六子等暫行交保釋放是對此案關係斷而未斷者也。然而彼四店夥之飯碗恐將從此打破。信口咬人。斯亦無形中之果報也。再調御林軍兵士

一隊。往搜邱英的住所。誰知祇牘空屋數間。桌櫈床籠數件。舉家人等。早已高飛遠走了。再問左右鄰人。都說邱英携眷訪親。又問他親戚的地址。都說不出來。於是地方長官。空發佈一道通緝公文。就將這樁慘案。留做懸案。王占奎劉同二人。口中總說緝捕馬騰雲等要犯。歸案重辦。實則藉着保護宋煥兒財產。他倆又利用張二虎魯奎兩箇痞棍。無形將宋良所遺的浮財實業。霸佔爲他二人所有。小六子等一體驅逐出門。他等雖然看得眼紅。因爲本案未曾判決。誰也不敢對着他倆歎氣。從此那死者宋良。勞苦一世。就算給王劉二人。實做功狗了。欲知黃泰等究竟奔往何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莊案既經董查二氏。賄賂得手。自可太平無事矣。不意竟有毛發祥方順二人。出而翻案。卒興起莫大波浪。然以莊允城僥倖發財。以及朱全夫婦謀財。

害命。得此下場。乃是天報。但因此案牽及其他無辜。而身死家亡。未免太不值得。或謂濫得虛名。君子不取。斯或竊名之報。而天公亦太酷矣。

劉玉儂因得吳之榮中途營救。則以身事之。又因念莊朱二氏撫養之恩。寧犧牲性命。不肯欺主。其義其烈。實爲大丈夫所不及。孰謂巾幗中無英雄哉。若章占樞方順之流。實狗彘不食其肉。然而社會之中。若無此等作奸作惡者。則又不易顯明良善之子。爲希世之珍。

黃泰等取不義之金。而調濟孝義之士。劫富濟貧。抑惡揚善。實得其分。或謂邱英之爲黃泰等。亦犧牲不少。所謂固定職業與房產。均犧牲不顧矣。要知邱英脫不因黃而遠走。不過與小六子相等。依舊看着他人發財耳。今若是舉動。日後安見別無發展餘地耶。且以二千金而失去幾間草屋。並不折本。可見天下事。萬不可拘泥。作固定觀也。

第三十二回

三義士禦敵赤茅山 八俠客議破白蓮教

話說黃泰馬騰雲梁玄通三人自離孟家莊後一路之上彼此各將舊話重提頗不寂寞。原來他三人匆匆就道並勸邱英等急速遷居。實因梁玄通客居邱宅時際曾在街市探得一種驚人的消息。此一筆急應補寫否則閱者如墮五里霧中反疑黃泰等瘋癲矣就是張二虎與魯奎二人一日在

西街連順酒店裏對酌。比時梁玄通恰坐在他等身後。祇聽他倆談到宋家酒店的慘案。張二虎已有八分醉意。曾向魯奎說道。小邱那箇鬼崽子聽說他家裏住着兩個大腦袋。什麼戶部衙門裏的大老。害得他兩眼高長在額角頭。見着太爺都不睬了。好小子。管教他總有認得太爺們的日子。少年人卻有此等情況而無賴痞棍亦最易喫此等隔壁醋也魯奎撲嗤一笑道。什麼

戶部不戶部。俺已擋了兩眼有個老小子。好像是個混混。昨天劉四癩子從京裏趕來過年。他說京城裏謠傳說有個江洋大盜馬騰雲曾在蘆溝橋漏網。現今隱藏在咱們這一帶村莊之中。並四方埋伏有許多黨羽。准備聚眾造反。還想奪取康熙爺的江山。咧。張二虎驚問道。果有這樁事嗎。魯奎笑道。誰騙着你頑呀。俺看那個老兒的神色。有

些不對勁。說不定就是那個姓馬的。果然如此。那宋良的案子。必定是他做的了。猜得不錯

祗是冤煞一個馬騰雲耳聽說新年過後。康熙爺就想派兵。前來搜莊。四癩子他想趁此機會。打他一

個發財主意。俺想這箇碼頭。乃是俺哥兒倆拚命打來的。如今讓着外人來喫菓子。豈

不被人笑罵冤桶。張二虎急道。照呀。老三。你想怎樣辦法。魯奎道。俺想初五以後。俺倆

先去接他的財神。就裁定小邱是殺老宋的凶手。不怕那姓馬的不出。願那時抓住他

小辮子。老二。咱倆非但發財。還得了個做官的機會呢。痞棍而想發財固屬其本分之事痞棍而想做官真大妙無涯然而所謂官者

亦不值一文錢矣張二虎又問道。四癩子。咱們怎麼對待咧。魯奎將兩眼一瞪道。好說。咱們帶他

一份。他若多說閒話。咱們就放倒他。還怕他不受嗎。張二虎忙舉着酒壺道。好的。老弟。

咱們乾一盃。梁立通聽了這番說話。急忙就跑回邱宅。他三人又計議一番。都想在這

京城脚下。乃是他們等勢力範圍。不必出頭討這個沒趣。並且公議這直魯一帶。亦非久

居之地。於是決定同往開封府。訪謁俠尼曼。因回來沒有故將這等消息。暗地告知邱

英。接着就力勸他等全家遷居。復又告知他碧雲庵的地址。倘若邱英閒着無事。也好

前往那時祇要說出他三人姓名。自可收留居住的。諸事吩咐已畢。這纔就道。接說他三人。曉行夜宿。足趕行了七八天。纔進了河南省的地境。眼見再趕行數天。就到碧雲菴了。一日薄暮。黃泰等三人。經過鄭州赤茅山。時纔走到山前牛王鎮。與那山距離。尙有十二里路。夕陽西落。倦鳥歸林。遙見那座山勢。並不是什麼重巒聳翠。嶮巖嵯峨。乃是座紅土高崗。那山上的樹木茅草。皆如血染般赤紫。加着夕陽返照。越發顯得紅光燦爛。此乃點赤茅山之景並證明彼山名之所由來也比時黃泰等同進牛王鎮。大眾都覺腹中飢餓。便順道尋找

一所酒店。門前高懸橫額一方。上書邀月樓三字。乃是兩進三明兩暗的草房。並無樓閣。前進三間通房。係通常散座。後進橫七豎八。隔了十個房間。定名雅座。黃泰等便在雅座。尋找一個幽靜房間。彼此落座。接着要了許多酒菜。大眾都狼吞虎嚼起來。食畢。堂倌算了酒錢。梁玄通。便照他所算的。共給制錢五千四百八十文。他三人傾囊拚湊。合湊不滿四百文。彼此都相對發怔。俗諺所謂窮客人富盤川。旅客而深陷此境。真寸步不能動移。一錢逼煞英雄。漢真不欺人。馬騰雲祇連聲長歎道。這怎麼辦法。俺早說大家少喫些。就怕的是開銷不下去。如今……黃泰笑

道。如此計算。咱們最好不進門。現在多也是如此。少也未必不如此。俺看咱們就在此住宿一夜。晚間再喫他一個飽。明天再說。天下事。總沒有辦不了的。大眾聽說祇好暫走這條路兒。於是由梁玄通特往櫃上。辦這個交涉。誰知梁玄通剛走賬房。尙未開口。那堂倌已跟在身後。高聲唱道。堂惠大錢五千四百八十文。另錢小賬加一外扣呀。那櫃上高坐着一個身幹矮胖的人。年紀約在三旬左右。接應了一聲。又將算盤珠兒。照例撥打了一遍。伸手就向梁玄通要錢道。多承照顧。散碎銀兩。必須九扣折色的。好利害算盤碎銀尙須折色若求其欠賬當然白碰釘子梁玄通便將來意說明。他說暫住一夜。明日一併算賬。那管賬先生道。酒菜賬目。必須每頓算清。至親不欠。若說住宿。沒有行李的客人。必先交房火費的。說時。他已將臉色沉着道。客人。痛快些。拿出來吧。梁玄通聽了這番話。猛覺一盆冷水。當頭灌下。頓時暗忖道。這怎麼辦咧。他祇兩眼發怔。半晌不能作聲。那管賬的轉向那個堂倌喊道。何根子。你是怎麼招呼客人呀。窮光棍還佔箇雅座。假裝些什麼大老官。這票賬你賠出來吧。櫃上是不能喫這箇虧的。何根子比較邱英何如吾恐未必若彼之慷慨好義也那堂倌何根子。

祇麴着嘴巴。轉臉緊跟在梁玄通身後道。客人。這樁事怎樣辦呀。說時。他已跟着梁玄通。走進雅座。梁玄通便呵腰仍舊原座。低頭歎氣。大眾也知他碰了箇釘子。便相對無言。各自正想那籌款辦法。可恨那箇何根子。祇站在案前。不住的要錢討賬。黃泰見何根子逼在案前。太不好看。他便站起身來。就要走去。何根子一見他站起身。更外嚇得忙亂手脚。變臉攔阻道。沒有錢。就想逃走嗎。咱們這座酒樓。却不是好進的。你等也不訪一訪。赤茅山寨主左飛龍。誰不知他是白蓮教中。坐頭把交椅的大師兄。外號人稱鐵面太歲。三江五湖之中。那箇不知。誰人不曉。問你等有幾箇腦袋。也敢在太歲爺爺的店裏。打光棍嗎。原來有此等靠山。所以管賬先生可以罵人。堂倌可以攔客。皆是狗仗人勢之故耳。莫多說。咱們一同去見太歲爺爺。說話之際。伸手就要扭住黃泰。比時黃泰尙未及還手。一旁却怒惱了馬騰雲。猛的一躍身站起來。冷不提防的。他就飛起一掌。劈面向何根子打來道。俺先打你一箇狗仗人勢。這一掌打得痛快。接聽拍得一聲。何根子左腮。早掃了五條紅梗。那何根子頓覺腮邊又麻又辣。好像火燒火燎的一般。忍不住的淚珠兒直滾。他便硬撐着頭皮。掉臉向馬騰雲。

迎去。這正給馬騰雲湊趣。他便一箇快步。打從桌前撲過。一手扭住何根子的辮兒。拈倒在地。掄起那碗口般大的拳頭。如雨點似的直向何根子背心播去。打得何根子哀號救命。何不扭去見太歲爺呀黃梁二人見馬騰雲已闖出禍來。也不便再吞聲忍氣。頓時將滿桌

碗盞全數打翻。鬧得滿地的油鹽醬醋。那店中大小夥計。以及鄰座喝酒客人。見那間雅座裏鬧得馬倒人翻。一同擁去爭看熱鬧。大眾奔到那雅座門前。見馬騰雲等那般凶惡。誰也不敢出頭。白送做他等拳頭架子。但見馬騰雲扭打何根子。如饑虎攫兔的一般。眼見就要送他魂歸地府。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何根子捱此一頓惡打。實係自取之咎也。還是幾箇喝酒客人。做

好做歹。纔將馬騰雲拉勸開來。黃梁二人也從旁說道。咱們有力去打人。何必專尋着狗打喇。他這裏沒有老闆。也得有箇管賬的。咱們找他等說話便了。馬騰雲聽說也覺有理。於是捨却何根子。一同擁到賬房。誰知那箇矮而且胖的管賬先生。自聽何根子哀號救命時候。他就將一切賬簿。亂藏鎖在賬箱之內。轉身繞到後院。忙備好一匹快馬。揚掃了一鞭。飛奔到赤茅山寨。密報鐵面太歲去了。這裏馬騰雲等擁進賬房。見那

箇矮而且胖的管賬人。早躲藏得不見影兒。若依照馬騰雲的性情。接着打他箇落花流水。黃梁二人。見管賬的已畏懼潛逃。君子不爲己甚。便向馬騰雲使了一箇眼色道。他等既然逃跑了。恐怕未必尚有連臺全武行戲劇在其後也咱們何必再向物件尋仇呢。便將馬騰雲推出賬房。那幾位酒客。見這齣武劇業已收場。他也知那管賬的夏作人並非躲避。乃是飛

報這酒店主人。少遲鐵面太歲趕來。必定還有一場惡戰。大衆敷衍了幾句。一箇一箇的溜之乎也。其中就有那年歲少長的酒客。因當着一般店夥面前。不敢明說那店主的利害。便冷言冷語。略示其意。馬騰雲他本是一箇莽漢。向來不知聽反面話的。仍在前進散座裏。攥拳擦掌。還要尋找那酒店的老闆。其間祇有黃梁二人。心中明白。都覺強龍不打地頭蛇。無論再有天大的本領。究竟祇是三條光棍。況且三人都不滿四百錢。一旦多事。但真枵腹作戰嗎。又何必因爲些須小事。鬧得滿天風雨咧。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黃梁二人後聽兩位年老的酒客說話。他倆都懷了箇光棍見溝就跳的觀念。黃泰

之見識遠非馬騰雲所可及矣

便伸手拉着馬騰雲道。老四。他等既這般慢客。咱們何必定在此地。看咱們出了一座

邀月樓。可能夠餓死麼。梁玄通接說道。牛王鎮也不是他一家酒店。大爺們有的是銀子。就不願在他這裏使用。你言我語。都將馬騰雲拉着走。黃梁二人借此落臺。却可藉此安

束耳。衆店夥明知夏作人去頒救兵。但因何根子的前車可鑑。誰也不敢再伸手攔阻去

路。祇好各懷着滿肚皮的不平之氣。默瞪着兩眼。直覷定他三人。携手同行。接說他三人走出店門。一直走去。那街市左右。如看燈會一般。都覷定他等三人。交頭接耳的議論。黃泰等祇好佯作不見不聞。直走到牛王鎮西街。左右看熱鬧的人。也漸漸稀少。那時已近二鼓的時候。黃泰便悄聲說道。這事可真鬧糟了。眼見這鎮上酒樓客店。誰也不敢留待的。俺看還是打定主意。走一段黑路吧。馬騰雲道。算什麼稀奇。要走咱們就向前走去。梁玄通道。話雖如此。咱們此去。必須從赤茅山脚下經過。咱們倒要留心些兒。此乃梁玄通細心之處。若認彼爲胆怯。則冤煞老江湖矣。馬騰雲笑道。怕些什麼。他等真要爲難。憑着咱們這三把手。還不能打他箇丟盔卸甲嗎。黃梁二人聽說。都苦笑索聲。也不答話。邁步直向大道走去。約計纔走到二里之遙。忽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各人高舉燈籠火把。照得大

道左右如同白日飛奔前來。愈逼愈近。遠望那夥人等。都是戎裝打扮。刀槍劍戟。色色俱全。梁玄通一眼瞥見。正從赤茅山飛奔來的。便向黃馬二人道。咱們要准備些兒。恐怕這夥人就是對着咱們趕來的。馬騰雲仍笑說道。梁四爺。你也大胆小了。待俺老馬迎上前去。若不把那箇左飛龍生擒活捉。俺再也不來見你二人。他說話時。就要迎去。黃泰一把捉住他道。他等人馬俱全。刀槍齊備。你空着兩手。使什麼抵擋。馬騰雲猛被這句話提醒。却也有些發怔。梁玄通道。好在天黑沒有月光。咱們還是繞走小路。避開他等沖鋒。穩當些。馬騰雲雖因手無寸鐵。迎敵爲難。然聽黃泰等這番說話。總覺有些聽不入耳。不如此鹵莽又何致於重演武劇戲他三人正討論轉繞小道。那夥人馬已包圍上來了。當頭一馬沖過來。那馬上騎的胖漢。正是邀月樓管帳的夏作人。他在燈火之下。瞥見迎面走來的三人。正是開店的三箇酒鬼。急忙大嚷道。就是那三個賊囚。莫要放走。要緊。接着祇聽那裏走的哦喝一聲。許多人馬。四圍包上。黃泰等見已無法隱避。祇好迎上前去。其中尤以馬騰雲。最加高興。他也不再作聲。埋頭就向那夥人中沖去。彼方攻打頭

陣搖旗吶喊的小嘍囉。一時抵擋不住。早被他奪去一把撲刀。便大舞而進。

武術精者雖赤手可以勝

敵彼不武者即使至精之利器亦是假乎於人黃泰梁玄通二人見馬騰雲這般奮勇。也都接踵向前。各人都奪得

一把短刀。那夥嘍囉。怎麼是他三人對手。都被他等打得馬倒人翻。最後閃出一員大

漢。乃是道裝打扮。梁玄通的眼力尖銳。瞥眼一看。乃是黃鶴樓下相遇的通天教主王

胄。冤家路兒窄今又遇着對頭矣他頓時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暗忖糟糕。因為王胄曾有一種邪術。他已

經嚐試過滋味。便掉臉向黃馬說道。此人另有邪術。大眾須加意些。誰知王胄身後。又

擁出兩個道者。一係玄武法師周巽。一係元通真人姚光教。他身右又跳出一個老婦。

攜帶一個幼童。那就是百靈聖母穆珍。領着他的徒弟紅孩兒董玉寶。蜂擁上前。大眾

一見梁玄通馬騰雲二人。都更加起勁。穆珍便大聲嚷道。這是咱們的仇人。諸位都要

努力。萬勿使他等逃走。王胄舉劍就與馬騰雲敵住。梁玄通知他非王胄對手。搶着上

前幫助。周巽見梁玄通幫助馬騰雲。他也揮劍與梁玄通對戰。接着姚光教舉起五股

鋼叉。與黃泰對戰。一時火光燭天。殺聲遍野。雙方混戰在一團。也分不出誰勝誰敗。刀

來槍往足對打了一小時之久。馬騰雲與王胄交戰。眼見已有些支撐不住。當時雖與

周巽交戰。却不時的兼顧着馬騰雲。後見馬騰雲漸居敗勢。他非常心急。梁玄通因有黃鶴樓之經過。故此時

代馬注意。然而已無可爲力矣。恨不能捨却周巽。奔來幫助馬騰雲。纔好。無奈周巽一步也不放鬆。緊緊

的與他戰做一團。使他雖有餘力。也無可助馬。轉眼一看。那火光閃灼之下。穆珍揮動

斷鋼軋鐵七寶刀。偕同董玉寶二人。混戰沖來。黃梁二人。愈加喫力。正在酣戰之際。忽

見王胄轉向後退。黃梁二人。都知是詐。且恐馬騰雲魯莽。接追進前。便大聲呼喊。道。馬

老四。不可窮追。馬騰雲那肯捨得放棄不前。便緊步追趕。直向西南方奔去。瞥眼之間。

已不見王胄與馬騰雲的踪跡。一時急得黃梁二人。手足失措。却又無力兼顧。接追尋

去。不料在這緊急之時。忽聽轟的一聲。如天崩地裂般。一陣怪響。黃梁二人都大喫一

驚。頓覺頭腦昏暈。兩眼都有些發花。響得奇怪。吾爲黃梁二氏捏一把汗。尤爲馬騰雲捏一把汗。再看那一片燈火紅光。都

變做慘綠的顏色。天空忽飛起一片黑雲。似煙非霧般。直罩過來。另有一股腥臭的氣

味。直逼前來。梁玄通已知王胄等又使邪術。此時他也顧不得別人。便大嚷道。邪術來

了。咱們洒血要緊。這時他的脚跟已有些飄搖不住。暗忖不好。順手將中指咬破。猛吸了一口血鮮。直向對面噴去。黃泰正與他相隔不遠。聽梁玄迪那句說話。他也知道這是江湖上破迷的妙訣。所謂黑雲者乃邪教之魔術也。鮮血者常人之正氣。也以正尅邪。以赤戰黑。當然邪不勝正。黑不勝赤。便如法施行。接着噴出

一口鮮血。頓時頭腦澄清。兩眼越覺明亮。再看那片黑雲。紛飛四散。那股腥臭氣味。已嗅不着。那片燈火。都轉放紅光。黃梁二人。皆知邪術已退。他倆復又轉身迎敵。且尋找馬騰雲的踪跡。誰知他等纔一轉身。那燈火的紅光。忽又變做綠色。再看許多青臉獠牙。赤眉長爪的怪物。各持一對短柄的狼牙棒。忽從天空飛撲前來。黃梁二人一見。再吸指上的鮮血噴去。已不奏功。果再生效力。則亦茅山寨可以黃梁二人。直揭其窟。而無須八大俠客再打再攻矣。接聽鬼哭神號。那聲浪非常慘厲。黃梁等見無別法破術。祇得虛搥了一刀。轉身飛跑。當時周巽姚光教穆珍董玉寶人等。率領從人以及怪物。都一聲呼喝。直擁追來。比時黃梁等也不分東西南北。祇背着赤茅山。沒命的飛跑。幸喜他倆。雖上了幾歲年紀。那腳力確非常強健。他倆平日都負有神行之名。這時越發努力。直撲前去。真如飛行的一般。身後許多人馬魔

怪成羣追趕。都追他等不上。如此直奔了十多里路。黃梁二人的脚力已漸衰弱。不強掉臉再看身後的追者。相隔祇有數十步路。眼見就要包圍上來。他倆再向前遠望。乃是一片平坦之地。並一兩株樹木。都不曾見。就是要想躲藏。也無容身之地。他倆此時大起恐慌。吾亦爲彼二人焦灼恐怖各想今夜必定要大栽筋斗了。但是束手待捕。智者不爲。明知無法脫身。也祇好得進便進。又走了半里之路。急見迎面橫隔着一道大河。對岸遠看。足有二里之闊。身後追衆逼近面前大水橫攔黃梁二人俱陷絕境昔賢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又應看彼二氏之變化矣黃泰梁立通等。見此一大條河。各皆大喜。原來他倆泅水的本領極佳。壯年與友朋比賽時。曾在水中游泳過兩晝兩夜。今見大河橫隔。無異飛奔來一枝救兵。他倆也不回顧追衆。祇聽撲通撲通兩聲。接見波飛浪捲。他倆都深入水中。直待姚光教趕到河畔。那裏撲捉住一個人影兒。遠見那大河的水面。波浪飛騰。確有二人。水遁而去。距離約有半里之遙。就令弓箭手當前。也無法射擊。再說那些怪物。都是姚光教剪紙成形。點血作怪。無論什麼污穢之物。都難破此法。惟一見大水。就紛紛落下。仍變做紙剪的原形。姚光教等雖各精通邪術。

却不善泅水。追到河畔。祇好望洋興歎而已。原來若等亦有技窮智盡時耶。這番他等作戰。乃是姚光教

先告奮勇。受任爲全部的總指揮。率領一百二十餘嘍囉。下山迎敵。比時都到河畔。已

無法再追。他便下了一道集合令。周巽。穆珍。董玉寶。夏作人。以及嘍囉。都集合一團。復

加點名。祇不見王胄一人。另有二十七名嘍囉。不見踪跡。姚光教便令董玉寶率領二

十名嘍囉。偕同夏作人進鎮。查勘酒店。我看多此一舉。然爲姚光教設想。亦不得不打此一場過板。所謂事後示威。藉嚇一般小百姓耳。又令周

巽率領二十名嘍囉。巡查王胄等的踪跡。他自偕穆珍及五十三名從衆。回山交令去

了。接說黃泰與梁立通二人。撲水過河之後。回看對岸。祇見如線的一縷黑痕。隱約有

一片火光。愈看愈遠。他倆便坐在河岸一方白石板上。休息了片刻。當時誰也顧不得

寒冷。各將濕透的衣服。都脫却整理了一會兒。仍舊拖泥帶水披着起來。復又想到馬

騰雲。自王胄敗退以後。就不曾見着他的影兒。彼此又胡猜亂想了一番。後因他倆的

本身。尙隔得踪跡不能預定。祇好等待天明之後。再作計較。二人休息了許久。但覺衣

服中的水氣浸骨。河畔的涼風襲人。加着霜露重重。更增寒冷。黃泰道。咱倆獸坐在此

地等候些什麼咧。梁玄通道。又向那裏走去咧。黃泰道。此時誰也不辨東西南北。咱們總得尋找一座莊院。暫宿些時。總可比此地和暖些。二老受此霜露侵略。若非銅筋鐵骨。曷克經此。昔賢謂習武亦修身之一法。洵不欺哉。

二人打定主意。便順着大路前行。不多一會。遠聽嗷嗷的犬吠之聲。接着雄鷄喔喔爭啼。仰看東方的啓明星。越顯越亮。那天色也漸發曙光。再向那鷄犬爭鳴的一方。跑去。恍見烏濃濃的一帶樹林。被烟霧籠罩。看不清白。轉瞬之際。又見樹中射出一縷燈光。閃灼不定。黃泰一見大喜。便指說道。那裏必是一座村莊。或是鄉人的住所。咱們何不去。休息一會兒咧。梁玄通也點頭稱好。二人便加緊前往。未久都進了樹林。果然是一座小小的村莊。恍看約計十餘家住戶。他倆尋到那燈光所在。祇見是一所草屋莊院。柴扉緊閉。篷牕虛掩。那一線燈光。乃是從那蓬牕虛隙之中射出來的。悄立靜聽。但聽那院中機聲軋軋。若斷若續的作響。鄉間民家之夜。景描寫已盡。接着又聽一個老婦喊道。小紅兒。還不睡嗎。明天還有遠客前來。珠姑他也要趕回來的。又聽有幼年女子應道。我曉得了。現祇有四五寸布。就好收頭啦。接聽那村裏的羣犬。你跳他蹤的。更加叫得利害。轉

聽那老婦又說道。黃伯伯可曾睡麼。這幾天聽說那寨子裏。

此是那位黃伯伯又指是那座寨子。吾知明眼人閱至此處應已猜

到幾分

鬧得很凶。你聽狗兒叫得住聲。莫要又有歹人進莊作賊。門戶要緊。大門你可

加鎖咧。那女子道。黃伯伯早已安寢。你老也請睡吧。老婦又問道。那老猿咧。女子應道。

也在黃伯伯房裏睡了。

怪極此地亦有老猿闖者至。此不知可憶孤島二猿否耶。

老婦道。那是你珠姑所心愛的。你必要

將他安頓好。小紅兒你再照着一回門戶就睡吧。明天的瑣事兒。還多得緊咧。再聽那

女子打了兩個呵欠。機聲就從此息止了。黃泰聽屋內祇有婦女們的聲音。不願前去

敲門打戶。梁立通道。好在咱倆都是老年人。就說因夜晚趕路。翻船落水。幸喜都會泅

水。總保全性命。今來此地暫借歇息。好在咱倆都有濕衣爲証。諒他也不致疑是歹人。

倒是如此閃來閃去。倘被人看見反爲不美。黃泰一想此話。却也有理。再說既然有個

黃伯伯。可見並非全是婦女的人家。咱們叫門也不嫌唐突。再聽鄰犬愈叫愈凶。他又

恐怕別生他事。

真要別生他事。雖怕亦不易免也。

遂以梁說爲是。梁立通見屋裏的燈光。尙未熄滅。他就

伸手砰砰的打門。那老婦忽聽有人打門。急喊那女子道。你快去詢問。可是珠姑回來

了。歹人很多。若聲音不對。你萬不可開門的。那女子應着。便走到堂前。詢問來者。此時黃泰聽得老婦那句話。反覺接應有些爲難。却是梁玄通拿定主意。便接應道。咱們並非歹人。今因路過此地。特來求宿的。接聽那老婦說道。快些莫要理會。這必定不是好人。小紅兒。你要緊將大門抵好吧。接聽那老婦接應道。此地沒有多人在家。請你們向別處借宿吧。梁玄通碰了這個釘子。反覺接說不出話來。黃泰接將翻船落水的話兒。約畧說了幾句。復又接說道。尊處既然有個黃伯伯。俺也姓黃。你們又何必不行個方便啦。此話妙解人頭說來真無情理然非此不足形容其借宿之急也那老婦不悅道。你姓黃。與俺什麼相干。他這句話。方纔說完。忽聽對房一男子接道。你名兒可有個泰字。梁玄通驟聽大異。他也不待黃泰應聲。搶聲說道。非但他名兒有一泰字。還有個姓梁的咧。請你們放心。夜叉也不能嚇煞人的。彼男子問名更妙梁玄通接報自姓尤妙此不啻對唱一齣隔壁戲然而若是已知都是自家入矣接聽那男子哈哈大笑幾聲。並聽他說道。小紅兒。這個黃伯伯既能留宿。那個黃伯伯也應當迎接的。老太太。咱們都是一家人。你不必懼怕。黃梁二人。都躡進了五里霧中。更外的不能夠明白。接聽那男子披衣下

榻旋走旋笑道。咱們替代主人迎客吧。復又聽着嚙哆嚙哆。搬開那個抵門的巨石。呀的一聲。那大門開了半扇。黃梁二人正要邁步進門。劈面就打來一棍。幸喜黃梁二人的身手敏捷。急閃身避過。復抬頭一看。猛見一個赤條條的野人。周身白毛。一絲不掛。雙眼好像一對血球。手舉一條短棍。繼續打來。却把黃梁二人。大喫一驚。不禁的倒退了幾步。神歎怪歎此真是神來了。神之筆而奇峯陡起矣。接見一個道裝老者。跟着出門。向前攔住那白毛野人。道。

兄不可魯莽。這也是咱們兄弟。那白猿纔將短棍收轉。點頭連叫了兩聲。好像對黃梁二人。表示道歉的意思。黃梁二人。見他舉動奇怪。也都不敢輕視。特向他行了個點頭禮。禮節之中而有點頭稱謂亦本書之僅見也。再向那人迎去。原來不是外人。乃是他們志同道合的黃玄子。老

友奇逢。那一番歡樂。真不可言喻。於是一同進門。走進黃玄子的臥房坐定。那時老婦見是遠客光臨。也就披衣起榻。重將大門關好。從此相見。方知那位老婦。乃是殷玄珠的姑母金殷氏。因夫家已無一人。特地依靠他的姪女兒過活兒。那小紅兒。他是殷玄珠新收的女弟子。姓孫。名志雄。乳名叫做小紅子。也是伶仃孤苦的一個女孩兒。年纔

十四。出落的儀表非凡。彼女日後大有作爲此時輕點一筆不過爲未來事設一絲伏線而已

大衆見禮既畢。梁玄通不待黃玄

子詢問。急問他要了兩套冬季道服。便與黃泰一一更換。這時那個白猿也兀坐他的矮榻之上。靜聽大衆談話。各自坐定。黃泰就將他倆經過之事。略說了一遍。復詢黃玄子如何來到。黃玄子也說了一番別後之事。黃梁二人方知前次泗渡的那條大河。名叫萬年河。乃是黃河流域的支線。這村名叫晚翠村。因四境十里以內。祇有這村裏樹木成林。每到夕陽西下。越發顯得青翠愛人。所以就將晚翠二字。定做村名。殷玄珠因愛這村裏的風景良好。特自結茆數椽。以備將來息遊之所。若斯女子不僅俠義過人且亦風雅出衆宜乎出類拔萃也

再說黃玄子自偕胡萬春梁洪二人。自毛家店與梁玄通分手而後。奔往汴梁。去尋找俠尼曼因。誰知空跑了一趟。復向浙閩遨遊了幾曠。都不曾尋着一個同門兄弟。最後遊到廈門的海岸。可巧與這位白猿相遇。祇見這個白猿。每日薄暮。就坐在海岸之側。向着大海之中。嚶嚶啼泣。黃玄子一時好奇。他就近前詢問。這白猿纔將隨身的包裹解給他看。乃是一方石碑。碑上鐫着一篇二俠猿傳。就是蒼水先生所撰的。這纔知他

就是俠猿振華。

久違久違不意在
此間又相見矣

黃玄子又問他怎能脫離孤島。振華一時不能人言。幸

喜他隨張煌言受教數年。却能粗通文理。寫字成行。他便在沙灘之上。將一切身經之事。寫了一篇。黃玄子看過。這纔知他在亂兵之中。已知孤力不能挽救。便隱藏山峪。後尋得他的老伴光漢遺骸。掩埋已畢。方乘便船來到廈門。可巧田勝與李占奎二人。因奉上官之命。特往廈門。搜捕張煌言。鄭成功等餘黨。振華得此機會。深夜入營。迭將田李二人亂棍打死。復逃到這海岸之側。一時當地官長。雖然懸賞緝凶。却也無人疑到這白猿身上。他因此得脫網羅。事後他本擬投海一死。後想周遇吉的大仇尚未報。漢人的國權。尚未恢復。不甘就死。所以日在海畔啼泣。朝夕盼望活動機會。發洩他胸中不平之氣。有獸知此人當愧煞昔賢曰人
不如鳥今則可稱人不如獸矣黃玄子看了這篇紀述。更外尊敬他如神聖一般。復將他的志願與事業。也寫了一篇。接把邀他同行的意思。續寫幾句。振漢看得手舞足蹈。連連不住價點頭。急翻身跳起。就想跟着走去。由此黃玄子便偕同胡萬春梁洪二人。以及白猿振華。同入浙境。半路之上。恰與殷玄珠相遇。殷玄珠極力邀黃等同返

晚翠村殷復聞振華這般俠義也敬愛非常平日以友朋款待不以異類輕視白猿因

此振華也對黃殷等人越加表示親愛肝胆相共雖非同類亦可表示親愛所謂有一日殷立珠

黃立子等正從赤茅山下經過忽見許多大漢搶劫一個女子上山那女子一路哀號

狀極淒慘殷立珠路見不平便與黃立子胡萬春梁洪等頓將那個女子奪回誰知纔

走到萬年河畔忽見追兵趕來殷立珠便令梁洪背着那個女子他便與黃立子等與

那夥追衆對戰最後幸將那女子救回原來就是小紅子殷立珠愛他聰敏雋慧遂暫

收爲女弟子復尋胡萬春都不見踪跡殷黃二人復向赤茅山寨密探了幾回方知那

寨主乃是鐵面太歲左飛龍並是白蓮教的領袖平日遠近教徒時來時往常在他左

右做爪牙的足有一千五百人之衆那輔佐他的戰將如姚光教王胄周巽穆珍董玉

寶與金頭蝎子孫隆玉面無常錢鐵漢赤毛虎韓昌等八員大將都是精通邪術的白

蓮教教師各有呼風喚雨之能移山倒海之技如此已可橫行一時爲人世間之魔怪無辜小民當然大受其累矣加着那座山

寨建築得非常精固那飛劍飛弩利鏢利箭種種秘密機關前後左右共計一十二處

外人猛進。就動輒得咎。倘有被他等擒捕的人們。要想逃生。真插翅也不易飛脫。左飛龍趁此。他就招兵買馬。胡作非爲。四方遠近的人民。以及往來的行商旅客。每年受他等蹂躪。不計其數。真是哭也不得。笑也不得。黃殷等獨身進寨探訪三次。方知胡萬春已被他等捉住。曾嚴刑審訊五次。尙未問得殷黃等住所。因此暫囚在一間地窖之中。就是他本寨的嘍囉。也不易得自由進出。外人更不得其門而入。想馬騰雲亦必囚羈其中與胡萬春作伴矣

最後好不容易。方探得確實消息。專待審出黃殷等真姓名住址。就先結果他的性命。所以黃殷等非常焦灼。又因孤掌難鳴。寡不敵衆。加着那寨中精通邪術的教師甚多。秘密機關。又千奇百怪的難得真相。就是出手冒險。也不過多被他等捉住幾人。與援救胡萬春。及爲四方除害的事兒。毫無利益。殷黃二人。密商許久。方派梁洪去迎接顧鵬與立化和尙。殷立珠親身專往碧雲菴。迎接曼因。同集晚翠村。討論攻破白蓮教。掃除赤茅山賊巢的辦法。此一番動作必另有一場驚天動地之惡戰。也要知左飛龍既具。有若是之聲勢與實力。倘使輕而易舉。攻破之則不值一文錢矣。誰知殷立珠奔到碧雲菴。那曼因俠尼。已自夔州府。雲遊峨嵋山去。可巧鄭虬也往碧雲菴專訪。

不遇。殷玄珠便將來意說明。他就挽着鄭虬。一同趕回晚翠村。討論大事。當黃泰梁玄通二人。與黃玄子相見的第二日。午膳纔罷。殷玄珠便偕同鄭虬回村。不多一會。顧鵬也偕同玄化和尙趕來。那時梁洪因須回家探望母親。故未與顧馬二人同行。大眾相見後。那一番愉快。自不待言。於是各人爭說離情別緒。黃玄子又接爲白猿振華介紹了一番。細說他經過的歷史。玄化和尙等聽說。自然益加尊敬。復由顧鵬提議。從此一般同人都認白猿爲異類兄弟。公送他一個外號。叫做俠猿。又公意給他定爲姓袁。由是白猿振華。就改稱俠猿袁振華。

斯亦獸類之進化然超越人類生理學之外亦異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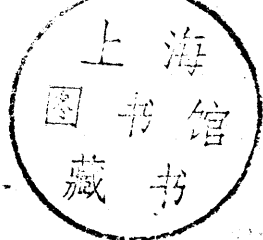
殷玄珠又引着小紅子。叩見

衆位師伯。大眾談談說說。不覺時已入暮。接着用罷晚膳。於是飛天夜叉黃泰。白眉和尚馬玄化。神刀俠士顧鵬。鐵掌真人黃玄子。黑虎大王鄭虬。西方朔梁玄通。俠猿袁振華。雲中鶴殷玄珠等。八大俠客。圍坐在一室。因袁振華不通言語。特爲他備了一副文具。首由殷玄珠黃玄子二人。說明赤茅山寨的組織與實力。復由黃泰梁玄通二人。說明在飛龍等白蓮教的萬惡。最後各人就討論那除暴安良的辦法。欲知這赤茅山如

何攻破。白蓮教如何失敗。那被擒的義士如何脫險。都引起很大的風波。並牽動飛龍寨活閻王。助惡作亂。鬧得雙方血戰了多年。於此八大俠客。復又引出八俠客。並有一個俠犬。代做偵探。出險入危。援救義士。以及雍正宮中。發現奇案。黃岫雲大鬧霸王莊。小紅子力敵姜家四虎。鄒雷死後復生。白蓮教的教師。裝魔作怪。十六俠客。忽散忽聚。全由第三四集繼續寫明。閱者欲知其詳。且待第三集第三十三回再續。

俠魂評曰。馬騰雲等。因一餐之費。無資可給。而引起偌大波瀾。竟至衝鋒對壘。或譏其小題大做。要知凡事之起點。多因至微之事。醞釀而成。矧馬等自離孟家莊後。均屬三條光棍。無錢旅行。英雄志士。均爲所窘。諺云。一文逼死英雄漢。而使其不在牛王鎮邀月樓中惹禍。亦必另在他處糾纏。總之無錢作客。舉步爲艱。昔稱人是鐵。飯是鋼。今應易之曰。人是鐵。錢是鋼。金錢魔力之大。烏可不懼哉。

白猿袁振華。其俠義舉動。人所難能。不僅感恩於蒼水先生。且殷懷於明周將軍。尤富有國家思想。於人類中求之。已不多見。而況求諸畜類乎。亦造化之奇變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2B

